



評點

清代演義

商務印書館印行

第五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9165B

點評

清

代

演

義

第五册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代演義卷九

第五十六回 英使來朝書陳七約 高宗紀事功詔十全

此。回。是。高。宗。朝。極。盛。時。代。亦。卽。清。國。全。盛。時。代。何。也。封。安。南。獎。緬。甸。班。禪。達。賴。聯。袂。祝。嘏。非。盛。也。堂。英。吉。利。而。七。約。駁。回。稱。貢。船。行。滿。禮。獨。非。盛。耶。赫。赫。俄。羅。斯。而。五。約。俯。就。罷。商。館。停。互。市。獨。非。盛。耶。有。此。不。平。等。之。外。交。創。於。祖。宗。卽。有。甚。於。此。不。平。等。之。外。交。付。之。子。孫。當。其。時。固。未。嘗。不。以。爲。極。盛。也。僅。曰。十。全。尙。係。謙。抑。

敘。阿。桂。平。回。部。事。最。略。敘。孫。士。毅。禦。安。南。事。不。略。而。略。敘。福。康。安。征。喀。爾。喀。事。略。中。有。詳。詳。中。仍。略。三。副。筆。墨。叙。三。項。事。實。恰。好。不。深。不。淺。略。一。鋪。排。便。覺。索。然。寡。味。矣。

因英吉利之貢使。帶出俄羅斯互市一段。將御史督商館。庫倫設大臣諸事。一齊補出。而閉市復市。歷歷如數家珍。此以帶筆爲補筆。以補筆爲正筆也。所列五約。何等嚴厲。何等限制。而俄則怡然順受。亦可見此一時彼一時。高宗自稱十全老人。人以爲誇。我不以爲然也。蓋漢有武帝。唐有太宗。一代之興。羣雄自然聽命。况有傅恆阿桂福康安一班人。均是能征慣戰。爲清國有數人物。回準諸部。緬安諸國。何足相抗。所謂親授方略。並服恩威。未必有其事。獨不能顯其盛耶。我讀十全武功記。爲之拍案叫絕者。再五族共和之局。其事成於宣統朝。其機實伏於乾隆朝。蓋自十全告成。漢滿蒙回藏儼然融合。爲一。卽後世稍有變動。亦不過左宗棠一役。僧格林沁一役。最後趙爾豐錢錫寶一役而已。讀

全書者宜注重此。一回讀此回者宜注重此一段。

話說甘肅總督警報到了北京。高宗卽逐件開視。知道是蘭州回教教徒亂事。（小題大做）爲著賊首馬明心被布政司王廷贊殺却。以至不可收拾。（何其怯也）高宗仍命阿桂前往。不到一個月。捷報已至。（好阿桂真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取清國那得不興）原來阿桂到甘後。只是奪險寨築長圍。把他無路可歸。殺的殺。降的降。還有什麼本領。（了却教徒）其時甘肅軍事初定。兩廣總督孫士毅廣西巡撫孫永清又爲安南國王啓事。先後奏聞。（也是逢合意旨）高宗以爲安南黎氏曾經受過他朝貢。要想問鄭文惠欺主之罪。爲黎氏復仇。（誰知反便宜了文惠）詔士毅會同提督許士亨率兵出鎮南關。（未知能生入玉門關否）自諒山鎮分道以進。果然連破文惠。奪了三江之險。（頭贏不是

贏）進得安南國都。只有土壘。輒城宮殿。榛蕪田廬。荒穢（令人動禾黍之感）士毅便令掛榜城鄉。訪問國王。下落（興滅繼絕果然仁者）於荒村農家中。尋著國王。接進東京。拜闕接詔。士毅宣詔。封黎維祁爲安南國王。（正大）一面飛報廣西。將其家屬送往東京。（亦善布置士毅初意未嘗不可取也）士毅因文惠未經生擒。不欲班師。（多事了）忽聞文惠據順化。揚言即日投降。（且慢快活）士毅信之。膽氣愈大。時文惠有細作在河內一帶探清軍動靜。正值歲暮。清軍解甲過年。文惠引大隊人馬殺來。（將軍自天而下）清軍方置酒張樂。舉元旦祝典。入夜忽得警報。（狄青元夜奪關孫士毅元旦棄城兩兩相比爲之一哭）頃刻備戰。昏黑中不相辨認。國王先挈眷渡富良江。士毅隨從斬浮橋以斷後。清軍在南岸者。概不得渡。自提督許世亨以下。溺死者

足有六千餘人。（死得無辜）士毅走回鎮南關。只有殘兵三千餘人。乃奏請朝廷議己之罪。（遲了）高宗念變出意外。非士毅之咎。仍令暫守關上。料理兵事。（好便宜）別命福康安馳往代職。文惠既擊退清軍。慮中國必圖再舉。乃更名光平。遣兒子光顯奉表詣關。（絕頂聰明）乞降。高宗念黎氏兩失社稷。不易扶植。遂無再舉之意。（何曾黎氏失國大皇帝信用得好軍官令人爲黎氏呼冤）乃給光平勅書。責以二事。

一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大皇帝八旬萬壽。光平當親詣京師祝釐。（有何益處）一於安南地方爲許世亨等立祠。春秋致祭。光平奉詔。遂賜光平勅印。封安南國王。令前國王黎維祁率領屬員來京。歸漢軍籍。編一佐領。令維祁掌之。（滅人國改人籍是清國家法）到了乾隆五十五年。光平來京祝嘏。高宗命經過地方

官沿途照料。及入覲之後。賜詩一首。詩曰。

瀛藩入祝值時巡。初見渾如舊識親。（也會恭維還討他欺

主之罪麼）伊古未聞來象國。勝朝往事鄙金人。九經柔

遠祇重譯。嘉會於今勉體仁。武偃文修順天道。大清祚

永萬千春。

高宗御太和殿。受八旬萬壽慶賀。不要說日臨仙掌。煙傍袞龍。這一班奇裝怪服的羣酋。又夾雜鳥語猩言的渠帥。也有和尚。也有道士。（譬如海龍王上壽龜兵蟹將一齊都到。煞是好看）高宗高坐龍椅受禮。（觀音無別樂。受盡美人頭）退班以後。幸甯壽宮。王公大臣。蒙古王貝勒貝子公額駙台吉外藩使臣等。賜宴御乾清宮。賜宗室諸王等宴。皇子皇孫。皇曾孫。皇元孫。以次舞綵稱祝如儀。（窮形盡相寫到十分）遍賜諸王大臣御筆壽字。鈐以

八徵耄念之寶。其時緬甸國亦遣使來賀。求賜封號。（乘機而動）高宗諭羣臣曰。朕以八旬萬壽。率土臚歡。遣使祝釐。遠涉萬里。尤見向化之忱。前安南國王來朝。朕已優加寵賜。賜以詩章。現緬甸亦有使來。當賜詩報之。詩曰。

奉表前年賜惠德。請封今歲竭誠歸。赤心那限萬里隔。

黃詔從教舉國輝。經事自惟老勝北。化民應識德羸威。

內安外順膺天佑。益切屏營懍敕幾。

且說外藩使臣當時排班入賀。高宗各有珍寶賞賜。惟西藏喇嘛受賞獨厚。一則高宗向奉喇嘛教。日必諷誦以求延生。一則喇嘛所受賞賜。必布施各寺院教徒。及兵民人等。得之以爲榮耀。是年駐藏大臣忽報西藏番衆爲爭賞賜。釀成禍亂。有西方廓爾喀部來侵西藏。（弄出事來了）後人知廓爾喀歷史者。有記爲證。

廓爾喀。蠻族也。（敍明種族）世居喜馬拉雅山之南麓。爲獨立部落。與西藏祇一山之隔。（敍明地點）自藏附庸中國。其族日強。併其東境之加德滿都部。土人羣抗拒之。加德滿都者。泥泊爾部之一小部也。泥泊爾領土最廣。爲喜馬拉雅各部長。各部又推加德滿都爲盟主。廓爾喀屠其土人之抗命者。遂自稱泥泊爾王。（亦是夜郎自大）有侵略之志焉。

廓爾喀入寇西藏。原因爲班禪喇嘛入賀萬壽。所得賞賜。及內外王公布施金銀珍寶。不可勝計。（富貴人只怕死迷信可歎）班禪旣死。其掌庫喇嘛盡沒其庫中財物。奪爲己有。各寺院也無絲毫分惠。有教徒舍瑪爾巴索取不遂。心懷憤恨。（出家人六根清淨。何其一樣貪財）入泥泊爾誘廓爾喀入寇。西藏遣使乞援。遂遣侍衛巴忠等引兵前去。巴忠本不是個戰將。逼著藏人歲輸一

萬五千金與廓爾喀就此議和。一面飾奏朝廷言敵已乞降。又私囑廓爾喀入貢求賜王封。（掩耳盜鈴巴忠誤事不小）廓爾喀遂看輕中國。因次年西藏歲幣不能如約。重行大舉深入。駐藏大臣保泰又不能防禦。（保泰亦是飯桶）將班禪移駐前藏。廓爾喀縱兵大掠。捆載歸國。留兵守之。清廷聞報。乃詔福康安爲將軍。海蘭察爲參贊。調索倫滿州兵及屯練土兵進討。（班生此去何異登仙）福康安由青海入後藏。盡逐廓爾喀守兵。追勦至雍雅山。廓爾喀驚恐乞降不許。（第一次乞降不許）福康安又六戰六勝。進攻加德滿都城。乞降者又至。仍不肯許。（第二次乞降不許）廓爾喀乘險死拒。木石雨下。死傷甚衆。又力戰擊退。廓爾喀遂允議和。（能殺人能生人福公不弱）原來廓爾喀當危急時。以己與印度爲鄰。印度本英國屬土。遂許英人訂通商之約。乞其發兵援助。

駐印總督雖允出兵。尙未趕到。（廓酋也有算計回人聯俄藏人聯英早爲後文伏線）廓酋待英軍不至。只有乞和於清軍。時清軍亦慮八月以後。歸路爲大雪所沒。不欲久留。責令交歸所掠財物。貢馴象番馬樂工等。凱旋回朝。（好面子）自此廓爾喀事中。國行朝貢之禮。至光緒不絕。（照後）清廷注意西藏之守備。一禁藏人與四鄰交通。二駐藏大臣行事體制。與達賴班禪平等。握其政治財政兵備之大權。（完密之至）又因喇嘛兄弟子姪各爭法座。於是創抽籤法。頒金瓶二個。藏籤瓶內。書名籤上。一瓶藏大招寺。一瓶藏京師雍和宮。遇有達賴班禪及內外蒙古等處大胡土克圖轉生時。只須抽籤視名。不敢紛爭。（與預寫名字藏入正大光明殿同一作用）且說印度總督應廓爾喀之援。原想到了加德滿都城爲兩國調停和議。及聞廓酋已降。印度總督始知。

中國國勢。遄回印度。實爲英人深入內地之始。（伏筆）該總督詳報國王。因遣使臣來京。自天津登岸。（可謂突如其來如）中國官吏循例。給予旗章一面。題曰英國貢船。插在船上。（何等體面）覲見時。又使行叩首禮。英使皆一一應允。（入國問俗。英使不凡）中國看那來使官爵姓名。一爲正使伯爵馬戛爾尼。一爲副使斯當東。是年八月十日入覲。高宗在萬樹園御黃幄見之。清廷只道英是海外朝貢之國。此番來華爲叩祝萬壽。照例應給筵宴。優加賞賚。並賜勅諭。交使臣送與國王。（一心只想做大皇帝。積習相沿。陵夷至此。可勝浩歎）使臣按著儀注。呈上國書。高宗命繙譯。成華文書中。所載事件。約有七條。（關係商務者六傳教者一）大略如左。

一 英國當遣員駐紮京師。照管本國商務。（理商政）

二英國商船。當至浙江之寧波珠山。（即舟山）及天津廣東地方收泊交易。（開商埠）

三英國商人當仿俄羅斯之例。於京師設一商館。收貯貨物發賣。（闢商館）

四欲求珠山附近地方小海島一處。以爲居留商人收貯貨物之地。（貯商貨）

五撥給廣東附近小地方一處。居住英國商人。或準令寄住澳門之人。自由出入。（住商人）

六英國商人於廣州澳門間。由內河轉輸貨物。請免稅或輕減稅額。

七任聽英人傳教。（傳教）

高宗將來書逐條批駁。（權力所到何不可爲）使臣齎還文綺

珍玩種種賞品。回奏國王。其餘絕無所望。僅以途中所見中國內地實情。記錄書內。傳布本國。（可見此行不虛）後人知英吉利來華之歷史者。有記爲證。

當葡萄牙人租借澳門。始通貿易也。（從葡萄牙說起。絕妙來源）諸商船航海來中國者。接踵相望。惟英吉利據有東印度。伸其勢於廣州。其所蓄心已久者。厥惟廈門。建商館爲中國嚴拒事。卒無成。此康熙十六年間事也。（前事一提）至二十三年。終於廣州。達其建館之志。（前事再提）四十年。遂有商船三艘。由東印度駛至浙江之舟山寧波等地。與中國貿易。然浙海關之稅。輕於粵海關。英人視浙海爲利藪。商人來寧波者日衆。（前事三提）至乾隆二十年間。諸國商船悉聚定海。兩廣閩浙兩督臣議更定兩關稅。則高宗慮洋商駕舟深入非海疆。

之。幸。乃。令。更。浙。海。稅。則。重。於。粵。海。使。定。海。無。西。商。容。足。之。地。西。商。舍。浙。海。而。營。廣。州。以。黃。埔。爲。泊。舟。之。所。商。業。寔。盛。焉。（前事四提雖係四板妙在一氣貫注）

且說英國所求七條內中欲仿俄羅斯之例於京師設商館一事。高宗頗滋不悅。（由英入俄得草蛇灰線之妙）諭理藩院曰。俄羅斯恰克圖條約成於雍正五年。不過在蒙古邊境使兩國便於貿易。（直捷爽快）今恰克圖閉市京師亦無商館。英國何例可援。爾衙門將此意傳諭英人知之。卽行文兩廣知照。（官樣文章）英人對於俄羅斯與中國通商情形。早經洞悉。不煩再述。原來恰克圖條約締結之後。（追敘前事引起後約）內地商民以煙草茶葉綢布雜貨運往庫倫及恰克圖。貿易日盛。時京師俄羅斯商館。清廷恐生事端。命御史監督之。嗣有御史赫慶奏請停止俄

人在北京貿易。（知本之論）令歸恰克圖。高宗下諭照行。自此恰克圖萬商雲集。爲外蒙繁富之區。乃命土謝圖部親王召吉等管理其事。（以夷制夷未嘗非策）至乾隆二十七年始設庫倫辦事大臣二人。一由在京滿蒙大臣內簡放。一由外蒙札薩克內特派。（頗有節制）凡中俄往復事件。必經庫倫大臣之手。奈俄官種種違約。遂將恰克圖閉市。（尤爲妥當）至乾隆五十七年俄人悔過乞恩。復訂市約五款。（恩威並濟足以禦外）大略如左。

一恰克圖互市。於中國初無利益。大皇帝普愛衆生。不忍爾國小民困窘。又因爾薩耶特衙門籲請。是以允行。若復失和。罔再希冀開市。（訂和第一）

二中國與爾貨物。原係兩邊商人自行定價。爾國商人應由爾

國嚴加管束。彼此貨物交易後。各令不爽約期。卽時歸結。勿令負欠。致啓爭端。（平價第二）

三今爾國守邊官。皆恭順知禮。我遊牧官羣相稱好。爾從前守邊官皆能如此。何致兩次妄行失和。以致絕市乎。嗣後爾守邊官當慎選賢能。與我遊牧官遜順相接。（選官第三）

四恰克圖以西十數卡倫。爾之布哩雅特哈哩雅特不法故。致有烏埒勒咱之事。今爾國當嚴加禁束。杜其盜竊。（防盜第四）

五此次通市。一切仍照舊章。已頒行爾薩那特衙門矣。兩邊民人交涉事件。各盜賊人命。各就近查驗。緝獲罪犯。會同邊界官員。審訊明確後。本處屬下人由本處治罪。爾處屬下人由爾處治罪。各行文知照示衆。其盜竊之物。或一倍或幾倍罰

賠一切皆照舊例辦理（慎獄第五）

自此俄意已滿。各安疆域。（攔過外交）高宗想起數十年來費
 了。多少錢糧。勞了。多少兵馬。雖然蒙滿回藏均爲。我有。便是。什麼
 安。南。暹。羅。緬。甸。等。國。也。俱。馴。服。（志得意滿）需要。著。一。部。書。顯
 輝。顯。輝。傳。諭。和。坤。及。南。齋。各。翰。林。商。議。這。班。人。自。然。承。顏。希。旨。定
 了。一。個。名。目。叫。十。全。大。武。功。記。（好新）高宗將前後情形估量
 估。量。到。也。歡。喜。（不由得你不歡喜甚矣揣摩迎合之足貴也）
 便。命。儒。臣。按。照。武。功。屬。草。進。覽。（苦了儒臣）你道那十大功勞
 呢。

兩。平。準。部。（第一次班弟阿睦爾撒納永常薩賴等爲將軍執
 一。征。回。疆。（兆惠富德爲將軍殺大和卓木博羅尼都小和卓
 五。達。齊。第。二。次。兆。惠。成。袞。札。布。爲。將。軍。逐。阿。睦。爾。撒。納。）

木霍集占

兩。掃。金。川。（阿桂爲定西將軍先攻小金川海蘭察額森特海

祿福康安成德特成額會取大金川索諾木降）

一。靖。臺。灣。（福康安海蘭察爲將軍柴木紀爲參贊天理會首

林爽文走死）

一。降。緬。甸。（傅恆爲經略阿桂阿里袞等爲將軍緬甸王請和

納貢）

一。定。安。南。（福康安代孫士毅平亂孫文惠改名光平請封允

之）

一。服。廓。爾。喀。（福康安爲將軍海蘭察爲參贊六戰六克廓爾

降）

一。收。西。南。苗。（張廣泗爲經略入貴州西南苗平廣泗斬五千

俘五千而還

儒臣定了綱目。由高宗親自批好。沒一處不是親授方略。又沒一處不是並服恩威。（勢所必至）一面開編。一面開刊。更把生平六度南巡的事略。交付史館。皆以關河爲名。（好大題目）然自乾隆十六年辛未起。至四十九年甲辰止。奉母鈕祜祿氏以行者四。僅率諸子以行者二。辛未丁丑不過諭河臣慎守隄防。壬子則有定清口水誌之說。甲辰則有改過陶莊河流之舉。庚子則有改築浙江石塘之工。甲辰則有接築浙江石塘之諭。（盡心水利。注力隄工。高宗亦加人一等矣）史官還要鋪張揚厲的說一番。還有什麼高堰的增卑易磚呢。徐州的接築石堤並山呢。那一項不記載得清清楚楚。（確是史料）高宗以爲從此可以逍遙自在。償那六十年禪位之大願。不到幾時。十全武功錄早已告竣。高宗

頌。示。天。下。正。是。

四。裔。久。欽。文。教。盛。十。全。同。慶。武。功。成。

畢竟此後高宗能否償那禪位的願。且聽下文分解。

第五十七回 柴大紀拼命守城 王三槐獻俘赴闕

臺。灣。本。非。易。治。得。之。於。鄭。克。塽。失。之。於。唐。景。崧。然。其。得。也。似。易。而。實。難。蓋。先。有。鄭。成。功。而。後。勸。降。者。赴。敵。者。頻。年。不。絕。至。克。塽。而。勢。已。衰。矣。及。其。失。也。似。難。而。實。易。雖。其。後。又。有。劉。永。福。而。一。拒。再。拒。仍。不。得。復。取。臺。南。在。景。崧。而。氣。先。散。矣。至。於。一。朱。一。貴。一。林。爽。文。又。是。題。外。文。字。但。先。有。柴。大。紀。後。有。劉。永。福。雖。臺。灣。存。亡。不。一。而。清。國。守。臺。諸。將。可。謂。無。獨。有。偶。

古來及身禪位者。於北宋得徽宗。於南宋得高宗。然徽宗被擄而北。與欽宗同淪沙漠。其艱苦自不待言。卽高宗退居太上。受

制悍媳。至孝宗頻年不朝。又豈得謂爲好結果耶。獨清高宗在位六十載。名雖禪位。實則綜政。仁宗恭默。等於無爲。則又非徽宗高宗比矣。此回敘禪位情形。有頓挫。有起伏。有呼應。却不可輕易略過。

或問高宗六十載。克捷凡十。何仁宗繼體。卽有教徒蔓延。各省豈眞國運爲之耶。曰高宗蓄之者久。至仁宗而發之者驟也。然先後四年。居然一律肅清。未始非仁宗之福。亦未始非高宗之福。教匪旣平。高宗遽宴觀。此益可想見。俗說之謬。明亮曰。官逼民反。王三槐曰。官逼民反。便是實證。

平襄教。平川教。湖北陝西四川各省。自將軍都統總督巡撫。或督軍務。或稱欽差。寫得何等熱鬧。然卻只算寫得兩個人。一個是南充縣知縣劉清。劉青天。一個是四川鄉勇羅思舉。羅必勝。

教匪只怕這兩個。人此回只算寫這兩個。人且這兩個。人上。不。邀功於天子。下不聞名於統帥。而無處無此。兩人無戰。無此。兩。人不知將軍都統總督巡撫對此。兩個人亦有愧色。否觀人必。於其微傳諸統帥易傳一知縣一鄉勇難知此。纔不得以演義。視此書。

話說高宗刊了這部十全大武功記。頒示天下。其中臺灣平林爽。文這一段功勞。追敘極有分寸。雖然是什麼福康安海蘭察。實在靠得一個總兵柴大紀。爲大紀發揮一番。卽將此案表過。是文家過渡法也。這柴大紀有什麼本領。因爲他死守諸羅縣。城糧盡。援絕。不肯放過敵軍。一人一騎。張睢陽而後罕有其人。纔能將臺灣保住。其實這臺灣的天地。會不過勤襲鄭氏復明。的話頭。要力拒清人。卻未曾有什麼反象。隱患伏矣。況且在。

那彰化縣的大理村地僻民稀。起初不過十餘人。後來漸漸傳到近村。不到十年。居然全臺皆是。（可謂養癰貽患）會首林爽文也並沒有什麼本領。不過散給資財。收買民心。也並不樹旗購械。侵城奪縣。（居心叵測）臺灣文恬武嬉。沒有工夫去管這等事。柴大紀到了總兵的任聽也聽不過看也。不過（這卻難怪）稟明上峯。叫知府孫景燧率兵三百去探探動靜。誰知景燧是個糊塗蟲。不到大理村。早已嚇得了不得。逼著村民擒獻爽文。（五更天做夢）村民自然不肯。他就一把火燒了幾個村莊。殺了許多百姓。（於心何忍）爽文趁此機會。率衆撲營。孫景燧自然不得苟免。（罪魁禍首。死不被辜）爽文得了彰化。各路響應圍守。要隘斷絕。糧道一闢。便闢大了。福建水師提督黃仕簡。陸路提督任承恩。聽得臺灣消息不好。自然帶兵來援。那知殺一陣。輸一陣。

打一仗。敗一仗。（提督如是何况知府）不多幾時。兩個提督早
定了。觀望失機的罪。（罪由自取）改派閩督常青爲將軍。禮州
將軍恆瑞爲參贊。雖然比都督高過幾倍。終究人生路不熟。未必
卽能取勝。（又是不中用的）爽文疊掌勝鼓。臺灣已十得六七。
只有這諸羅一城把柴大紀擋住。不能取得。府城隨你圍得鐵桶
相似。大紀總不爲所動。（好大紀）高宗也把大紀從總兵加到
提督。什麼伯爵什麼參贊也都賞過了。（當之無愧）並改諸羅
縣爲加義縣。以旌其功。一面詔福康安海蘭察往援天戈。所指刻
日蕩平。爽文逃到集浦。清兵追到箐谷。纔把爽文擒到福康安等
因與大紀不睦。冒了他功。還要擺布他。（狡兔死。走狗烹。鷺鳥盡
良弓藏。我爲大紀一哭）這段歷史也是令人積不能平的高宗
自從以十全自命。每日誦經持呪。各事也交和坤去辦。和坤粉飾

太平把各處警報大半擱置不奏。（欺詐朦蔽宜乎不得其死也）各督撫飛章催告只得上達高宗。（也會瞞不到底）高宗看那兩封奏摺一是河南奸民劉松即劉之協宋之間用白蓮教授徒。（教名頗新）倡言劫運將至煽動百姓出錢入教蔓延川陝一帶並言有同教鹿邑王發生是明裔朱氏（益發無根）欲起兵報讎勸各省應之事已發覺發生不過幼童免其一死充軍新疆（大約與漢時盆子相似）劉松拿到後復經逃逸（斬草不除根）一是貴州銅仁府苗民石柳鄧謀叛還有湖南永綏石三保鎮筸吳隴登吳半生乾州吳八月等應之（沒興齊來）高宗詔各省協拿劉之協又命雲貴總督福康安湖廣總督福寧四川總督和琳合兵會剿（也不過官樣文章）於是福康安率總兵花連布進銅仁（第一路）和珅之弟和琳進秀山（第二路）

福寧率兵繼之。（第三路）諸軍會齊先攻石柳鄧所據營寨。柳鄧敗走。清軍乘勝焚苗寨四十餘處。降二百四十餘人。（也算能軍）貴苗略定。時永綏已陷。同知宋如椿死難。花連布引軍二千五百進援永綏。湖南提督劉君輔。（第四路）亦引兵二千從鎮筸轉戰。與花連布合軍。解永綏之圍。（也算得手）福康安和琳皆由銅仁府越山而東。路險難進。（第一二路阻礙）苗兵專防福康安一支大軍。扼險死守。福寧駐鎮筸欲通瀘溪一條大路。先被苗兵遮殺。半路折回。（第三路阻礙）劉君輔雖一路大勝。因兵單餉絕。不能即克乾州。（第四路阻礙）幸福康安連破石三保。吳半生根據。乘勝渡河。生擒吳半生。清廷望捷報。不得。和珅授意各路統軍將帥虛張功級。（和珅該死）高宗急欲收功。調兩廣雲南四川兵會剿。但吳八月在乾州自言吳三桂後裔。自稱吳。

王。（願做吳三桂子孫較之冒稱明裔者尤爲無恥）至乾隆六十年。猶未平定。（點醒一句）高宗已在位週甲。因卽位之初。嘗焚香禱天。自言若得在位六十年。卽當傳位嗣子。不敢上同聖祖紀元六十一載之數。（這又誰見之而誰聞之）那川楚雲貴教亂。只好付嗣子平定。遂於六十年九月。御勤政殿。召王公大臣入見。宣示此意。冊立皇十五子嘉親王顥琰爲太子。以明年爲嘉慶元年。（成竹在胸。指揮如意）元旦行授受大典。高宗御太和殿。親授寶璽。傳位於太子。是爲仁宗睿皇帝。仁宗尊高宗爲太上皇帝。自稱嗣皇帝。高宗時年八十有六。再舉千叟宴。這時各盟台吉。各國使臣。來觀這項獨一無二的盛典。（煞是好看）太上皇帝將嗣皇帝訓勉一番。按照儀注。卽皇帝位。後人有詩贊曰。冊命新頒第一封。倦勤禪讓大書彤。道君已去康王老。前有欽。

宗。後。孝。宗。

於是立嫡妃喜塔臘氏爲皇后。太上皇帝親將孝賢皇后遺存東珠冠珠。及東珠朝珠。定爲世代皇后服御。藉資紹述。從此雲祚衍慶。輦翟增輝。延爲無疆盛事。（確是儉德）仁宗躬承天命。心中只記得是教匪。無暇他問。（國爾忘家不愧仁宗）不過爲著和珅這厮。擅弄權勢。終究有點不輸服。（老管家欺小東家也是常事。其如東家不小何）只好暫時忍著。連日報說清軍合圍平隆。招降吳隴登。誘擒吳八月。及至五月。始將石三保擒到。力攻平隆。進逼乾州。福康安抱病督師。積勞而卒。（死於疆場幸也）和琳亦不耐遠征。將乾州克復。草草了事。（能穀克復猶有可取）時福寧調任兩江總督。仍駐鎮筸。與湖廣總督畢沅。湖南巡撫姜晟。奏陳平苗善後六事。皆未實行。清廷議剿餘黨。追令進兵。誰知和

琳。因。苗。疆。瘴。氣。難。受。一。病。而。歿。（和琳又幸）詔侍衛內大臣額勒登保繼任其職。將軍明亮從湖北帶兵往會。湖北空虛。明亮沿途聞有官逼民反之謠。（非謠也）且時有搶刼之事。密請鄂督畢沅戒備。畢沅曰。貪官苛擾。百姓疾苦。思亂。連年用兵。民氣凋喪。不可救也。（仁人之言藹如）明亮到乾州。額勒登保早經引兵燒了吳氏廬舍。擒斬石柳鄧父子。及吳廷義等。奏報叛苗肅清了。（風檣陣馬一片神行）明亮未及回兵。湖北忽聞荊州枝江宜都失陷。（波平波起何其突兀）還有宜昌之長樂長楊等縣響應。說是白蓮教徒起兵作亂。（果然縱虎歸山被虎反噬矣）劉之協姚之富及同教徒齊林妻王氏三頭目十分猛悍。明亮未奉朝旨調回。仍駐乾州。那白蓮教只數月之間。如風馳電掣。布滿上下。江。（教徒聲勢）湖北官軍盡去征苗。劉之協等乘虛馳突。那

襄鄖荆宜施五府一縣無城不陷就地統兵官密受和珅意旨（和珅真正該死）皆朦奏殺賊數萬因和珅久想封公後來賊勢愈大不能聽其游行始定分地任事之策（可惜遲了）鄂督畢沅侍衛舒亮任荆門宜昌一路鄂撫惠齡總兵富志那任荊州江南一路都統永保將軍恆瑞等任襄陽一路又因襄陽爲川陝門戶又將明亮征苗兵調往防剿提督鄂輝陝督宜錦等先後任川陽一路逼得劉之協等東奔西竄折入河南（只算以鄰國爲壑）那湖北境內只有襄陽宜昌略有賊跡又被明亮一軍殺得利害故襄陽賊衆竄入川東（了卻湖北又到四川）早有彼處教徒徐天德將這股餘黨迎入川境在四川聚衆起事太平東鄉還有王三槐冷天祿等（一個引出兩個）皆是同教均肯相助於是數日之間四川盡亂襄陽宜昌餘黨復盛（仍趕不出湖北）

在襄陽者。稱爲襄教。在四川者。稱爲川教。（門戶角立取敗之道）暗中一氣相聯。官軍畏之如虎。（奇極）川督英善。成都將軍勒札善。陝西巡撫秦承恩。都有征剿之責。不敢逼近賊巢。（可謂辜恩溺職）賊衆膽大。由太平入陝。（引虎迎狼）分擾興安府。遂成三省聯禍之勢。川省忽撫忽剿。各縣不定。只有南充縣賊勢。不敢猖獗。因爲縣官劉清爲官清正。百姓皆服之。彼流涕曰。此皆無辜之民。鋌而走險。殺之卽殺百姓也。（不但清正而且慈悲）南充百姓皆爲感泣。便是王三槐餘黨。竄入縣境。望見劉清旗幟。驚走曰。此劉青天也。待士卒如兒子。其兵必強。不可與敵。（賊亦知清難能可貴）境內賊衆頃刻逃盡。川督聞劉清威名。命其招撫三槐。（談何容易）三槐本無降意。不過欲窺探清軍虛實。僞許投降。引部衆隨劉清到總督營中。見過總督。回營復叛。（何苦

來。其時劉清乘著這個機會說羅其清探王三槐冷天祿嚇退孫士鳳（不避艱險劉清難得）不但和坤不肯將其功績代奏便是各路統帥也要攘爲己有（如此待士何以服衆爲之三歎）其時永保旣不迎擊惠齡福寧等與景昌教徒相持不下河南巡撫普安駐守南陽按兵不動（好一班酒囊飯袋）詔逮永保治罪以惠齡任總統軍務之任（雌狗換母狗）惠齡到襄陽嚴守漢水下游左近小河一概截斷使東西不通然後四出兜剿賊酋姚之富齊王氏王廷詔李全等乘南陽不來迎擊遂分三路入河南連陷二十餘城（顧此失彼惠齡蠢才）進逼商雒入陝西去了這邊川教橫行東鄉附近清廷又詔將軍明亮及都統德楞泰等引征苗兵到達州圍剿誰知反靠著四川鄉勇羅思舉數百人跟著劉清剿賊（草澤中豈無英雄高牙大纛者愧死矣）自

從。明。亮。軍。到。後。逢。賊。便。擊。鄉。兵。隨。營。助。之。連。殺。賊。衆。數。萬。人。王。三。
槐。擁。二。千。殘。兵。去。投。襄。教。時。襄。教。入。陝。合。三。隊。爲。一。隊。（先。分。後。
合。教。匪。已。成。弩。末。）沿。漢。水。北。岸。奪。民。船。渡。上。游。分。路。到。川。東。仁。
宗。因。惠。齡。恆。瑞。追。剿。不。力。守。漢。不。嚴。盡。奪。所。賜。封。賞。戴。罪。追。剿。
何。不。殺。却。）改。命。川。督。宜。綿。總。統。川。陝。軍。務。（仍。是。惠。齡。一。流。人。
物。）節。制。惠。齡。以。下。諸。軍。宜。綿。見。川。教。襄。教。已。聚。在。川。東。意。欲。就。
此。殺。盡。（看。得。太。易。畢。竟。不。是。大。將。）督。諸。將。分。道。截。擊。襄。教。窮。
蹙。亂。竄。分。路。入。雲。陽。時。羅。思。舉。屯。勇。雲。陽。三。槐。遣。細。作。謀。內。應。思。
舉。冒。賊。旗。襲。營。擒。斬。四。千。人。之。多。不。料。被。游。擊。羅。定。國。所。忌。又。疑。
爲。間。諜。（是。何。言。也。）思。舉。大。怒。帶。了。火。藥。獨。往。賊。寨。放。火。燒。營。
風。猛。焰。烈。賊。衆。逃。奔。無。路。自。相。踐。踏。凡。數。萬。名。（不。知。該。游。擊。亦。
知。自。愧。否。）人。都。稱。他。爲。羅。必。勝。（前。有。岳。家。軍。後。有。羅。家。軍。）

羅軍抵住襄教。襄教乘隙東下。計分兩隊。姚之富齊王氏領前隊。王廷詔領後隊。分路向襄陽窺荆州。宜綿令惠齡恆瑞剿四川。李全一股。明亮德楞泰等出川東。追剿先將王廷詔一股。殺敗然後扼荆門州。（未嘗非計）賊衆東下。無所得食。於是折回房竹。揚言將走陝西。（虛）誘官軍入川。仍欲渡漢東下。（實）時漢上官軍密布賊。又只得折回。（賊衆第一次折回）川教李全王三槐餘衆。又將從巴州出陝西東下。東西兩路。賊兵相會於安康。亟謀北渡。惟王三槐徐天德自在巴州築壘掘壕。步步爲營。欲斷川東。川北清軍糧路大股。賊衆入陝。居多官兵亦調陝。追剿四川。空虛乃派勒保總督湖廣。赴川代宜綿統軍務。宜綿督四川兼理軍需。仍令諸將各辦各事。不相統屬。（各辦各事。卽不至掣肘妙妙）時西路官軍追賊極急。賊欲渡漢不得渡。（賊衆第二次折回）

又分道南犯。誘清兵入川。別令首領高均德等乘虛疾渡。（虛）明亮德楞泰等。聞信懼賊蔓延河南湖北。乃誘餘衆齊王氏等渡漢。（實）預屯大兵於漢中。齊王氏督馬步二萬。別出偏師。誘清兵東出。自與李全王廷詔薄西安。早有一支官軍前來拒戰。便是總兵王文雄。（電光一見）齊王氏大敗。不敢北進。仍回東南入湖北。明亮德楞泰追其後。令鄖陽鄉勇扼其前。諸軍合圍鄖西界上。賊不得逃。被官軍殺得一卒不剩。齊王氏姚之富皆墜崖死。（了却襄了却齊姚）清軍分割其肉。傳首三省。示衆。襄教遂滅。（了却襄教）惟李全高均德以下十餘賊首。尙出沒陝境。遙應四川王三槐一股。（敘次井井）且說川東王三槐徐天德據達州。聲勢仍不稍減。還有餘股冉文儔一股。以巴州爲根據。襄教敗卒出沒川楚陝三省。尙有萬餘。（死灰可畏）李全高均德一股。欲東出武

關。還。湖。北。中。途。敗。走。又。入。川。北。與。川。教。聯。合。（前。則。三。教。合。一。今。則。兩。教。合。一。均。是。敗。徵。）南。犯。仁。宗。詔。陝。楚。羣。賊。均。逼。入。川。諸。道。將。帥。顧。此。失。彼。當。分。定。責。成。使。無。所。諉。過。（大。哉。王。言。）乃。令。明。亮。德。楞。泰。專。剿。李。高。且。會。同。惠。齡。恆。瑞。夾。剿。羅。冉。（一。支。）宜。綿。額。勒。登。保。專。剿。張。劉。（又。一。支。）湖。廣。總。督。景。安。專。守。楚。境。防。川。東。教。徒。之。闖。入。（又。一。支。）勒。保。自。專。剿。王。三。槐。一。股。外。仍。兼。偵。各。路。敵。情。相。機。布。置。以。副。總。統。之。責。（一。幹。領。三。支。）勒。保。剿。賊。無。功。屢。被。嚴。旨。切。責。因。念。王。三。槐。從。前。本。有。約。降。之。事。（忽。將。前。事。一。提。）由。劉。清。帶。領。入。督。營。乃。仿。效。舊。策。遣。貢。生。劉。星。渠。（雖。亦。姓。劉。不。知。比。劉。清。如。何。）至。敵。營。向。三。槐。勸。降。三。槐。本。出。入。軍。中。無。所。忌。憚。便。往。清。營。留。星。渠。為。質。（三。槐。錯。了。）勒。保。遂。誘。擒。三。槐。獻。俘。（了。却。三。槐。）詔。封。一。等。威。勤。公。和。坤。及。戶。部。尚。書。福。

長安各進爵公侯（干卿底事）永保釋罪三槐俘至京師仁宗親提訊問並鞫謀亂之意對曰官逼民反（與明亮所聞的一樣話頭）仁宗曰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對曰惟有劉青天一人仁宗問青天是誰對曰南充知縣劉清也（從賊俘中說出青天奇極宰相不上達督撫不上達必待賊俘上達更奇）三槐照大逆處罪仁宗始知劉清之賢其後查知劉清前後招降川東賊三萬皆遣散歸農不但撫賊有恩攻賊亦最力（恩威並施）所練鄉勇尤敢死戰（內有羅必勝在）嘗破羅清文儔於方山王三槐於巴江轉戰川東數歲大小百十戰斬馘萬人其治賊之策入營則撫出營則戰往返虎狼之穴如慈母訓撻嬰兒（如讀劉清戰史）臣下從未奏聞皆和珅等忌功欺主所致三槐被擒之後餘黨漸散額勒登保又生擒羅其清於石洞（了却羅其清）德楞

泰。惠。齡。斬。文。儔。於。通。江。（了却文儔）奏報到京。已在嘉慶四年。太。上。皇。經。營。軍。事。昕。夕。不。遑。暇。輒。念。西。域。祕。密。咒。只。有。和。珅。懂。得。每。遇。上。皇。閉。日。若。寐。或。有。所。問。珅。輒。對。曰。高。天。德。苟。文。明。云。可。致。死。咒。者。是。年。正。月。太。上。皇。帝。疾。大。漸。旋。崩。於。乾。清。宮。上。廟。號。曰。高。宗。不。到。幾。日。便。有。一。班。科。道。奏。參。大。學。士。和。珅。戶。部。尙。書。福。長。安。

（青天霹靂）正是

貔。虎。慶。功。纔。益。地。 虬。蟄。撼。樹。欲。回。天。

畢竟和珅等辦得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八回 誅權臣朝廷勅法 平教匪將帥旋師

和珅賜死籍沒。沒一人敢爲呼冤。究竟和珅贓物。如是其多。仁

宗卻安放何處。嘉慶喫飽之謠。未嘗無因。惜乎庚子先後兩役。

間接再間接。盡折入於各國博物院中。

惟聞用兵於敵國不聞用兵於吾民此二語抵得多少人道主義的演說保護同胞的論調帝王氣度果是不凡至其對於勒保諸將帥或升或降或庸或罷或功或罪無不準情酌理而尤以不沒鄉勇爲絕大見識匪卽民民卽匪一轉移間鮮有不爲我用者紛紛殺戮奚爲哉

治教匪難治海寇尤難蓋教匪轉戰川隴陝甘一帶果能恩威相濟剿撫並用殲魁散脅猶易爲力海寇則倚輿島爲嘯聚藉船隻爲逋逃汊港紛歧無從追襲風濤驟發不能預料况又有安南國爲之保障其不鋌而走險者鮮矣寫蔡牽寫朱潰直是寫李提督之忠勇寫玉總督之糊塗

未寫李長庚先寫胡振聲胡之戰沒非胡之罪玉德之罪也既寫李長庚再寫海壇温州兩翼兩翼之勝非兩翼之功長庚之

功也。玉德養癰貽患，至長庚一再血戰，未能盡殲蔡朱。追者自追，逃者自逃，剿者自剿，藏者自藏，有一長庚成事，則不足有一玉德敗事，則有餘。那得不令人痛恨。

話說高宗除夕這夜，賜了皇帝皇后皇孫皇曾孫皇玄孫的家宴，歡歡喜喜回到寢宮，還召了綠天第一妃侍寢。次早便是元旦，侍衛叫起，不見太上皇出來，那知已經賓天。內侍等疾忙報知仁宗。仁宗一面傳旨著王大臣進宮治喪，一面趕進宮中看視。須臾王大臣都到，按著大禮治喪不表。這時各衙門連名奏參相國和坤摺子，雪片到來。仁宗平日深知和坤奸邪，極是痛恨，立刻將參摺閱看，連夜發出通諭九卿六部及督撫議罪。此時和坤早經革去公爵大學士，追回各項恩賜寶物，和坤也沒有什麼話。所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大樹已倒，猢猻散矣）從前公相長，公相短，這

班趨炎附勢的人。到此都翻轉面皮講公道話。還要趁夥打劫。眞是小人又在和坤下乘。仁宗便命大臣帶著侍衛。查抄和坤家產。可憐一座公相府。一霎時。冰銷瓦解。喊聲哭聲唾罵聲。夾著一片。言言之可慘。大臣將查抄單進呈御覽。自然輦入大內。當時京裏有一句話說道。和坤跌倒嘉慶喫飽。斯民直道畢竟難瞞。這單上寫和坤家產共有正屋一所。十三間。進七。東屋一所。進七。三間。西屋一所。十七間。進三。徽式屋一所。六間。十。花園一所。十樓。臺四座。更二。夫一百。側室一所。二。十。欽賜花園一所。十樓。臺四座。更二。夫一百。雜房十一。餘二。古銅鼎二。座十。漢銅鼎一。座十一。端硯一。餘七。方玉鼎一。座十八。宋硯一。方一。玉磬一。架十。古劍一。把十。大自鳴鐘一。座十九。小自鳴鐘一。座十九。洋表一。餘一百。大東珠一。每六顆。十餘顆。兩顆。珍珠十八顆。手串一。共二百二。珍珠數珠一。盤十八。大紅寶石一。十餘塊。八。小紅寶石一。十餘塊。八。藍寶石一。千七百塊。共四。寶石數珠一。千一。

盤零八
珊瑚數珠 十三百七
蜜蠟數珠 十三
寶石珊瑚帽頂 十二百三
玉

馬二匹 寸高一尺二
珊瑚樹十顆 八高寸三尺
白玉觀音一尊 漢玉羅漢

十八尊 二長寸一尺
金羅漢十八尊 八長寸一尺
白玉九如意 十三百八
玳瑁

大燕碗 九個十
白玉湯碗 十四百五
白玉酒杯 十四百二
金碗碟 三十二

桌 八共 八千二百
銀碗碟 八四千二百
金鑲玉簪 付五百
整玉如意 二一百

枚餘
金鑲象箸 付五百
白玉大冰盤 五二個十
玳瑁大冰盤 個十八
白玉煙壺

餘八個
玳瑁煙壺 餘三百
瑪瑙煙壺 餘一個百
漢玉煙壺 餘一個百
白玉唾盂 百二

個餘
金唾盂 十個百二
銀唾盂 餘六百
金面盆 三五個十
銀面盆 十個百五
金脚

盆 四六十
銀脚盆 三八個十
鑲金八寶坑屏 架四十
鏤金八寶大屏 三架十
鑲

金炕屏 四二十
鑲金炕床 二二十
四季夾單紗帳 全
老金縷絲床帳 頂六

鑲金八寶炕床 十床二
金嵌玻璃炕床 二三十
金珠翠寶首飾 共大小

千二萬八
金元寶一千個 每銀一個重一百五十萬兩計
銀元寶一千個 每銀一個重一百兩

赤金五百萬兩 七估銀一千 生沙金二百萬餘兩 八估銀一千 元寶銀

九百四十萬兩 洋錢五萬八千圓 零估銀四萬 制錢一千五百五

十五串 五估銀一千 人參六百八十餘兩 七估銀二十 當舖七十五座

查本銀七 銀號四十二座 查本銀四 古玩鋪十二座 查本銀二 玉

器庫兩間 十估銀七 綢緞庫兩間 十估銀八 洋貨庫兩間 百五十板 大呢一八

百十板 嘸嘸 二色羽 皮張庫一間 百元張 貂皮二張 各色 狐雜一千五

千張 磁器庫一間 萬估銀一 錫器庫一間 共估銀六萬四千 珍羞庫

十六間 鐵黎紫檀器庫六間 百入千 玻璃器皿庫一間 八估銀 貂

皮女衣 一六件 貂皮男衣 六八件 雜皮男衣 六八件 雜皮女衣 百四

七件 棉夾單紗男衣 零三千二百 棉夾單紗女衣 零二千一百 貂帽 十五

頂四 貂蟒袍 七三件 貂褂 八四件 貂靴 十一雙 藥材房一間 千估銀五 地畝

八百餘頃 百估銀八 外鈔劉馬二家人宅子內外大小共一百八十

二間金銀古玩估銀八萬三千六百六十衣飾器皿估銀三萬一千四百洋貨皮

張綢緞估銀三萬兩人參估銀四萬兩地畝六百餘頃估銀六萬兩當舖四座估銀

十萬兩四萬兩古玩鋪四座本銀四萬兩市房二十七所契價銀二千兩和坤本當

斬決仁宗因其是高宗所寵幸改爲賜死（非是念舊直是酬勞

）後人張船山有詩記之曰

金穴銅山意惘然。癡羊入肆尙流連。九泉添個尋常鬼。

可惜黃扉十五年。

仁宗既誅了和坤。又知道各路統兵將帥。大半受和坤主使。以致老。師。糜。餉。殺。脅。冒。功。（八字定評）乃下詔宣告將帥曰。自古。惟。聞。用。兵。於。敵。國。不。聞。用。兵。於。吾。民。（洞若觀火）凡敵中脅從之良民。有獻縛賊首。或臨陣解散者。赦之。或予以相當之獎勵。（不但善將將抑且善馭兵矣）勒保仍以總統爲經略大臣。明亮額

勤登保。雖立奇功。暫以副都統爲參贊大臣。若惠齡宜綿景安及肇禍地方官戴如煌等。分別革職治罪。（有條井井賞罰嚴明）時南充縣知縣劉清聞詔。以賊衆擄掠得食。致難撲滅。請諭將帥行堅壁清野之策。（拔十得五仁宗不凡）仁宗久聞劉清之賢。准如所請。又疑將帥虛報戰功。明查暗訪。纔知歷年克復城池。均是鄉勇之力。各路大軍臨陣。鄉勇衝鋒。官兵請賞。仁宗傳諭。凡以後鄉勇有功。一例保奏陣亡。一例議卹。（可爲羅必勝吐氣）如賊衆悔罪投誠。概不論其已往之罪。羣臣趁此機會。奏稱川楚之亂。均由地方官苛擾激成。以致亂徒藉口。官逼民反。（再應前回）再加盜賊蠡起。四處劫掠。愚民訴苦無路。鋌而走險。是民非有心助亂。實不肖官吏釀成。請皇上詔示地方官。不得縱盜殃民。激民爲盜。以禍天下。（何不於和珅在朝時說之）仁宗諭曰。朕知

賊盜之風。不獨腹地有之。卽雲貴等省。時有苗匪出沒。擾我邊境。朕實慮之。遂降諭普告天下。倘以後仍有劫掠之風。由督撫奏聞朝廷。自有處置。於是各省奏報。除川楚軍情外。閩浙兩省。警報最多。（好會湊趣）仁宗覽奏不悅曰。豈料劫掠之風。不但內地難靖。連海上都如此耶。（如夢方覺）令閩浙督撫。嚴行防備。（遲了）廷臣看那奏摺。原來中國大開海禁以來。沿海東南。遂以海盜而成。海寇劇烈。不下於教匪。（養癰貽禍。督撫之罪也）此番閩浙總督所奏。就是海盜深入閩浙。有鳳尾幫水澳幫名目。（新穎之至）此等海寇。均從安南過來。因爲安南國貧困萬分。暗中招我中國亡命之徒。誘以爵賞。資以師船。名爲防海。實則令其劫掠。來往商船。以佐國用。（人心叵測。一至於此）最吃苦者是西洋所來商船。往往劫奪無遺。怨聲騰海。自此之後。鳳尾幫水澳幫。

頭。目。均。受。安。南。指。揮。（可稱強盜大王）受總兵之職。國王賜以
敕。印。（宛然梁山泊宋江勾當）內地匪人。又得安南賞金。甘爲
嚮。導。嘉慶五年六月。浙境海面。忽然帆檣如織。遠遠由閩海過來。
其。勢。如。飛。（寫得突兀）沿海堡兵。忙報定海總兵李長庚。心知
有。異。引。舟。師。出。海。逢。港。搜。尋。（長庚能幹）到得台州。果有海船
百。餘。艘。泊。近。岸。邊。一。望。無。際。（煞是好看）一路探報。均言海寇
搶。掠。台。民。（從探報口中點出聰明之至）長庚加調三鎮水師。
向。松。門。進。發。乘。雷。雨。大。作。之。際。襲。擊。海。船。海。船。皆。爲。風。浪。所。鼓。盪。
長。庚。趁。勢。猛。擊。獲。其。頭。目。四。人。（一戰而捷）問之。皆安南總兵。
搜。出。彼。國。敕。印。長。庚。報。明。總。督。出。奏。將。安。南。總。兵。處。以。磔。刑。所。得。
敕。印。擲。還。彼。國。（問他羞也不羞）羣臣請窮治安南國王之罪。
時。仁。宗。正。在。盼。望。川。楚。捷。報。日。夜。不。安。因。諭。曰。西。事。正。緊。豈。暇。南。

顧。遂置之。（豁達大度）其時前敵奏報。知道勒保已責成。額勒登保及德楞泰合勦冷天祿去了。因嘆曰。額勒登保果能耐戰。惜不識漢字。不能治軍書。（知臣莫若君）幸有德楞泰佐之。又知道明亮去勦新黨張漢潮。勒保自駐梁山。大竹之地。調度督率。（承上起下此爲關紐）不上一個月。有紅旗捷報。言額勒登保一軍連斬閩中教魁蕭占國。張長庚於營山。（一個好消息）冷天祿亦在岳地伏誅。（又一個好消息）又追勦新黨隴教張子聰於通江。仁宗大震曰。甘肅亦有邪教。不可收拾矣。（一喜之後。又是一驚）額勒登保既誅渠魁。所向有功。何德楞泰一軍不聞獲勝。（著著顧到）令勒保奏聞。勒保始將德楞泰與徐天德角逐川東。轉戰入鄖陽境界。及明亮扼守秦嶺情形。上達天聽。（無可掩飾）其時東自商雒。西至秦州。往返千餘里。川北教匪。遂至蔓

延甘肅東南一帶（實逼處此）仁宗心知勒保調度失宜。正待設法調開。一時亦難得其人。不料連日警報。又言川東北各府廳州縣淪爲賊地。（死灰復燃）教魁之多。不勝枚舉。最著名者是高均德一股。已分隊由川東來犯湖北。勒保安坐達州。賊勢四逼。束手無策。（勒保蠢才）幸福寧在湖北聞警。奏請乞特申乾斷早定大計。乃詔奪勒保經略之職。以明亮代之。（君亦擇臣）明亮爲著與陝西巡撫永保互奏一案。被御史廣興參他挾嫌怨望。有意玩寇。（未免太過）復命尙書那彥成佩帶欽差大臣關防。前往陝西監軍。（也不可少）適明亮已將張漢潮擒斬五郎地方。（了却張漢潮）仍爲著前案。說他挾嫌敗事。功不蔽罪。與永保一併拿解來京。（似失之嚴）陝西軍事。卽命那彥成代理。（一代又一代）那彥成到軍。探知張漢朝之餘黨。還有高均德一

股屯於興安。將西渡漢水上游。却遇德楞泰轉戰入陝。正在追剿徐天德之時。遂將高均德擒斬。（了却高均德）餘衆冉天元等。又統兵入川。去投天德。額勒登保聞之。進剿天元於蒼海。官兵大敗。（不中用）陷死副將以下二十餘人。軍士二百餘人。戰了一晝夜。賊衆走開縣。額勒登保留太平。遣部將楊遇春等與德楞泰夾剿。賊衆皆竄入甘肅。（毆魚毆爵）額勒登保引兵西行。只留魁倫守達州。統川東北餘兵。徐天德乘其空虛。繞過嘉陵江。分攻鄖陽。（賊有賊計不可厚非）湖北戒嚴。仁宗起用明亮爲領隊大臣。（瓦片也有翻身日）赴湖北。又赦勒保爲藍翎侍衛。（畢竟不能久廢）專辦川北軍務。忽報冉天元一股。攻到潼川。德楞泰從甘肅來援。分兵逼天元於江油縣。戰五晝夜。天元落馬被擒。（了却冉天元）餘衆逃到潼川。仁宗聞報大怒。以魁倫失嘉陵

城於前。復失梓潼於後。削職賜死。命勒保署川督。（平步青雲）
剿清潼東餘賊。勒保又令德楞泰助剿潼西。兩軍東西夾攻。殺賊
數千。那甘肅賊衆。乘官軍援潼川。亦有竄入川西者。（補筆周匝）
德楞泰絕其川陝通路。勒保又回軍兜剿。將川西一股。掃盪肅
清。成都解嚴。那王廷詔一股。由甘肅逃進陝西。（點出王廷詔）
額勒登保追到漢北。將賊衆斷住。徐天德聞王廷詔一股。悉聚漢
北。也由湖北前去會合。（點出徐天德）明亮乘勢逼進漢北。嘉
慶四年二月。王廷詔就擒。徐天德溺死。（了却王徐大書特書）
於是官軍分東北西南兩路。將餘衆逼到三省交界處。剿盡經略。
大臣及三省總督以大功。戡定奏聞。（七年之功成於一旦較之
三藩之變其殺戮殆過之無不及也）仁宗祭告高宗陵廟。宣示
中外。封額勒登保德楞泰一等侯。勒保明亮以下諸將亦賞爵有

差。時嘉慶七年十二月也。仁宗因爲教匪已平。中原可以無事。頗想與民休息。無如皇后喜塔臘氏。無端崩逝。仁宗想到從前嗣位之功。不無哀痛。（也是應該）不得已徇羣臣之請。暫以貴妃鈕祜祿氏爲后。鈕祜祿氏因其父恭阿拉例晉承恩公。止輦卻封一時稱爲賢后。（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後人有詩贊之曰。

脫簪止輦肅昭陽。穆木恩多滿禁牆。昨夜辭封因底事。崇銜深恐累椒房。（筆曲能達）

仁宗深以鈕祜祿氏爲得體。特允其請。諸大臣每逢年節。趁此兵戈休息。朝賀時無不躬進如意。（也是舊例）仁宗生平偏是最恨的。是如意。（奇極）常說諸臣以爲如意在朕觀之。轉不如意。（更奇）所以諸臣莫不遵旨停進。這個是甚麼緣故也。爲和坤而起。（再應前文）那高宗立皇太子的時節。和坤卻預先曉得。

私將如意進與仁宗（可謂卑鄙無恥）仁宗深不爲然。後來爲著緣天第一妃高宗又倏然崩逝。皇后又相繼崩逝（再應前文）因此恨了和珅。又恨如意（如意冤枉）到了嘉慶十一年。又有一個不諳禁令的大臣遞了一柄如意。這年便鬧出海寇。蔡牽的事來（未必有其事不可無其文）浙江提督李長庚爲著蔡牽迭次奏報到京。這李長庚便是從前剿辦海寇有功。由總兵升到提督（叫應前文）此番探得頭目蔡牽係福建同安人。盡收水澳鳳尾餘黨。令商船出海者納銀四百元（很有價值）名爲通行稅（稅名奇）入港者加倍。又聯絡內地會匪。陰濟餉械。儲蓄日富。長庚早經防備。盡傾家貲。造戰船三十隻。安大礮四百餘門。號曰霆船（船名亦奇。長庚不凡）適蔡牽進香普陀（強盜發善心了）到定海。長庚出牽不備。晝夜追剿。牽見長庚熟於海。

島形勢風雲河線每戰自行持舵舟子均不能及（從蔡牽眼裏寫長庚妙極）只得逃回福建僞向閩督玉德乞降請移檄長庚收港暗中却厚賂閩商（通行稅有用了）私造新艦高大過於霆船載貨出海僞爲商船模樣擄商船無算（依然強盜）攻臺灣獲米數千石分餉廣東海盜朱潰（一個蔡牽引出一個朱潰來）兩下連成一氣共有八十船來攻閩海閩督不發本省一兵出援（試問是何意見玉德可殺）温州總兵胡振聲在閩運木造船閩督調其出海禦寇振聲引二十四隻戰船與蔡牽戰於浮鷹海面兵單援絕振聲戰沒（明是叫他送死）賊勢愈大詔李長庚總統閩浙水師出剿（何不早叫他統師）長庚引霆船左翼有温州鎮一軍右翼有海壇鎮一軍（聲勢赫然）看看將到定海的北漁山只見蔡牽船隻如同烏鴉陣的模樣張開兩翼（

不是寫蔡牽是寫長庚。桅桿上一面大旗繡著蔡字，旁邊還有許多黑蓬的船，隱隱約約見著。小旗像是朱字。（寫朱潰是從旂裏望出）長庚料定蔡朱聯合，也不能顧這許多。駕起船帆，只望敵船衝去。（好氣概）果然敵船也次第起棹。長庚劈頭劈腦叫軍士開礮。（先發制人）敵船亦開礮還擊。長庚奮勇前進，望著敵桅便打。（好威武）蔡牽曉得長庚不是好惹的，暗中差了小船來截後路。（蔡牽亦有算計）早有温州海壇兩翼將小船打得七零八落。（強將手下無弱兵）長庚一鼓作氣，蔡牽亦奮力死鬪。長庚雖把蔡牽的兵弄得十船九碎，終究敵船高大，皆乘風逃去。（後患何堪設想）長庚追出洋面，而回牽潰雖懼長庚，却因閩督玉德海防廢弛，遂遁入閩海爲根據。造船招黨，其勢比前更盛。（虎兇出柙誰之咎歟！玉德可殺）正是

閩嶠未聞金馬讖。昆明又聽石鯨聲。
畢竟蔡牽能否削平。且聽下文分解。

第五十九回 李提督出海痛捐軀 智親王入宮分殮賊
李長庚之死非蔡牽死之。玉德死之。阿林保死之也。玉德於蔡
牽之來。不發一兵。其後水陸軍七萬。又只發三四千。一任長庚
衝鋒冒險。略不顧惜。非欲置長庚於死地乎。長庚既捷。玉德見
黜。而阿林保又於數日間。三劾長庚。其爲玉德復仇耶。抑爲蔡
牽作俚耶。不有清泰安。不有阮元。長庚早爲中傷矣。長庚本有
死心。故粵海一戰。早懷著先軫。免胃入狄師之志。
白蓮教之變。有伏筆。有補筆。有襯筆。有宕筆。而無一直筆。滑縣
知縣之報。郎知府報高巡撫。此伏筆也。林清自伏黃村。先結太
監。分遣教徒。進攻大內。此補筆也。寫智親王之烏銃擊賊。而復

寫一貝子。縣志此觀筆也。寫諸王大臣躬率禁旅入衛而復寫。霹靂殛死數賊。此宕筆也。讀此可增無限心思。長無限見識。前寫劉之協等何其難。此寫李文成等何其易。前寫劉之協等何其繁。此寫李文成等何其簡。是文家之故弄狡獪。若一味堆垛。便覺嚼蠟矣。陝西教匪因實而虛。來陽教案因誤而成。此是餘波。不可不點綴一二。

吳熊光對待英人全然沒有經緯。直隸總督對待英使亦全然沒有分寸。便是仁宗也是戴著天朝的頭銜。動不動嚴斥。動不動逐還。試問於萬國公法合否。嚴飭海防。還是自固之法。這卻不可厚非。

拿教是縣官的升官發財捷徑。查煙亦是縣官的升官發財捷徑。富者得之以索賄。貧者得之以要功。究竟歸教是什麼。憑據

吸煙。又是什麼。憑據埋賊。暗害串證。誣指其慣。技也。仁宗不揣本而齊其末。教果盡絕。耶。煙果盡絕。耶。有加厲而已。

話說蔡牽自被李長庚打敗以後。單靠著閩海做個巢穴。與朱潰等養精蓄銳。（蔡牽不弱）海面上總算無事。仁宗也聽著玉保的話。略不防範。（玉保誤國）那楚川陝甘一路。忽然又報新兵謀變。仁宗也顧不到閩浙便要。去對付那邊。（皇帝也不容易做。可見十全老人也是福氣）這新軍本是鄉勇所補的兵額。分駐湖北襄陽鄖陽陝西五郎四川達州及保寧夔州等處。只爲著些些鹽米銀。鬧得個天翻地覆。（小題大做）鄉勇本自久經戰陣的。爲首的蒲大芳。又是極有紀律的人。（草澤中是有英雄）仁宗詔成都將軍德楞泰爲欽差大臣。赴陝督剿。及楊遇春楊芳等。均隨營辦事。（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亦是應該）楊芳本是新軍

畏服的。此番之變實由營官剋扣所致。故對於楊芳出戰無不退避三舍。（尙有天良）楊芳從鄂縣退守石泉。遇春在洋縣及方柴關兩戰也不十分得手。（伏筆）楊芳趁著這個機會力勸遇春按兵緩攻。親自入營諭以利害。及到敵營衆人猶扣馬諫阻。（不是寫衆人是寫楊芳）楊芳只不肯聽。及到營見了叛兵痛哭曰。吾曹汝輩皆戮力數年同共患難。生死今日對壘。反如仇讐。汝輩有滅族之憂。吾不忍也。（娓娓動聽）叛兵一齊感泣。聲言願降。（如郭子儀單騎見回紇不是寫叛兵是寫楊芳）楊芳請命於德楞泰。說叛兵窮蹙歸命。德楞泰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奏將首惡二百二十四人一律釋歸。（也有措詞不善處不能盡咎仁宗也）仁宗聞報大怒。革德楞泰職。以楊芳縱兵釀變發配伊犁。（天乎冤哉）使率降兵起行。於是綏定西鄉新兵同時皆變。仁

宗痛恨寧陝。縱叛把這班新叛的兵洗得一乾二淨。忍心辣手。回想他九年轉戰。教匪只討了一個沒結果。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至此爲之一慟。川陝大定。閩浙海疆。又有點啾啾唧唧起來。仁宗亦疲於奔命矣。便是海盜蔡牽已在閩海養成氣候。就想來打台灣。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塞斷了鹿耳門。招黨萬餘。圍攻台南府。自稱鎮海王。不知比朱一貴如何。效鄭成功故事。福建水陸官兵七萬餘。只派三四千往援。這却何故。仁宗調德楞泰。你又來了。督川兵往剿。李長庚先引浙師三千人渡台。水陸並進。以總兵許松年爲前鋒。因鹿耳門塞斷。長庚遣別將乘澎湖船進攻。用兵得間。破其三千艘。生擒千餘人。又分兵破柴頭港。好長庚。松年夜焚洲仔尾。長庚斷後。松年力戰皆勝。何其驍也。黎明賊衆欲逃。因鹿耳門

走路已塞。均困守北仙。乘潮漲沈舟漂起。奪門逃出。長庚追奪十餘艘。賊尸萬餘。漂流數十里。（可謂送死）臺灣遂定。仁宗詔罷德楞泰之行。川督玉德革職治罪。（遲了）命阿林保代之。（又是一個玉德）阿林保忌長庚之功。到任數月。密參三次。（試問亦覩顏否）浙撫清安泰力白長庚受誣。長庚感德。轉戰閩粵沿海。數過同安。未嘗回家。（可謂國爾忘家）蔡牽畏其兵威。引餘衆遁入安南。（又開一門又多一風矣）到了十二年。忽報海盜張保引衆數萬入寇兩廣。總督百齡奏請撤沿海商船。練水師。逢寇便擊。（談何容易）張保奪氣。（不如蔡牽多矣）向百齡乞降。百齡許之。張保又恐被誅。揚言必望見制台顏色。乃降。（膽小如鼷）仍整兵以待。百齡曰。粵人苦盜已久。今乞降若不坦懷待之。海氛何由得息。遂單船出虎門。從者十餘人。（百齡較阿林保

高過數倍。張保巨艦數百。轟礮如雷。煙燄騰數里外。（寫張保）乘舟泊近百齡船邊。跪迎叩頭。百齡危坐舟中。屹然不動。（寫百齡）揮保近前。曉以順逆利害。張保詫爲天人。皆面縛待命。百齡許其奏乞貸死。只十日之間。收降二萬人。船四百艘。這事傳到蔡牽耳朵裏。又與朱潰商量。要來聯合。游弋浙海。（心總不死）浙江巡撫阮元。用反間計離之。朱潰獨走入閩。被清兵設法轟斃。（了一朱潰）其弟渥降了蔡牽。長庚聞蔡牽又至。自率親軍剿之。牽總因長庚尙在。不敢大舉深入。這番在粵海追著牽船。擂鼓吶喊。並用大船衝進牽陣。（好膽略好才氣）後人有詩記其事曰。

桅。船。壁。立。海。水。黑。化。作。煙。雲。萬。山。裂。將。軍。挾。舵。走。如。飛。破。浪。乘。風。隨。出。沒。（雄健）忽。然。敵。艦。從。東。來。蜿。蜒。一。氣。相。銜。接。王。濬。

善將樓船兵甘寧笑指錦帆賊（運典極新）乘機七縱更七擒分道十盪還十決吁嗟乎海波越躍識天威鼉鼉疾走蛟龍泣若教砥柱問中流碧水長天同一色（收筆頌禱承平吉祥止止）

兩軍鏖戰不已。長庚混入親軍中。躍入敵船。正在擒拿蔡牽。被賊奴識破。暗由艄尾發礮。正中長庚喉間。翻身仆地。（天柱折矣）一軍盡斃。蔡牽逃回安南。後來浙江提督邱良功。福建王得祿。合兩省水師。襲擊於漁山以外。（寫前事何詳。寫後事何略。此段則寫一長庚。長庚死而事了矣）牽舟還有三十隻。只因礮彈已盡。用番銀代之。清軍全力撲住牽船。燬其柁樓。蔡牽舉礮自行裂沈。（蔡牽勝一貴遠矣）其餘黨一千三百人。合粵寇二萬人。均先後繳械乞降。海警遂平。（總束一筆）仁宗自從即位以來。鬧教

匪。鬧。海。寇。一。直。沒。得。安。謐。此。番。想。舉。行。巡。狩。之。典。西。幸。五。台。山。
 伏。筆。不。料。西。北。方。又。有。什。麼。彗。星。出。現。（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仁宗偏叫欽天監占卜。欽天監慣講求迷信。便奏彗星主兵。請
 改十八年閏八月於次年二月。（這却是何道理）自此遂有二
 八。中。秋。黃。花。落。地。之。謠。（有此怪星應此怪謠兩兩相對）說道
 這星象應在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時。（明係有人指使）這種
 歌謠。傳播直隸河南一帶。兩省督撫無法禁止。只得聽其自然。不
 到幾時。河南巡撫高杞忽接滑縣知縣強克捷密稟。（亦算好官）
 說該縣有白蓮教遺孽李文成變名天理教亦名八卦教（白
 蓮教又引出八卦教幻絕）聚眾斂財愚民歸附恐其作亂請兵
 掩捕同時又密稟衛輝府知府郎錦騏皆不應。（巡撫知府可稱
 負國負民）克捷將文成拿住刑斷其脛這文成黨有數萬與直

隸。大興。林清（一個又引出一個來）同爲教中領袖兩人密謀起事。林清賄通宮中太監（好算計）文成任爲外援。約定仁宗狩木蘭時襲據京城（更好算計）那裏知道被滑縣知縣得了消息。文成下了監獄。事機急迫不能豫定期限。把二八中秋黃花落地兩句（應前文）附會其說。遂於九月七日聚教徒三千在滑縣起事（顯見不成大事）劫文成出獄。屠殺克捷家屬數十人（克捷何辜家屬更何辜皆巡撫知府害之也）於是直隸之長垣。東明。山東之曹定。陶金鄉。各州縣同時響應（其勢不爲不盛）林清在京裏一點沒有消息。還道九月十五日起事。到得十五日已密令同黨二百人在菜市口會齊。由宣武門入城（輦轂之下如此橫行亦可見當時之腐敗矣）各藏兵器。日午分犯。東西華門有太監劉得才。楊進忠等引路闖進。喜爲內應（布置井

井不遭其毒幸也。皆預約定。清自伏黃村等候。河南黨人早有
 東華門護軍覺察。閉門格拒。教黨死十餘人。餘衆奔散。（好不中
 用）西華門有八十餘人。閉門以拒官軍。突入（也不中用）尙
 衣監文穎館。至隆宗門。其時闔宮沸騰。滿城騷亂。又值車駕他幸。
 侍衛存者無幾。（補一筆）皇次子旻寧聞變。急命進烏銃腰刀。
 又命太監登牆望賊。這賊手執白旗。攀牆將過養心門。入內（間
 不容髮）皇次子在養心殿階下。架起烏銃連斃二人。左邊貝勒
 繇志亦斃一人。餘黨不敢過牆（仍舊是不中用）將燒隆宗門。
 却被留守京師諸王大臣先後率禁旅自神武門入衛（何其晚
 也）敗賊於中正殿門外。薄暮時候。霹靂一聲。數賊震死。武英殿
 御河內（這卻天意可知。人謀逃不過一個天）餘皆東竄。禁門
 捕了。一日一夜。教黨獲林清於黃村（林清休矣）後人有詩記

事曰。

解開紫蟒與金貂猿臂。輕舒意態。驕智勇。本來說天錫漫誇一箭貫雙雕。（莊麗絕倫）

仁宗自行在聞變。卽日回蹕。下詔罪已。北京連日雷電風霾。謠言四起。（這也難怪）及御駕還宮。大致已平靖了。仁宗在豐澤園親訊教黨。磔林清及通謀太監。傳首畿內。一時殺一百餘人。（那裏殺得盡）皇次子旻寧封智親王。（爲後文傳位伏線）貝勒縣志進郡王。其餘王大臣賞黜有差。（官樣文章）文成旣據滑縣。出兵圍濬。精銳之衆。分守道口。號召長垣東明曹定陶金鄉諸教黨。直督溫承惠引兵駐大名。汴撫高杞（今日纔相信了）駐濬。皆按兵不動。（這却何意）詔陝甘總督那彥成代溫承惠兼節制山東河南。固原提督楊遇春副之。（又是一番面目）遇春

彥成先後到衛輝。合兵攻道口。文成恃運河之糧。足資戰守。故布置極嚴。號稱數千。（極有經緯）彥成調滿洲健銳火器營一千人。西安徐州數千。遇春引親軍八十人。戰不數合。文成數千人皆敗。（遇春能軍）遇春渡河擒斬二百餘人。仍回北岸。斷浮橋。燒渡船。欲在其地紮營。以扼道口咽喉。高杞不可。（又要你來作梗）彥成亦聞賊盛不敢進。（又是沒膽量的）仁宗下詔責之。遇春引固原兵斬獲無算。文成望見。遇春呼爲髯將軍。（美髯公之後。又有此好綽號）聞風披靡。時四路援賊數千。悉屯道口。遇春待其聚合時。渡河南下。持火燒其營壘。風皆南向。助之死賊衆萬餘人。（與霹靂斃賊相同。亦是天也）遂奪道口。進圍滑城。沿途擊桃源賊三千。時劉清爲山東鹽運使。（應前文）遇春聞之曰。劉某必能勝賊。不上數日。劉清大破曹州。復定陶。（將軍英武不

滅當年）遇春大喜曰。劉某前在四川。以文吏身先士卒。且能善戰。吾是以知其必勝也。山東既平。直隸亦定。遇春崑攻滑城。詔滿州索倫兵悉赴河南。滑州城堅如鐵。外築磚石。內實沙土。（可見偃陽城小而固。不是虛言）礮彈遇沙而止。城中賊糧足資一載。（城高池深。兵利米多是得地利）由道口運入。百姓皆就食之。文成嚴令百姓不得爲官軍內應。百姓從之。遇春圍其三面。北門一面有葦塘隔住。故未合圍。桃源賊首劉國明潛入北門。救了文成出城。（文成休矣）文成兩脛受傷。不能騎乘。大車到輝縣山。沿途擄良民入軍。共有四千人。（烏合之衆）時楊芳已經開罪。由伊犁到陝。隨征東來。（不知一班投降的新軍何在）那彥成曰。楊芳及遇春在西北。有二楊之稱。謀威無比。追剿賊首。非楊芳不爲功。（措詞得體）乃令楊芳引步騎千人。芳曰。不用多兵。請

以輕騎二百相隨。芳到輝縣。令騎兵分伏白土岡。纔帶十餘騎。引賊出戰。佯爲敗走。誘過白土岡。伏騎四起。殺二千人。文成狼狽逃。回縱火自焚。（八卦教休矣）遇春亦同時克復滑城。殺二萬餘賊。三省戡定。正在大賚將士之際。忽陝西巡撫奏報。陝境亦出教匪。（又有教匪奇絕幻絕）詔那彥成楊遇春楊芳等移兵追剿。（能者多勞）彥成到了陝西。事已平定。（電光石火）問教匪何往。總兵祝廷彪吳廷剛等對曰。實係木商夫役。因歲饑。罷工焚箱掠食。巡臣疑爲教匪。（前有二次真教匪。引出一假教匪來）故有此奏。時清兵於大功戡定後。詔示天下。命文武大臣格外防範亂事。以後各省時有亂耗。報到。仁宗謂廷臣曰。朕於此等小亂。不足深慮。教匪挾邪聚衆。真可畏也。（警弓之鳥）以後不論何教。一律嚴禁。（恐怕未必）其時白蓮教天理教黨徒。早逃得

無影無蹤。那裏還敢興風作浪。（了却各教）地方官奉著上諭。也不問是何教。只聽著一個教字。便拿了去辦。（可謂捕風捉影）這種教徒。也有真的。也有假的。捉了去。也不問青紅皂白。自然沒有命了。（言之可慘）從此人人畏懼地方官。因此獲賞的。到也不少。（正坐此病）湖南來陽縣知縣打探得縣內有西洋基督教。教師蘭自旺在境內私行傳教。便把他也拿來認做教匪。（張冠李戴何等糊塗）定了絞決的罪。由縣詳府。由府詳司。這班督撫。久已視中國爲天朝。也不知道什麼萬國公法。（清國之亡實坐此弊）只要迎合皇上的心思。沒有不照准的。那教師向縣官苦口爭辯。說基督教不是邪教。康熙年間已經流行中國。若欲借教辦我。真要破壞國家和好。（措詞也算得體）無奈這縣官死不服輸。竟把教師絞却。（可謂無辜）信息傳到英國。英國正在

與法國開釁。聽得中國。讎教。恐怕。與通商。有礙。（周到）連夜出發戰艦十三艘。齊泊晉山洋面。謀據澳門。（來勢不善）兩廣總督吳熊光。嚴詞詰責。此時中國。到底葫蘆裏藥。未曾被人識透。英國。竟不敢動手。況且。又有法國的敵人。只得暫用假話對答。（外交好手）說道。因爲敝國與法國開戰了多年。恐怕侵奪我中英葡三國貿易之地。故來保護。（也極得體）並願與中國合剿海寇。（前數語是賓。此語更是賓中之賓）熊光有什麼見識。還道他是真話。毫不防備。英兵早一齊上岸。分守澳門。（雖是英國強權。也由熊光不能防備所致）熊光看得不是事。只好據情奏報。仁宗不知爲著何事。嚴飭熊光。封禁水路。斷絕糧食。（也算辣手）英兵只得折回印度。終究此心不死。常有兵船游弋。熊光發出五件規約。奏請英人飭遵。（未免自不量力）那五件呢。

一嚴禁人民私爲洋人服役。（無謂之至）

二洋行不得用洋式房屋。（亦屬無謂）

三店號不得用洋字。（更無謂）

四清查商欠。（何必列入規約我查我商可也）

五內地民人不得私住洋館。（亦何必列入規約我禁我民可也）

這五件規約。要叫英人一律遵守。英人自然不肯俯就圍範。（這也難怪）吳熊光也不通盤籌算。弄得英人沒處商議。只好密遣印度總督直達天津。（雖係英人違約也。由熊光之過）直隸總督聞報大驚。急忙派船駛往口外。只見兵船升著英國旗號。逕望大沽而進。（如入無人之境）一面回報總督。一面傳諭英國使臣。暫時下棹。靜候奏聞。（尙算得體）那印度總督也是極能幹

的。把廣東不能收泊情形。是以請直隸總督轉奏。是封稟帖。說得明明白白。（也算有理）不道奏上去。不到三日。仁宗勃然大怒。以該使臣不諳禮節。嚴斥逐還。賜了英國國王一篇手敕。（大哉王言）使臣只得垂頭喪氣而去。從此英國與中國。愈加有隙。（伏後）仁宗總說海防不密。以致英船英使。能彀闖入。（頗能自反）諭飭廣東之廣州。福建之福州。浙江之乍浦。江南之京口。復設外海水師。密加操演。天津大沽口。尤爲喫緊。（所論何嘗不是）各督撫奉了這道旨。也好多造幾隻船。多添幾分糧。多安插幾個人。（古今通病言之慨然）並不把海防。放在心裏。仁宗那裏知道。只見各省的奏疏。都是海疆平靜。（粉飾太平）仁宗却深慮海防。恐有什麼變動。却好總督蔣攸銛。上了一本。請定查禁鴉片章程。（爲後文燒煙伏線）說嗣後有拏獲鴉片煙之案。除查

明地方委員等有得規故縱情事。應嚴參辦理外。其僅止失察者寬死。能獲至二百斤至五百斤以上者。分別加級紀錄。（賞重罰重）各省縣官前次爲著拿教也。著實有幾個得過好處。如今拿煙。自然格外起勁。（也是人情）英國聽得中國又要禁煙。顯係與他商務爲難。這些兵輪。時常在廣東廝混。起初總督還來奏報。後來習慣成自然也都聽其來往了。（海防何益）浙江江蘇福建天津各省。還鬧得碌亂。封禁海口。整頓兵操。（顧全體面算得好官）仁宗到此年已六十。也有點倦勤了。幸而英國仍遵舊約。只好得過且過。二十四年六旬萬壽以後。便下旨要巡幸木蘭。正是

四。裔。來。賓。籌。海。日。
六。飛。待。駕。出。關。時。

畢竟秋獮情形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六十回 定回部伊郡王展觀 鞏粵防林大臣焚煙

宣宗是勝清有數令主故自文宗以後光緒宣統均係宣宗旁支。知其所積者厚也。說者謂宣宗學問不如聖祖福澤不如高宗。殊不知卽位之始卽以儉德宣示臣下。培養元氣。肇造於此。否則洪楊之劫。回捻之變。清之不國久矣。同光宣三幼主尙何能延祚五十年哉。

白山黨之亂。只有楊遇春楊芳。算是功臣。然較之高宗時之阿桂諸將。卻不能及。卽使應受懋賞。予以封爵。足矣。乃沿繪像舊例。多至四十二人。若與高宗時之五十人。後先輝映。高宗繪像在武功大成之後。宣宗繪像在武功發軔之初。略於高宗諸將姓名。見得高宗朝均濫膺其列者。觀於通夷棄地之余步雲。且得一席得宣宗朝均濫膺其列者。觀於通夷棄地之余步雲。且得一席。

其餘可知。讀者宜分別觀之。

楊總督之見伊酋，非傲也，不如是則啟其玩長其驕矣。林大臣之待英商，非激也，不如是則亦啟其玩長其驕矣。然伊酋不過塞外一部耳，馴之伏之，固自易易。英商鴉片，其沿之也久，其運之也廣，一旦斷其貿易，未有不設法相抗者。幸而一繳再繳，全行銷燬，非有兵力豫防於後，勢且不可收拾。林大臣之堵塞海口，卽此意也。此不特穆彰阿諸人不能解，卽鄧廷楨諸人亦不能解。

要寫一林則徐，先寫一阮元。要寫一林則徐，襯寫一鄧廷楨。要寫一林則徐，再寫一關天培。阮元賓也，鄧廷楨主中之賓也。關天培又後回之主，而此回之賓也。若穆彰阿若琦善者，英均略略一點，則又似賓而非賓矣。讀此可知淺深抑揚之法。

由廣東而閩浙是伏筆。由林則徐而祁篤藻伊里布亦是伏筆。話說仁宗駕幸木蘭。駐蹕避暑山莊。也不過虛行故事。這避暑山莊。還是高宗晚年所造。（舊話重提三十年）園池數十里。廣築圍場。雅植時花。分置亭榭。（高宗真會作樂）全是紀曉嵐一個人之布置。灤陽消夏錄中。說得何等天花亂墜。（文人之筆何所不可）高宗也每年巡閱到彼。一個武官說道。皇帝之莊。真是避暑。百姓所居。仍是熱河。（爽直之至）高宗一團高興。盡化到爪窪國去了。仁宗雖然節儉。這項好地方。也捨不得不去。（父作子述。亦是應該）不料在避暑山莊住得不上半個月。忽然生起病來。雖然帶著幾個御醫。地土風俗。一概不同。如何能穀療治。（也是天數）欲待起鑾回都。病勢只是沈重。智親王帶著端親王。繇忻穿梭似的侍疾。（却爲何來）智親王還含著眼淚。親調湯藥。

仁宗料定不起。遂召御前大臣賽冲阿、特那木多布齊、軍機大臣托津、戴均元、盧蔭溥、內務府大臣僖恩和世泰、敬啟、鏞、匣、（葫蘆裏的藥買出來了）原來嘉慶四年八月初十日早已立智親王爲皇太子（不出所料）夜間仁宗大漸。智親王旻寧卽位。是爲宣宗。以明年爲道光元年。葬仁宗於西陵。（結束仁宗）宣宗比不得仁宗仁厚。確是英明果斷。最講求的是儉德。派定宮中用款。每年不得逾二十萬（真是漢文帝宋仁宗後一人）對於臣下尙嚴肅。各督撫聞得新帝嗣位。無不惴惴恐懼。獨兩廣總督阮元。奏了一本極合宣宗意旨。這阮總督是江蘇儀徵人。本係翰林出身。前在浙江巡撫任內。曾經平過海寇。雖然文人。頗有作爲。其時英人在粵。販運鴉片。洋商氣燄日張。教民恃爲護符。動多非法。漸鬧得不成樣子。宣宗於兩廣防務。本來著實留意。阮元奏請禁

止鴉片。奏請嚴馭洋商（果然要緊）不准洋人私庇。人將黃浦殺人。之方休。殺却又把擊傷教民婦的洋人抵罪（也算鐵中錚錚）辦得洋人個個畏懼多不敢在阮總督任內生事（煞有手段）因此大爲宣宗稱賞。着實褒嘉。說他有靖邊才。深資倚畀。雖然禁煙未能辦出實在。也算難爲阮元了。（喚起下文林則徐）那迎合宣宗意旨的一班官僚。忽而御史給事中。奏禁海洋偷漏銀兩。忽而軍機大臣奏議。夷船進口規銀（無中生有殊嫌多事）宣宗只注意在兩廣防務。不道天山南路一疊連聲的警報到京。說是回部白山黨張格爾作亂。（咄咄怪事）宣宗也不知回部如何利害。只叫將軍慶祥帶兵五千。前往剿滅。慶祥那裏打得過張格爾。被他殺得片甲不回。（好不中用）張格爾趁著機會。攻破喀什噶爾。將軍呢。都統呢。辦事大臣呢。加緊驛遞。一日總有

幾封宣宗只得詔大學士長齡爲揚威將軍並以陝甘總督楊遇春爲參贊（用得其人勝於慶祥多矣）楊遇春本是能征慣戰的健將形勢又熟兵卒又精戰一陣破一陣打一仗勝一仗（特寫遇春）張格爾知不是事只得守著喀什噶爾預備死戰遇春追過渾河張格爾早列陣二十座相待看到了半路飛沙走石咫尺不能相見（怪）諸將有下馬歇息的有請速回軍的遇春只催前進（奇）密令部將統率千騎往下流埋伏（二奇）一面鼓聲角聲隨著風聲向渾河上游進發（三奇）張格爾正在納悶遠遠聽見軍聲正不知遇春帶了多少兵來（先聲奪人遇春自然獲勝）欲待迎敵又是滿路塵埃不能辨認正要派將抵敵忽然一將當先衝入陣來逢人便砍背後大礮聯貫而至（迅捷之至）這爲首的正是楊遇春長齡等亦一律次第進發張格

爾揮兵逃遁。想從下流。鳧水而過。一聲礮響。下游又有清兵殺來。
（回應前文）張格爾全軍慌亂。落河死者不計其數。遇春乘勢
收了喀什噶爾。（點清）開筵慶賀。長齡極口稱贊。說他勇冠諸
將。（不愧）遇春以爲平回如在返掌。宣宗又起甘肅提督楊芳
前往助戰。（兩楊又合轍矣）遇春與楊芳會克和闐。張格爾已
是走頭無路。便去暗結葱嶺浩罕部來誘清軍。（無策之策）清
軍那裏會得中計。只是一步一步的逼著他。張格爾到得此時。戰
也不是。和也不是。降也不是。（却是爲難）忽傳楊遇春奉旨回
陝。（怪事）沸沸揚揚。又說清兵全數撤回。（更是怪事）張格
爾叫細作探聽。衆口一詞。果然不錯。疑心陝甘教匪有變。便出兵
來襲清軍之後路。早被楊芳將張格爾擒獲。（出其不意）原來
楊遇春回陝。是宣宗的密旨。楊芳借此造個反間之計。散布謠言。

騙信了。張格爾（將在謀而不在勇於此益信）還虧回部酋長伊薩克暗中幫忙（伏後）楊芳將張格爾解交揚威將軍檻送至京。一路奏著凱歌復旨（何等有趣）宣宗御午門受俘。將逆回張格爾摘心致祭慶祥（這却何必）將士均一律陞賞。宣宗纔是第一次武功決計要顯輝一二命將平定回疆諸將繪像紫光閣（可謂繩其祖武）共有四十人之多。究竟是那些人呢。

揚威將軍大學士威勇公長齡 參贊大臣固原提督烏能伊

巴圖魯果勇侯楊芳 參贊大臣陝甘總督莽阿巴圖魯一

等男楊遇春 喀什噶爾參贊大臣阿勒精阿巴圖魯武隆阿

都統西朗巴圖魯威勇侯哈浪阿 護軍統領哈屯巴圖魯

阿勒罕保 提督銜署固原提督莽阿巴圖魯胡超 貴州提

督法福哩巴圖魯余步雲 庫爾喀喇烏蘇領隊大臣副都統

巴哈布 副都統奇成額巴圖魯蘇清阿 阿克蘇辦事大臣
副都統長清 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達凌阿 多羅郡王博
多武巴圖魯伊薩克 察哈爾都統格綳額巴圖魯安福 頭
等侍衛法式尙阿圖魯巴清德 喀什噶爾幫辦大臣副都統
銜果勒明阿巴圖魯額爾古倫 直隸提督強謙巴圖魯濟慎
吉林副都統薩奇克起巴圖魯吉勒通阿 安徽壽春鎮總
兵官伊清巴圖魯郭繼昌 陝西西固營都司卽補參將阿察
本巴圖魯段永福 頭等侍衛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德勒格
桑爾 頭等侍衛額圖渾巴圖魯華山泰 寧夏副都統沙噶
巴圖魯伊勒來阿 吉林協領剛安巴圖魯壽昌 黑龍江協
領喀勒崇伊巴圖魯鄂爾託彥 黑龍江協領阿勒金阿巴圖
魯金陵阿 黑龍江總管副都統銜凌舒阿 伊犁察哈爾總

管札布都勒噶巴圖魯烏齊拉爾 三等侍衛綽克託巴圖魯
得勝額 吉林佐領博啓巴圖魯烏清額 吉林佐領蘇彰阿
巴圖魯德成額 黑龍江佐領蘇爾巴圖魯占布 黑龍江佐
薩克巴圖魯阿勒吉訥 伊犁錫伯佐領齊朗阿巴圖魯德克
精阿 伊犁索倫副總管達哈遜巴圖魯哈丹保 伊犁錫伯
馬甲防禦銜驍騎校法福哩巴圖魯訥松阿 伊犁錫伯馬甲
防禦銜驍騎校西喇琿阿巴圖魯舒興阿 陝西馬兵升甘肅
寧遠堡守備西吉爾渾巴圖魯楊發 陝西馬兵升撫標左營
守備騰奇楚克巴圖魯田大武 欽差大臣直隸總督那彥成
此番四十個新像。威武奕赫。還添了兩個軍機大臣曹振鏞。大學
士王鼎。宣宗綸諭文武羣臣。算是盛典。（留付後人祇供一炬）回
酋伊薩克聽得繪像紫光閣。要來入覲謝恩。（師出有名）自然

特旨允許。從回部一路入關。所有沿途各官。都按著待郡王的儀注。出郊迎接。（未免過當）伊酋也視爲分所應得。略不在意。這日到了甘肅布政使請示總督楊遇春。也要照前話辦理。（未嘗不是）遇春道。這却無須。但看我行事罷了。（不知弄甚麼玄虛）布政使只得唯唯而退。次晨伊酋抵境。督轅忽傳大小武官聽令。各官摸不著頭腦。冠裳整肅。一班一班的參謁。（好威風）遇春只叫各官去。刀鵠立。自從轅門大門二門。一路上雁翅般排著。都是紅的藍的頂子花的藍的翎枝。臨風招颭。耀日鮮明。（煞是好看）各官依著軍令。只見大堂上豎起帥纛。令旗箭排列整齊。大家詫異得很。武巡捕拿了一枝令箭。向遇春銷差後面跟著。一個寶石頂開氣袍龍補雀翎的人。（試掩卷一猜）還有十餘個。從人也都都是紅頂那人。望見多少武官。不敢仰視。只望堂上疾走。

（何其膽小）堂上傳宣入見。那知只有一個虛座（又弄玄虛）仍由持令箭的武巡捕引導他入內。從人一律在外守候。伊酋到此時也不知是禍是福。好不容易進了幾重門。纔見一間小小書室。上面坐著的便是楊總督（從伊酋眼中寫出好）伊酋跨進門檻。便脫帽叩首（心悅誠服那得不爾）遇春叫小僮扶起。賜小杌令坐。拂髯向伊酋道：「吾老矣。視在回疆時如何（好會措詞）伊酋道：「更精神了。遇春又道：「汝亦老了。鬚髮盡白矣（待之如家人。父子言其老正以奪其氣也）吾輩受大皇帝厚恩。當思及時報稱。爲子孫計。毋生他妄想（前是暗諷。此是明說）遇春說一句。伊酋應一句。便叩首退出。各武官纔知便是郡王銜伯克伊薩克。一過蘭州。果然滅了。隨從十分之六（楊督固是老練。伊酋亦能恭順。國家全盛。應有此種氣象）到得內地。益發不敢驕蹇。照

例。見。過。宣。宗。賜。宴。賜。物。自。不。必。說。宣。宗。自。從。伊。曾。入。覲。之。後。西。北。算。是。安。靜。却。爲。著。廣。東。英。人。之。事。終。究。有。點。不。自。在。一。憂。勤。惕。厲。自。應。如。此。幸。虧。宮。中。子。孫。蕃。衍。嬪。妃。雍。穆。也。可。稍。自。解。慰。宗。人。府。因。爲。永。絲。奕。載。四。字。已。滿。請。旨。續。增。遂。圈。出。溥。毓。恆。啓。四。字。並。註。明。避。諱。筆。畫。後。人。有。詩。記。之。曰。

歡。傳。丁。卯。子。同。生。爲。召。申。繻。議。諱。名。快。寫。吉。祥。多。少。字。橫。鈎。豎。畫。記。分。明。〔弦。外。有。音〕

宣。宗。每。日。退。朝。還。宮。雖。有。皇。子。格。格。請。安。視。膳。所。有。章。奏。沒。一。件。不。是。自。己。過。目。〔確。是。賢。主〕。總。想。把。鴉。片。一。項。設。法。禁。絕。先。諭。各。關。海。口。拏。禁。夾。帶。〔好。主。意〕。奉。行。最。力。的。便。是。湖。廣。總。督。林。則。徐。這。林。總。督。是。個。福。建。進。士。做。過。一。任。杭。嘉。湖。道。〔前。有。阮。元。之。禁。煙。後。有。林。則。徐。之。禁。煙。寫。阮。元。是。虛。寫。林。則。徐。是。實〕。後。來。

由江蘇按察使升任江西巡撫。乃拜今職。屢次奏說鴉片不禁。國日貧。民日弱。數十年後。不惟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等語。（明見萬里迴異紙上空談）宣宗把他這幾句話。說在心坎兒上。立命林總督進京。陛見。到得叫起。這林總督又指陳剴切。情願力任其難。宣宗也相信得很。面受方略。佩帶欽差大臣關防。前往廣東查辦海口事務。節制廣東水師。（君臣魚水可見一斑）林大臣陛辭這日。早惱了一個宣宗倖臣。穆彰阿。（匣劍帷燈。應有此筆）這穆彰阿。最是奸險。恐怕林大臣奪他的寵。總要想個法子擺佈他。（一味小人行徑）林大臣公事公辦。到得廣東。見過督撫。便要商量杜絕鴉片。（不負委任）宣宗趁著林大臣起行。也降了一道諭旨道。

有人奏近聞英吉利國大船絡續在零丁洋及大嶼山等處停

泊名曰躉船（好新名目）凡販鴉片者一入老萬山先以三板船划赴躉船然後入口省城包賣戶謂之窰口（更新）議定價值因至夷船館兌價給單卽僱快艇至躉船憑單交土其快船名曰快蟹（尤新）亦名扒龍（尤新）礮械畢具每艇壯丁百數十人行駛如飛其船追擊不及（究竟曾否去過）各洋呢羽等貨稅課較重者亦多由躉船私行售賣等語（不但賣煙而且偷稅躉船計算却好）海防例禁綦嚴豈容售私漏稅且鴉片流毒內地迭經降旨嚴行飭禁自應實力查拏（可謂知本）務使根株淨盡若如所奏躉船之盤踞不歸快蟹之飛行迭送運輸內地愈禁愈多（言之慨然）各項貨物恃有躉船售私紋銀之出洋關稅之偷漏未必不由於此（再推一筆）著該督等卽將躉船設法驅逐快蟹嚴密查拏勿任仍

前停泊。致啓售私漏稅等弊。如或此驅彼泊。巧爲避匿。卽責成巡哨水師認真巡緝。從嚴懲辦。勿得稍有諱飾。（何等正大）

林大臣得了這道諭旨。益發做得銳厲。下令限英商三日內盡出所藏煙土。繳銷。（強人所難）英商那裏能彀遵辦。兩廣總督鄧廷楨。已將禁絕鴉片大概。飛章入告。宣宗批回。極爲歎賞。（也是應該）那知英人不肯繳煙。鄧廷楨左右爲難。與林則徐商議。決計發兵出城。包圍商館。（強權）英商身家性命。經不起一朝糜爛。只得繳出煙土一千三十七箱。（損失鉅矣）林大臣還不滿意。依然兵圍不退。英領事無兵無餉。又把林鄧截斷糧食。只得婉勸各商全數盡繳。前後計二萬三百八十三箱。（英國精華至此已盡。孰知仍我中國之金錢耶）林大臣這一歡喜。非同小可。（果然辦到其喜可知）親自馳往虎門驗燬。奏摺中有鴉片一日。

不絕。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終始云云。（心精力果其識可取其膽更可取）宣宗自然說他忠君愛國。穆彰阿最想不到此事果然做成。若再遲一著必定爲他所算。連忙召集一班旗人耆英琦善。要想翻案。（物必自腐而後蟲生。有一個穆彰阿在朝。林鄧豈能立功哉）耆英等叫他暫且等待。林大臣到此地位。自然格外興頭。帶著文武大小人員。駐紮海岸。先是鄧總督傳諭番南兩縣。在隄上分鑿方塘。縱橫五十五丈。（匪夷所思）前設涵洞。後通水溝。將鹽滷徐徐灌足。三聲礮響。林大臣入了座位。只見岸上堆著鴉片箱子。如同層岩疊壑。（也算奇觀）林大臣親勘一周。傳令舉火。只見白霧蔽天。黑汁流地。有餘不盡的。盡行侵入涵門。沸以石灰。英商來觀的也。個個搖唇吐舌。三日三夜纔算燬畢。（餘勇可賈）後人有歌單紀其事曰。

估帆獵獵入海來。金甌鎖鑰爲誰開。虬髯碧眼善攫利。烏香有藥稱異材。（起筆突兀）稅吏上下代爲手。分得肥資不脛走。蔓延內地徧嗜痂。酒後茶餘苦相侑。（曲折有致）天家禁令如弁髦。瀛壖一夕千百劔漏卮。已向尾閭洩太阿。到此都倒操。（可爲長歎）侯官制府人中傑。一檄飛行羣膽懾。岷岡何計。玉石焚毒霧妖氛。一朝息吁嗟乎。涓涓不塞成流泉。中原億萬輸金錢。（一字一淚）財盡民瘠苦未盡。一轉飈輪六十年。（柄政者誰能無一慨）

林大臣回到省城。接二連三的上諭。仍舊許英人照常貿易。（以安其心）照刑部所定查禁鴉片章程。三十九條。異常嚴厲。英人料定鴉片萬難規復。經不得林大臣又早上一本。晚上一本。說英人仍裝鴉片。希圖再售。（雖是除惡務盡。也是逼人太甚）宣宗

聽了林大臣的話。嚴旨詰問英國。英人已在粵海一帶泊船發礮。
（挺而走險）林大臣還要奏停通商。將高廉道專駐澳門辦理
夷務。宣宗更命祁寯藻等到福建查辦。即將鄧廷楨調爲閩督。廣
東的善後盡行交與林大臣一手經理。（得君之專行政之久。林
大臣當有以報之）林大臣只主開戰。乘英國船來至海口。密派
提督關天培帶領大船將貨物船隻盡皆燒燬。（事雖過激。心實
無他）英人愈加銜恨。曉得廣東無隙可乘。改道趨入閩浙一路。
不到幾日。浙江定海。福建廈門先後戒嚴。宣宗詔鄧廷楨。余步雲
援浙復命。大學士伊里布到浙查辦。正是
已見戰雲垂水立。又傳使節戴星來。
畢竟伊里布到浙如何辦法。且聽下文分解。

伊里布。懂得什麼。烏爾恭額。更懂得什麼。便是裕謙。亦懂得什麼。浙江之敗。於滿人中。只死了裕謙。其餘皆漢三總兵也。論者皆謂。余步雲。通夷所致。故英兵由定而鎮。由鎮而寧。如入無人之境。其實。旗將昏庸。驕蹇。必有啟人輕視者。福康安之待柴大紀。其一證也。余步雲。固不可恕。吾卻不恕伊烏諸人。英人之怕林。則徐怕他。備戰更怕他。備戰居然敢戰。橫當山排礮。是何等鞏固。獅子洋校閱。是何等威武。澳門之焚去汽船。是何等敏捷。若非則徐。便防務不撤。亦必爲英人所乘。况琦善耶。宣宗於粵事。先用琦善。再用奕山。復用耆英。終究重滿輕漢。粵事一去。大局騷然。穆彰阿。固然蒙蔽。宣宗亦太不擇人。於浙事。死三總兵於粵事。死一提督。然三總兵之死。裕謙猶爲具摺。請卹。一提督之死。琦善竟說查無下落。裕謙還勝琦善一。

籌。

或問宣宗議和之舉。其本心耶。非本心耶。曰宣宗亦並沒有把握。林則徐。成王鼎死。宣宗亦隨穆彰阿。行。事。而。已。什。麼。用。平。日。禮。還。被。俘。人。於。清。國。尚。無。甚。大。損。這。開。五。口。割。香。港。明。明。是。逼。人。難。堪。况。且。軍。費。千。二。百。萬。鴉。片。賠。償。費。六。百。萬。生。將。中。國。金。錢。流。入。外。洋。那。得。不。氣。不。恨。然。而。耆。肆。於。外。穆。閔。於。內。宣。宗。也。真。是。沒。法。

李文成。林清。傳教。河南。巡撫高杞。置若罔聞。洪秀全。楊秀清。傳教。廣西。巡撫鄭祖琛。又置若罔聞。然李林之亂。猶易撲滅。洪楊則蔓延十餘載。蹂躪十餘省。皆祖琛一人。先尸其咎。但觀洪楊之始。不過一米賊張魯妖民王則之。行徑耳。卒能流毒至是人耶。天耶。即洪楊。恐亦不能預料。

話說伊里布到得浙江，與鄧廷楨會銜入奏。總說英國兵船何等利害。英國兵士何等勇猛。（好一個英國說客）南至石浦，北至乍浦，沒一處不有英兵。宣宗想不到英國這樣利害，還不知道廣東鬧得怎樣。（應該注意）那知林總督從虎門到橫當山，全用鐵練木筏領著，將三百餘位大礮，排列兩岸，戰船六十，火舟二十，小舟百餘，壯丁五千，一律備戰。（大有鐵鎖橫江之概，則徐確是將材）親自帶了部下，逐日赴獅子洋校閱。英兵看了這種形式，未免有點不寒而慄。印度水陸軍隊已到在澳門，尙未泊定，早被林總督的火船橫衝直撞，焚去汽船兩隻。（殺了馬威）英國兵頭看得不是事，料定廣東不能取勝，一路趕到廈門，又是一個敗仗。（廈門未嘗無備）不得已，折回舟山，並無一兵一卒到得定海。攻破浙江官員纔知道來的是英國兵。（可謂昏聩糊塗）

縣裏詳府。府裏詳省。浙江巡撫烏爾恭額。張皇得很。飛章入奏。經不得伊里布。也是不識時務的人。說得英人天花亂墜。畢竟也不。知英國有幾隻船。有幾個兵。（罵得痛快）還算餘姚縣知縣。督同鄉勇。獲著一員女將。及幾十個英兵。偏偏又辦理得不善。伊里布反說。知縣多事。要他到英艦去謝罪。（益發昏聩糊塗）英人也不管這種事。只是死踞定海。叫伊里布轉奏通商。伊里布也沒。有這樣膽。英人料定他是不中用的。（見林則徐便怕見伊里布。便笑英人未嘗不識人）便逕往天津投書講和。直隸總督琦善。原是穆彰阿一黨。乘此要傾翻林總督。不論來書怎樣話頭。總說英人一味求撫。從前都是則徐召禍。（好會說話）宣宗看了來款六條。一償還貨價。二開放廣州廈門福建寧波上海爲商埠。（侵我土地）三兩國交際。用對待之禮。（削我體制）四賠償兵

費（損我金錢）五不得以英船夾帶鴉片。累及英商（此說最正可知英人並不以鴉片販賣爲然嗣後中國之流行鴉片仍是中國自取之咎也）六盡裁洋商所用經理之華人。宣宗本要嚴旨拒絕。經不得大學士穆彰阿左一句。右一句的說。纔算復了英人。幾句話說將來。欽派大臣前往廣東查實。後再治林則徐之罪。（讒人高張士賢無名爲之一慟）穆彰阿暗嗾琦善奏參則徐。果然派了琦善做兩廣總督。則徐革職自効。（穆彰阿真誤國庸臣也。大事從此去矣）英人聽得則徐已經去位。這琦善懂點什麼。欺他。是個滿洲官兒。益發得步進步。（又是一個伊里布）琦善到得廣東。將則徐所辦的防務一概裁撤。（這不是與則徐鬪氣真與宣宗鬪氣）英人日日催逼。居然允償煙價七百萬元。但不允開商埠。那知英人還要在六款之外。要求割讓香港。（可謂

無理取鬧）琦善游移未決。英艦已攻進虎門。占據大角沙角礮臺。（問你防務撤得撤不得）琦善被他一嚇。不待奏聞。宣宗商埠也允開了。香港也允割了。英人只要交還定海。（毫無主意。琦善可憐）英人快活得很。便在香港建造房屋碼頭。琦善還把英人強橫情形。添了許多假話去騙宣宗。宣宗那裏肯受。要把琦善賜死。穆彰阿做好做歹。總算革去大學士。拔去花翎。（可爲則徐吐一口氣）英人見兩廣總督已換了程喬采護理。又派了御前大臣奕山爲靖逆將軍。提督楊芳。尙書隆文爲參贊。料定宣宗主戰。趁著海防未曾修復。急從虎門駛入。這時六國無主。單靠著水師提督關天培。左架右擋。（勇哉天培）如何支持得住。身中礮彈力竭。陣亡。琦善還奏他不知下落。（真不知是何肺腑）後來粵紳表白。纔得賜諡忠節。英人打敗了關天培。益發肆無忌憚。一

個將軍。兩個參贊。只有楊芳。還算有點經驗。卻是善辦。苗務也未
必善辦。夷務。廣東鬧得一團糟。浙江的警報。又復日緊。一日（沒
興一齊來）宣宗召還伊里布。調去烏爾恭額。以劉韻珂爲巡撫。
兩江總督裕謙。統辦浙軍。在宣宗的意思。終究不曾想和。只是一
班領兵。大臣沒一個爲國家掙點面子。這日朝罷回宮。各路本章
如同雪片。批一摺。歎一口氣。看一本皺一回眉。不知不覺。已是三
更時候。有個寵妃向來隨侍在側。（也有紅袖添香之趣）看見
宣宗深夜不睡。催促了幾次。宣宗只不理他。這寵妃仗著平素嬌
憨的性兒。把宣宗寫好的硃諭一概撕作紙條兒。宣宗笑了一笑。
（可謂恃寵而驕）立起身來。叫寵妃先去安睡。寵妃興兜兜的
去了。（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於此可見）宣宗忙傳太監宣召值
班侍衛。封了一口劍。命太監帶往某宮。取某妃首級。後人有詩記

事道。

罡風吹入蕊珠宮。玉隕香消頃刻中。畢竟君王非好色。曇花散作可憐紅。（其實可憐宣宗太殺風景矣）

宣宗自從殺了寵妃。益發與穆彰阿親近。廣東兵事大半被奕山阻住。（又是一個琦善）雖然仍舊起用則徐。如今是受人節制。比不得從前獨斷獨行。（確是實情）前後同楊芳商量固守的辦法。奕山忽然帶了水勇去打英艦。（視兵如戲焉得不敗）反被英人打得一敗塗地。奕山轟不掉。英人反去傷了美人。（又惹起一種交涉來）英人藉口釁自我開。將各礮臺拆得落花流水。奕山派員往議停戰條約。（火燒眉毛且顧眼下）一條是除煙價外再償兵費六百萬元。一條是清兵退出屯城北六十里。一條是香港割讓與否。日後協商。一條是英兵退出虎門。（四條只爲得

這一條）先在粵關藩運各庫湊足四百萬。令各行商代籌二百萬。（與琦善一樣大膽）廣東紳民向來是佩服林則徐的。看得奕山如此舉動。大動公憤。乘英兵退出之際。圍攻夾擊。奕山弄得如同木偶一般。（好無用）英人又爲著香港不曾割讓。重入海口游弋。廈門總督顏伯燾略無布置。被英人闖進內池。裕謙在寧波聞變。密調定海鎮總兵葛雲飛。處州鎮總兵鄭國鴻。江南壽春鎮總兵王錫朋。分道死守。（尙有部署）三總兵到了定海。葛王在竹山門堵定。以禦英艦。（亦有計畫）裕謙料定三總兵都是戰將。親在寧波鎮海一路巡哨。單有提督余步雲。事事規避。不是推說有病。便是託言有事。（狡哉步雲）裕謙也略有點猜透。約他到鎮海城隍廟誓師。步雲起先答應。這日天未破曉。裕謙率領大小三軍排著欽差儀仗到了廟裏。一疊連聲去請提督余大人。

(裕謙心細)步雲叫差官上復欽差道是足疾裕謙不肯答應步雲只得到來提督見了欽差自然要完他體制步雲只說不能下跪對著裕謙異常倨傲(有恃無恐)到得牲醴既備裕謙冠服再拜步雲也說不能下跪(好做作)只在誓書上蓋了一顆浙江提督的印大眾一閱而散裕謙覺得步雲有了異志自願一死報國(頗有天良)只是催著三總兵速行攻打忽然報鄭國鴻擊沈英船忽然報葛雲飛殺退英兵(伏後)裕謙只在營裏同幕僚商議軍務探子密稱鎮海招寶山挂起白旗(怪哉步雲)這招寶山是浙海門戶有金雞山笠山的險要明朝戚少保題曰平倭第一關此時卻是步雲守著(點清)裕謙當用遠鏡測望果然有白旗一面插在臺上正要派員往問定海敗兵聲稱英兵從閒道攻破竹山葛總兵被瞰洞胸而歿(雲飛死節從敗兵一

面補出妙妙。王鄭兩總兵亦力竭陷陣。裕謙頓足痛哭。便問三
 總兵。忠骸敗兵。說道只有葛總兵死在東嶽宮。已由他的愛妾率
 領。姬侍殘卒。夜入英壘。奪回其餘。已不知去向。葛總兵有妾較
 明季沈雲英尤勝一籌。汪芙生孝廉爲製葛將軍妾歌曰。
 舟山潮與東溟接。戰血模糊留雉堞。廢壘猶傳諸葛營。行人尙
 說張巡妾。一起超脫。共道名姓越國生。苧蘿村畔早知名。
 自從嫁得浮雲壻。到處相隨卻月營。敘事莊雅。清油幕底
 紅燈下。緩帶輕裘人雋雅。月明細柳喜談兵。日暖長隄看走馬。
 閒閒著筆妙有步驟。一朝開府海門東。歌舞聲傳畫角中。
 不問孤軍懸渤海。但思長劍倚蠻峒。徐徐引入新聲。休唱
 丁都護。金盒牙旗多內助。虎幄方吹少女風。鯨波忽起蚩尤霧。
 一軍如雪陣雲高。獨鑿凶門入怒濤。誰使孝侯空按劍。可憐光

彌。竟。抽。刀。（下語如鑄）淒涼東嶽宮前路消息傳來淚如注。
三。千。鐵。甲。盡。倉。皇。十。二。金。釵。齊。縞。素。（加倍寫法）繡旗素鉞
雪。紛。紛。報。主。從。來。豈。顧。勳。已。誓。此。身。拚。一。死。頓。教。作。氣。動。三。軍。
（何等義烈何等神勇）馬蹄溼盡胭脂血戰苦綠沈槍欲折
歸。元。先。軫。面。如。生。殺。賊。龐。娥。心。似。鐵。（勁句）一從巾幗戰場
行。雌。霓。翻。成。貫。日。明。不。負。將。軍。能。報。國。居。然。女。子。也。知。兵。（可
稱詩史）歸來腸斷軍門柳犀鎧龍旂亦何有不作孤城李侃
妻。尙。留。遺。恨。韓。家。婦。還。鄉。著。取。舊。時。裳。粉。黛。弓。刀。盡。可。傷。風。雨。
曹。蛾。江。上。住。夜。深。還。夢。故。沙。場。（去路悠遠）

裕謙聽了敗兵的話便教拔營去守鎮海誰知走不上幾里招寶
山金雞山笠山各臺盡爲英兵所佔（何其容易）提督余步雲
逃回寧波裕謙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即飛章自劾再將始末情形

咨行浙撫劉韻珂並將三總兵請卹（只好如此辦法）裕謙一路退英兵一路追逼得他走頭無路便在洋池內投水自盡（還算肯死勝於琦善奕山多矣）諸將救到餘姚已經不省人事劉韻珂據實上聞即改派奕經爲揚威將軍赴浙籌辦（又是奕山）英人連陷寧波府城紹興一律戒嚴溫台各處均有英艦（養癰成患一至於斯）兩江總督又奏上海失了閩浙總督又奏福州危了宣宗左右爲難仍舊聽信穆彰阿的話（始終不變）起用耆英會同牛鑑伊里布督辦長江軍務耆英更比琦善不如一味恫喝宣宗（人而無恥胡不遣死）並代英人陳奏條約牛鑑又請援照緬甸辦法罷兵許其朝貢（擬不於倫）宣宗漸肯答應穆彰阿又爲耆英說些好話早惱了一個大學士王鼎屢次斥辱穆彰阿穆祇笑而不答（林甫口蜜腹劍不過如是）到得兵敗

議撫愈加憤懣。這日同時召見。王鼎厲責穆彰阿。道：「林則徐之賢。汝何故必令遣戍新疆？是直宋之秦檜。明之嚴嵩耳。行見天下事皆壞於汝手。」（詞嚴義正）穆不敢與辯。只以目視宣宗。宣宗道：「卿醉矣。」（和事天子）命內侍扶出殿廷。王鼎還要強諫。宣宗拂衣而入。王鼎回家。便將穆彰阿如何欺君誤國。林則徐如何誣罪蒙冤。足有五萬餘言。寫成一表。（以身殉國可稱賢相）夜間自經而歿。王鼎的子弟也不曉爲的什麼事。照例要奏聞驗視。然後解縊。不道穆彰阿信息甚長。密遣門客前往索觀遺摺。門客知事不妙。便道：「昨日上怒未解。若以此摺進奏。不特尊公卹典不可得。汝亦終身廢棄。不如攔置。」（數語宛然欺待童騃）王家正在亂亂轟轟。也相信他是好話。始終改了遺疏。託言暴疾。穆彰阿還擬了卹典。賜給王鼎一場大禍。穆彰阿已是冰銷瓦解。宣宗還困在

夢裏王鼎總算白白死掉（不是寫王鼎之愆是寫穆彰阿之奸不是寫王鼎之愚是寫穆彰阿之巧穆彰阿更勝和珅一倍）穆彰阿去了王鼎益發無所顧忌暗授意旨叫耆英牛鑑力持撫議偏是廣東的靖逆將軍奕山浙江的揚威將軍奕經一無作爲（罵盡旗人）浙撫劉韻珂又遠水救不著近火英人總以撫議一日不成戰艦一日不退便有人做了一聯嘲笑兩將軍道

揚威威不揚靖逆不靖兩將軍難兄弟

定海海未定寧波波未寧一中丞憂國憂民（巧不入纖諷不

傷雅）

宣宗不得已叫耆英牛鑑會同英國領事濮鼎查逐條磋商濮鼎查其勢洶洶耆英一味退讓仍照琦善舊議（後先同揆可勝太息）即將所定條約錄其大概如下

一 清英兩國。將來當維持和平。（何消說得）

二 清國政府。向英政府納（是否從富弼處脫胎）軍費一千二百萬元。鴉片賠償六百萬元。限一千八百四十五年清付。（元氣索矣）

三 開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港。許英人通商及居住。（門戶開矣）

四 香港讓與英國。（土地割矣）

五 放還被俘英人。

六 戰役中英人所役華人。一律免罪。（法律弛矣）

七 兩國往來文書。用平行款式。

八 條約批准先交六百萬元。英國撤兵。（此與城下之盟何異

清之不國自宣宗始而實誤於穆彰阿琦善耆英輩此後變

本加厲皆以此約爲根據哀哉）

大清國欽差大臣。與大英國全權使臣。雙方互換條約。英兵果然不到幾時。一律退盡。定海上海虎門等口。交還清國。（英人卻不失信）者英以爲莫大之功。所有夷務。莫不叫者英酌辦。海外各國。看得英國占了頭籌。美利堅法蘭西比利時和蘭普魯士西班牙。葡萄牙那個不要分嘗一釐。（利益均沾並非過當）者英等只求沒事。無不奏請允從。真是萬國衣冠來朝。旒冕一堂。樽俎永息。干戈說不盡昇平氣象。（者英確是功臣）宣宗奉著太后。依然開恩科。謁皇陵。都是穆彰阿代爲畫策。總說外國無事。可以一了百了。終究這班教匪拿的拿。殺的殺。那裏能殺淨盡。（亦是常情）況且官逼民反。那一處不是這樣說。從前四川湖北河南陝西等省。教匪鬧了大亂子。總算沒有延到廣西。如今廣西巡撫鄭

祖。琛。一。無。作。爲。（與從前河南巡撫相似）餘黨改變名目又弄出上帝教來。這上帝教有什麼天父火華。天兄耶穌（慟恍離奇）那教主便是廣東花縣的洪秀全（好一個偉大人物）秀全本是村學究。假託天父次子。稱爲天弟。（好怪名目）所有真言寶誥。大都鄙俚不堪。只是勸人入教。每年輸銀五兩。（與聞香等教約略相似）秀全卻鑄成一隻鐵香爐。說道可駕海避難。（純是斂錢手段）卻勾結了楊秀清馮雲山朱九濤在各村傳教。（更比林清等不如。直是沿門託鉢）妄言人欲升天。須迎天弟。總可死後受福。如不從者。必遭天誅。（又像張角又像張魯此等話頭。居然騙得人相信。真是劫運使然）一傳兩。兩傳三。來歸的漸有數百。秀清比秀全來得滑脫。趁著各村創辦團練。他便發出揭帖。邀人會議。（好機會）秀清本有點名聲。是日不期而集者數十。

村落秀清在金田村演說教旨。衆人見他身軀魁幹，議論發皇，都一心想推戴他。（人心思亂，夫復何言）秀清還有兩個幫手，一個是桂平章輝，一個是貴縣石達開。（點得明白）秀清講教原是假的，不過試試各村的動靜，照此看來，卻有幾分可望。便與洪秀全商議密圖起事。鄭巡撫天高路遠，一概不聞不問。（尸位素餐，亦知愧否）洪楊勢力逐漸膨脹起來，宣宗那裏得知，便是鄰省有點子奏報，也被穆彰阿遏住。宣宗每年打幾回圍，藉以消遣，卻最愛的是皇四子奕訢，皇六子奕訢，得寵還在奕訢之上。故打圍必令兩皇子隨行，穆彰阿巴結奕訢，總想顧念後路，奕訢的師傅杜受田自然注意學生。（都是人情，並不足怪）曉得儲貳未定，預囑奕訢以後打圍，勿發一槍一矢，並約束從人勿捕一生物。（奇想天開）若到圍完復命，但說時當春令，鳥獸孕育。

不忍傷生命以干天和。且不以弓馬之長與諸弟競爭等語。（不愧師傅）皇四子果然謹遵師命。宣宗大爲歎服。說皇四子有人君之度。（一驢一信杜受田勝過楊修）從此便決意傳位奕訖。卻仍遵著定例書名。鍵匣。宣宗卽位。本也有四十歲。三十年來。單把英國的事鬧得頭昏腦脹。雖然議和立約。終不是高興的事。又值皇太后崩逝。不無傷感。（內憂外患相逼而來）奄奄臥病。已及數月。穆彰阿變亂朝政。任用私人。並不把皇子放在眼裏。（取死在此）宣宗只是在宮調治。廣西信息已是不可收拾。鄭祖琛那裏還敢進兵。不知誰人傳把宣宗聽得。宣宗閉目搖首。急召宗人府宗令載銓。御前大臣載垣。端華。僧格林沁。軍機大臣穆彰阿。賽尙阿。何汝霖。陳孚恩。季芝昌。總管內務府大臣文慶進來。正是

萬里虎狼偏逆命。兩行鷓鴣共趨朝。

畢竟宣宗爲著何事。且聽下文分解。

清代演義卷十

第六十二回 翻舊案穆相遭禡 下長江錢生獻計

仁宗誅和珅曰。若皇考早燭其奸。必誅戮以謝天下。是爲高宗。掩過也。文宗罷穆彰阿曰。若使聖明早燭其奸。則必立置重典。斷不姑容。是爲宣宗。掩過也。其實和珅在高宗時。不過溺於權。賄而穆彰阿則反對林則徐。反對王鼎。於琦善耆英牛鑑輩。又若倚如長城。專以媚夷爲事。是以天下爲孤注之一擲耳。穆之罪。浮於和文宗。僅革職不用。猶是故縱。穆彰阿。洪秀全兩道告示。仍挾著官逼民反。爲宗旨。上帝教固教匪之變相。不過依託天主耶穌以爲招牌耳。曰天父。曰天兄。曰天弟。曰天國。曰天王。曰天兵。無往而不用天。究竟天能管得到秀全。

否。惟以區區土匪。小小教徒。竟能號召至此。這卻是天所主。烏蘭泰斬韋亞孫。賽尙阿在泉州大捷。江忠源在永安大捷。連秦定也連勝七次。洪大全擒馮雲山。蕭朝貴歿。洪楊聲勢爲之一挫。斯時天果厭亂。鄒巡撫吳藩司馬副將。足以了賊矣。詎意烏都統一殞。余提督萬清。李知州啓詔。或逃或殉。而賊蹤始及於湘東。駱巡撫驅而遠之。從此岳州漢陽不可收拾。雖博勒恭武。敗績之罪。然常撫之漫無呼應。示不能無咎焉。武昌失而金陵危。百向榮何益哉。

錢江謁秀全曰。不若舍西而東。取金陵爲腹心之地。是明明以江南半壁限秀全。錢江猾者。何以如是。豈天奪之魄耶。石達開老於經驗。亦隨著錢江贊成其事。豈亦天奪之魄耶。蓋錢江觀其告示中有曰。東南底定。戮力北燕。緩急之中。南在先而北在。

後。揣摩。迎合。故創此言。而秀全且曰。天兵宜席捲十八省。豈肯戀南京之地。其志遠矣。乃卒從錢策。溺於苟安而已。或曰。錢江爲清帥所使。借此策以緩其北上者。理或然歟。

話說召進諸王大臣。傳命往取鑄匣。奕訢奕訢奕訢等。莫不墮淚。諸臣宣讀手詔。以奕訢爲皇太子。（石頭放下矣）並封奕訢爲恭親王。並發出御書硃諭四條。謙德儉德。度越前古。後人有詩弔之曰。

風木悲深倦。倚廬淚枯應。自泣皋魚諸臣顧。命彌留際同啓宸題。一紙書。（宣宗遺德足爲一代矜式）

宣宗旣崩。卽以奕訢繼位。是爲文宗。以明年爲咸豐元年。文宗對於從前英國一案。素不以耆英穆彰阿爲然。（根本之論）此時宣宗宴駕未久。外人又來尋釁者。英一味幫著外國的廝混。（故

智未改。文宗益發不自在。况且廣西洪楊等攻州打縣。只靠着向榮一枝兵。確是可慮。兩廣總督徐廣縉又不能遏制。只好飛召林則徐帶兵前往。則徐在伊犁帶罪修城。宣宗已賞他四五品京堂候補。補一筆好。此時在籍奉到諭旨。扶病起程。日行百餘里。到得潮州。暫駐。忽然北京傳出一道上諭。及身親見天理不爽。纔知穆彰阿得了革職處分。耆英以員外郎降補。果有今日。頗知賢佞。諭曰。

任賢去邪。誠人君之首務也。去邪不斷。則任賢不專。老辣。方今天下因循廢墜。可謂極矣。吏治日壞。人心日澆。是朕之過。然獻可替否。匡朕不逮。則二三大臣之職也。穆彰阿身任大學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難。其愼。同心同德。乃保位貪榮。妨賢病國。罪狀如畫如話。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僞學僞。

才。揣。摩。以。逢。主。意。從。前。夷。務。之。興。穆。彰。阿。傾。排。異。己。深。堪。痛。恨。
 (說到本題)如達洪阿姚瑩之盡忠宣力有礙於己必欲陷
 之。耆。英。之。無。恥。喪。良。同。惡。相。濟。盡。力。全。之。(更深一層)似此
 之。固。寵。竊。權。者。不。可。枚。舉。我。皇。考。大。公。至。正。惟。知。以。誠。心。待。人。
 穆。彰。阿。得。以。肆。行。無。忌。若。使。聖。明。早。燭。其。奸。則。必。立。置。重。典。斷
 不。姑。容。(與仁宗誅和珅同一措詞)穆彰阿恃恩益縱始終
 不。悛。自。本。年。正。月。朕。親。政。之。初。遇。事。模。稜。緘。口。不。言。(罪一)
 迨。數。月。後。則。漸。施。其。伎。倆。如。英。夷。船。至。天。津。伊。猶。欲。引。耆。英。爲
 腹。心。以。遂。其。謀。(罪二)欲使天下羣黎盡遭塗炭其心陰險
 實。不。可。問。潘。世。恩。等。保。林。則。徐。伊。則。屢。言。林。則。徐。柔。弱。病。軀。不
 堪。錄。用。(罪三)及朕派林則徐馳往粵西剿辦土匪穆彰阿
 又。屢。言。林。則。徐。未。知。能。去。否。僞。言。熒。惑。使。朕。不。知。外。事。其。罪。實

在。於。此。一。罪。四。一。至。若。耆。英。之。自。外。生。成。畏。蕙。無。能。殊。堪。詫。異。
一。總。一。筆。一。伊。前。在。廣。東。時。惟。抑。民。以。奉。夷。一。知。臣。莫。若。君。一
罔。顧。國。家。如。進。城。之。說。非。明。驗。歟。上。乖。天。道。下。逆。人。情。幾。至。變。
生。不。測。賴。我。皇。考。燭。悉。其。僞。速。令。來。京。然。不。卽。予。罷。斥。亦。必。有。
待。也。一。面。面。都。到。一。今。年。耆。英。於。召。對。時。數。言。及。英。人。如。何。可。
畏。如。何。必。應。事。周。旋。欺。朕。不。知。其。奸。欲。常。保。祿。位。是。其。喪。盡。天。
良。愈。辯。愈。彰。直。同。狂。吠。尤。不。足。惜。一。斷。語。一。穆。彰。阿。暗。而。難。知。
耆。英。顯。而。易。著。然。貽。害。國。家。厥。罪。惟。均。若。不。章。國。法。何。以。肅。紀。
綱。而。正。人。心。又。何。以。使。朕。不。負。皇。考。付。託。之。重。歟。第。念。穆。彰。阿。
係。三。朝。舊。臣。若。一。旦。竟。置。之。重。法。朕。心。實。有。不。忍。著。從。寬。革。職。
永。不。敘。用。一。比。之。仁。宗。誅。和。珅。寬。縱。多。矣。一。耆。英。雖。無。能。已。極。
然。究。屬。迫。於。時。勢。亦。著。從。寬。降。爲。五。品。頂。戴。以。六。部。員。外。郎。候。

補。(便宜他了)至伊二人行私罔上乃天下所共見朕不爲已甚姑不深問辦理此事朕熟思審度計之久矣實不得已之苦衷爾諸臣其共諒之。

則徐看罷上諭一笑而逝。(死得其所)秀全本來極怕則徐聽得廣寧行台則徐已經不起臨終還呼星斗南三字。(與宗留守三呼渡河相似)秀全仗著秀清等一般扈從又得了洪大全辦理文牘。(也是應運而生)徑由金田出關到大黃江把守要口向榮移兵進攻殺二百餘人乘勝再戰守備王崇山等十二人陣亡秀全大喜曰妖兵連斃十二將是天父助我取天下也。(一派妖言)遂號太平天國位號曰太平天王。(草寇行徑)封楊秀清爲東王蕭朝貴爲西王馮雲山爲南王韋昌輝爲北王石達開爲翼王洪大全爲天德王其餘封爲軍師丞相。(遠不如吳三桂

近不如林爽文此等封號不值一晒。蓄髮易服。旗號用龍。石達開撰檄文分布四方。其詞曰。

奉天承運。太平國總理軍機。天下大元帥。萬歲洪。爲愷切曉諭。伐暴救民事。不倫不類。照得天下貪官。甚於強盜。衙門酷吏。無異虎狼。俚俗皆由人君之不德。遠君子而近小人。賣官鬻爵。壓抑賢才。以致世風日下。上下交征。富貴者稔惡不究。貧窮者含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髮指。毫無宗旨。卽以錢漕一事而論。近加數倍。三省之糧。免而復征。民之財盡矣。民之苦極矣。原來爲此。我等仁人義士。觸目傷心。故將各府州縣之賊官狼吏。盡行除滅。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刻下天兵雲集。廣西已定。湘鄂二省。以及江西江南一帶。不得不先行曉諭。凡我百姓兄弟。不必驚慌。其如奸淫擄掠何。農工商賈各安。

生業。富貴者須備辦糧物。助我兵餉。多寡數目。親自報明。各給回借券。以憑日後清償。（好聽）爾等如有勇力者。智勇者。宜同心協力。共襄義舉。候太平之日。各予榮封。（更好聽）現在各府州縣官員。逆吾者斬。順吾者生。著先赴還原籍。聽候他日起用。（還要好聽）其餘豹狼差役。概行剷除。懸首示衆。恐有流賊土匪。准爾等指名報稟。俾加懲治。倘有鄉民。敢助清官爲虐。以敵吾之士卒者。無論各府州縣村鎮。天兵所到。必予誅夷。凜之慎之。毋違特示。（仍是一派妖言）

檄文貼出以後。秀清便捨了金田。分攻桂平。貴武。宣平等縣。馳入泉州。（秀清亦有算計）只是避掉向榮。張必祿二人。文宗自則徐死後。料定無人能敵洪楊。不得已詔以兩江總督李星沅暫代徐職。（一路）另差大學士賽尙阿。率領都統巴清。副都統達洪

阿帶著京營精兵來圍泉州。(又一路)賽尙阿又募著廣潮川楚之兵。檄催各路將士速行進攻。果然廣州副都統烏蘭泰斬了韋昌輝之弟韋亞孫。(一路勝)總兵秦定伏兵破敵七次。(又一路勝)還有新寧江忠源辦的團練。異常奮勇。又在永安勝了一陣。(又一路勝)洪秀全此時退新墟。棄永安。急急如喪家之犬。茫茫如漏網之魚。(反寫秀全正爲後文伏線)好容易逃到莫家村。又被烏都統用了地雷打敗。只得另圖大舉。不料天德王洪大全又被清軍捉住。(沒興一齊來)秀全要想率衆截却。這解交獻俘的主事丁守存管得異常嚴密。無從下手。大全坐船亦望有人救應。烏都統令各站兼程並進。不到八日。已抵長沙。大全曰。吾命休矣。(可憐語)乃題詞扇頭道。

寄身虎口運籌工。恨賊徒(自稱爲賊亦堪一噓)不識英雄。

漫將金領縮飛鴻。幾時生羽翼。萬里御長風。一事無成人已死。
壯懷要問天公。六韜三畧總成空。哥哥行不得。淚灑杜鵑紅。
詞頗激昂慷慨。

秀全遭此大挫。派馮雲山直犯桂林。向榮提兵往援。傷四總兵。烏
蘭泰聞之。泣對將士。以刀刺臂。灑血呼將士共飲。誓師赴援。
壯哉烏都統。令江忠源圍住永安。親率一軍趕到桂林。離城六十
里。在六塘墟地方與賊血戰。中砲陣沒。
哀哉烏都統。忠源聞警。晝夜馳至桂林。三戰三捷。
忠源不弱。雲山北入全州。將攻湖南。忠源至蓑衣渡。絕其去路。戰兩晝夜。砲斃馮雲山。
可爲烏都統復仇。詔江忠源以解圍功。擢升知府。馮雲山死後。秀全命
楊秀清犯桂林。攻了一月。秀清引殘卒回營。秀全見殘卒皆焦頭
爛額。問何以被敗。
寫秀清之敗不用直筆便佳。秀清道城中

有妖官巡撫鄒鳴鶴。藩司吳鼎昌。副將馬龍開。晝夜把守。天兵登象鼻山。開砲城中。靜守不動。天兵又用雲梯攀城。城中燒熱油澆下。又以大竹製呂公車。高與城齊。奮呼登城。以長竿縛火把向下。燒我天兵。只得退還。桂林守城之法。又從秀清口中補出。毫不費力。秀全歎道。天德。王若在。大有曹操歎郭嘉之狀。吾無患矣。今惟有入永安。可圖進路。遂分衆取道州。已入永安。湖南提督余萬清。棄道州城。連失桂陽。沒用傢伙。賊衆入桂陽。正在擄人掠食。忽聞江忠源來戰。急忙棄城而遁。金兵怕岳大有此狀。回轉郴州。忠源追到郴州。這郴州却當湖廣之衝。商賈咸集。賊據其地。聲勢大振。忠源會諸將。壁其三門。偏是秀全在桂陽州。穿了地道。暗伏地雷。殺了知州李啓。詔轉破柳州。爲之一驚。蕭朝貴更從長沙殺來。朝貴本不知兵。攜砲數十門。對著長沙轟。

擊聲聞數十里。忠源移兵來援。只見蕭朝貴已梟首城上。（省筆）餘衆早被巡撫駱秉章打退。（爲之一喜）秉章對忠源道。此番解圍。皆鮑提督張巡撫之力。鮑公名超。當時登城。使川兵下擊。殺賊無算。張公名亮。基自雲南來。縋城入堵。（從秉章口中敍出更省筆）但賊衆雖敗。長沙爲必爭之地。長沙失。長江上下不守矣。宜備之。一面檄調廣西兵來援。數日後。洪秀全、楊秀清等果來攻城。廣西賽尙阿亦遣向榮、秦定和、春星夜援長沙。秀全等用龍口法破城。（洪楊等以地道破城。後曾國荃破南京亦用此法。自作自受。天道仍是好還）三千人蜂擁而登。參將張協中戰沒。城中出空棺。實土築堵。賊不得入。（可謂敏捷）副將鄧紹良手刃數人。彈丸透膊不動。奮斬五百人。秀全再發地雷。揮衆上城。副將瞿騰龍力戰。殺數百人。（前有鄧。後有瞿。可稱好勇）秀全謂秀清

曰。此城糧食火藥充足。不易攻破。不如往取岳州。遂全數渡湖南而去。一來得也。快去得也。快。各路土匪盡數投入。一清將不預先招入。是以失敗。秀清分爲新舊兄弟。從廣西隨來者爲舊兄弟。從湖南投入者爲新兄弟。新舊合計十餘萬人。一足以自雄。圍攻岳州。其城臨江。三面壁立。險峻可守。城上防戰雖嚴。秀全畧戰數陣。全城立陷。守將湖北提督博勒恭武敗走。一與余萬後先輝映。一城中舊存吳三桂軍械鎗砲。秀全盡皆取之。秀清出城奪民船五千。滿載婦女貨財。秀全自駕龍船。船上黃旗寶蓋。插列兩邊。一黃屋左。蠶居然皇帝矣。一上張三十六燈。照耀江面。數十里火光燭天。秀全大喜道。長江古稱天塹。今得岳州。可飛渡矣。一曹操橫槊賦詩。同此行徑。一連夜造浮橋。陷漢陽。知府董振鐸率家丁巷戰。知縣劉宏庚皆死於難。時秀全將下長江。先命丞相出告。

示。（又出告示可謂多事）其詞曰。

大漢軍師兼理內外政教統屬官吏軍民開國丞相爲上諭宣
布中外事。（雜七雜八是何官銜）照得安邦安國。弔民非所
以害民。發政施仁。戡亂非所以擾亂。村鄉市鎮。不用驚惶。士農
工商。各安本業。夷滿當滅。皇漢當興。（這便是欺人語）久合
必分。亂極復治。天地古今。循環自然之理也。茲因君弱而暗。臣
暴而貪。殘酷日甚。我民何堪。況且朝中文武。權重者盡屬旗滿
之人。外省職員。尸位者無非捐納之士。（此却不謬）士人雪
窗勤學。終屬徒勞。難抒抱負。雖懷經濟之才。安有展用之日。朝
無善政。野多遺賢。大臣盡是貪賊。小吏能無索賄。上有好者。下
必甚焉。故張家祥等（偏說張家祥不好是撇筆是曲筆）遂
致阻截江河。擾亂鄉里。逞其虎狼之性。魚肉生民。肆其狐狸之

淫。閩里受害。如渠等類。聞風而興。招集匪人。凌暴黎庶。沿江取稅。到處搶掠。商民當之者迎刃而倒。士庶聞之者望風而逃。官司不肯究詰。貓鼠竟至同眠。嗟嗟。我民際此。聊生何賴。是以我聖仁文武皇帝。心懷惻隱。日夜焦憂。用是聚天下之義士。弔民伐罪。大舉義旗。以清妖孽。八月初一日。兵入永安。陛下待庶民如保赤子。本官深體陛下之意。自從出兵以來。不許部下妄搶一物。妄傷一人。一又是欺人處。倘有抗拒不遵。本官定必重究。各省州縣地方所在。必宜更革編髮左衽之非。奮厥乃心。成茲偉績。効力有功。定給爵賞。且俟東南底定。然後戮力北燕。一只因一著錯輸。却滿盤棋。擒獲虜酋。問其累世滑夏之罪。光復中華一統之休。賞德論功。明刑設罰。我國家自有典常。爲此特示。凜遵毋違。

秀全取了漢陽。擄米船八九百艘。蔽江東下。於是糧草充足。分衆攻漢口。（得步進步）將帥丞相均以各省會館爲行館。秀全與秀清親去會攻武昌。却遇向榮大兵趕到。不能得手。秀全收兵回營。正自不樂。適值天下大雨。平地水深數尺。謂秀清曰。天雨水深。妖兵必還營。可引兵破城。（亦是一法）是夜賊衆攀城而登。見城上砲位密布。先將砲門釘閉。黎明大隊攻城。砲不能開。登時城破。向軍營在對岸趕救不及。城中自巡撫常大淳等死難者數十人。（徒死無益）秀全獲優伶二百餘人。扮作女兵。演於城上。向軍隔江遙望。驚爲神奇。不能復攻。賊衆遂有潛入京師。謀響應者。（不知比林清勾通太監如何）文宗調關東索倫及蒙古兵駐扎城外。所需車馬芻糧。皆戶部尙書翁心存辦治。心存又列柵以屯守。徵民兵以助聲援。烽堠百里。金鼓四聞。賊衆不敢逼視。（又

錯了。皆逃回長江。秀全得了武昌。收取全城寶貨。及庫銀七十餘萬。大修戰具。時值新歲。御朝受賀。志得意滿。與羣臣會宴。飲至半酣。忽有儒士闖入軍門。情願投入效力。來得突兀。看他名刺。乃姓錢。名江浙。人。秀全延入共飲。凝視良久。知錢江必是智勇之士。細問來意。錢江曰。某本一介書生。當初在兩廣總督林則徐幕府。誰知之而誰見之。意氣極投。秀全聽得。則徐幕友。便肅然改容。錢江又言。則徐罷職之後。某遂留居廣東。正值英兵擾亂。某到明倫堂。召集全城紳商。創議聯合抵敵之策。奈官吏多主和議。知縣梁星源。將某捕去。某到了公堂。立而不跪。與其辯論。知縣無可如何。監禁數月。遞解回籍。又誰知之而誰見之。適聞天王爲民除暴。是以前來投效。秀全曰。今日起義。皆清官助我成功。真話。本王當初亦因傳教之事。被縣官捕去。官吏差

役。不過貪利之徒。本王行賄得釋。至今猶痛恨也。錢江問天王既得形勢之地。以後向何方進取。秀全曰。聞川蜀地險得之易守。卓然有見。錢江極諫曰。天下大勢。兩川不足圖。得之未必易守。如劉備當日。雖前有諸葛之賢。後有姜維之勇。六出九伐。終不得中原寸土。一好熟的三國志演義。今欲以區區一隅而敵天下。斷斷不可。不若捨西而東。取金陵心腹之地。一此策果行。洪軍不復北顧。人僅知錢江爲洪氏畫策。不知反爲清廷畫策。一建爲京都。乃圖進取。秀全曰。天兵席捲十八省。豈肯戀南京半壁之地。座中石達開又極贊錢江之計。一達開亦贊成之天也。一勸秀全從之。於是錢江留在營中。接連上書數千言。論天下大勢。又上興王策數款。秀全大悅。率大隊離武昌。帶了金銀寶貨。乘舟東下。路過興國州。入田家鎮。知州李源都司許連城皆城陷殉難。又破黃州。

知府金雲門被執。罵賊而死。（千古艱難惟一死能死亦是好事）
 東南形勝大半爲洪氏所佔。文宗此時全靠著幾個大臣酌議。各
 大臣不是儒臣。便是滿官。有何馭將的才幹。（罵盡）隨請文宗
 逮徐廣縉到京。以向榮爲欽差大臣。大學士琦善（許久不見了）
 選兵駐河南。張亮基署湖廣總督。潘鐸署湖南巡撫。駱秉章署湖
 北。羅繞典防荆襄。金玦分頒牙璋。大起正是
 河山破碎。驅前敵。檠戟紛紜。擁上游。
 畢竟諸將帥能否打退洪軍。且聽下文分解。

第六十三回

陸建瀛料敵善扶乩

曾國藩還鄉新練勇

寫那拉氏得幸一段於勝清極有關係。偏是偌大圓明園。文宗

能穀聽見南曲一奇。偏是那拉氏爲文宗一幸。居然便能有娠。

二奇。偏是那拉受杖。文宗能及時趕到。三奇。若封貴人。封懿嬪。

封懿妃。以及爲聖母。爲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皆是照例文章。倒覺奇。而不奇。全書故於此事。委委曲曲。瑣瑣屑屑。是破例特筆。前有陸建瀛守黃蘄。後有何桂清守揚州。終究沒有一點作用。然何桂清逃而逮。逮而禁。禁而斬。反不如陸建瀛在南京城內。被洪軍刀剝鎗鑽。較爲乾淨。然比到鄒巡撫、福提督、厚將軍、霍都統。又覺不如。蓋一則決死於先。一則效死於後也。至於卜課扶乩。等於兒戲。建瀛何不解事。乃爾。

或曰。錢江是清將所使。故勸秀全定都金陵。緩其北上。然則秀清所遇之老舟子。又係何人所使。耶。其曰河南兵少無糧。不如江寧。而秀全乃回舟南下。否則河南一失。南北相隔。清廷決難自保。况欲率師南援哉。是天所使。何事紛紛揣測爲。

諭在籍侍郎曾國藩速辦團練。在建瀛未失南京之先。嚴催曾

國藩進兵。在秀全已帝南京之後。國藩練勇爲鄉也。非爲國也。至國家倚賴國藩。國藩乃出而任事。水陸交籌。將帥分統。肅順曰。咱們旗人渾蛋多。懂得什麼。不如用漢人爲將。國藩之信任。由此勝清之中興亦由此如欲歸功國藩。先須歸功肅順。

話說文宗派出一班將帥。總道洪楊指日蕩平。毫不在意。便是英美各國有什麼舉動也都隨端。華肅順一班人混鬧。一言之痛心。文宗只在圓明園裏閒逛。皇后鈕鈷祿氏又儉樸。又忠厚。那裏中得文宗的意。一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不圖天子亦然。一時常同肅順到銜銜內走走。奕訢迭次強諫。反嫌多事。鈕鈷祿氏廣選嬪妃。預備召幸。後人有詩歎曰。

遊觀微服且偷閒。品竹彈絲喜動顏。最是曉來問深巷。舊名猶是記金環。

文宗便在圓明園裏弄出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諸色名目。專選蘇杭漢女俾供灑掃之役。（秦始皇阿房隋煬迷樓同此一轍）只是在園貴人常在。雖然不少。卻沒有生過一位皇子。皇后深爲憂慮。（這也難怪）總勸文宗加意保養。文宗本是風流天子。卻不肯歸宿中宮。連那四春也有點習見。生厭。（棄舊憐新。古今不免）只同這班園裏的宮婢們戲謔。或是喫回酒。或是唱回歌。到處流連。也沒有一定寢所。（好自在）這日步到桐陰深處。聽見有人低唱南曲。頗覺一新耳目。連問是誰。左右以蘭兒對。（妙不說破）文宗未及上炕。卽傳蘭兒入見。（好僥倖也）蘭兒照例行禮。文宗覺得蘭兒身材面貌。無不稱意。真是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了。（加倍寫法。讀者宜加倍注意）約略問了幾句。知是徽寧池廣太道惠徵的幼女。姓那拉氏。（先點名

後點姓再點家世全書之創格也。文宗也不等他說畢，便叫仍唱前歌。這時蘭兒喜出望外，自然格外唱的宛轉斌媚。正要謝恩退出，文宗一聲喚，茶內監掩門而出，須臾蘭兒與文宗攜手凭欄。已是鬢雲繚亂，汗雨繽紛。盡在不言中，便傳旨賜居園中。文宗無日不在蘭兒處住著。高宗見和珅、文宗見蘭兒，皆似舊相識，是以寵幸至此。晏朝早罷，把洪楊軍事一概不問。皇后看得文宗失魂落魄，密詢內監，纔曉有新幸的宮婢蘭兒，也不好造次動問。只打聽文宗上朝的時節，偏偏事不湊巧，日高三丈，文宗依然未起。外面軍機大臣又接了長江的警報，急待陳奏。朝房內等得不耐煩，纔見文宗升殿。大學士杜受田諷諫了幾句，文宗也當作不聞。仍叫各軍機議奏。剛要退朝上輦，蘭兒的太監在屏後急奏道：佛爺不好了。蘭兒被皇后拏去了。（如聞其聲）文宗這一

聽。比。外。面。失。守。城。池。殺。戮。將。帥。還。要。著。急。忙。忙。趕。進。中。宮。慎。刑。司。太。監。已。將。蘭。兒。褫。衣。准。備。受。杖。（問。不。容。髮）文。宗。見。了。皇。后。只。說。了。蘭。兒。有。娠。四。字。（要。言。不。煩）居。然。消。了。皇。后。的。怒。蘭。兒。此。時。如。帶。雨。梨。花。臨。風。楊。柳。一。種。委。屈。的。情。狀。令。人。亦。描。畫。不。盡。（又。要。加。倍。寫。一。番。作。者。真。惡。作。劇）在。皇。后。面。前。磕。了。幾。個。頭。一。路。掩。淚。而。去。後。人。有。詩。記。其。事。曰。

蟲。飛。深。巷。警。薨。薨。宰。相。催。朝。到。禁。中。褒。妲。果。然。爲。禍。水。麟。昭。珍。重。爲。潛。宮。（一。字。一。淚）

文。宗。見。蘭。兒。已。行。便。到。園。中。再。三。安。慰。次。日。卽。封。爲。貴。人。從。此。蘭。兒。有。了。名。號。太。監。宮。婢。自。然。尊。稱。不。到。一。年。已。經。晉。位。懿。嬪。皇。后。亦。無。可。奈。何。（和。坤。一。年。升。到。侍。郎。蘭。兒。一。年。升。到。懿。嬪。遙。遙。相。對）後。來。果。然。產。下。皇。子。便。是。穆。宗。毅。皇。帝。載。淳。（點。筆。伏。後）

文宗本注意外亂。無奈廷臣又逼得緊。遂諭在籍侍郎曾國藩速辦團練。〔書法鄭重〕江忠源舊有的楚勇及諸生羅澤南王鑫新募的湘勇均歸國藩節制。〔一寫國藩〕國藩編定營制與張亮基籌畫水師以扼江險。兩江總督陸建瀛不知軍機不諳敵勢反捨了小孤山要隘派兵來守黃蘄等處。〔失算〕洪軍知陸督無備放膽入江建瀛還說六壬課有靈決可取勝。〔活畫馱子上元吳廷楨有詩嘲之曰〕

犀甲樓船氣象雄。牙旗斜颭半江風。六壬神課燈前下。自詡周郎赤壁功。〔諛而虐〕

建瀛的兵剛到小孤山相近。洪軍已從黃蘄直下武穴。恩長戰死。建瀛乘小船出走。未到江寧。洪軍追及。〔說也可憐〕只得將江南舢板廣式小艇沿江排列。〔虛聲恫喝何濟於事〕洪軍直下

九江。逼入安慶。巡撫蔣文慶以死禦敵。洪軍勢如破竹。過了太平蕪湖。便是江寧城了。（督撫何在。提鎮何在。）建瀛還在東西梁山守禦。洪軍已由大勝關至七里洲。奪營二十四座。只有總兵陳勝元中礮墮水。其餘均棄甲而遁。（陳總兵可謂晨星碩果。）吳家楨亦有詩曰。

扁舟。黑夜。到龍關。千里。長江。一夕。還飛渡。中流。天險。失青旗。已過小孤山。（建瀛有知何以自解）

洪軍步步進攻。建瀛登城遠望。只見洪營中五花八門。如天神一般。（嚇倒建瀛）原來洪軍先將幼童披綵縛竿。作天魔舞。隨手揮灑烟火。如雲霧蔽天。不敢逼視。（像是戲法一齣）復令優伶扮作女兵。繡旗畫戟。自成一軍。那女將寶髻珠冠。蠻靴紫袴。便是廣婦蕭三娘。（又是戲法一齣）洪軍弄出此等玄虛。建瀛如何。

識得忽傳儀鳳門地雷轟發洪軍一擁入城前任廣西巡撫鄒鳴鶴提督福珠隆阿巷戰自殉建瀛逃至城門被洪軍刀剝鎗鑽死得極慘（何不學鄒巡撫福提督死得好不乾淨）洪軍分頭擄掠只有上元縣劉知縣公服罵賊（勝於建瀛遠矣）吳家楨亦有詩曰

開府東南擁重兵書生萬里作長城（以書生而作長城其誤可知）陸機竟有河橋敗辜負封疆廿載名（善於用諷）誰肯城亡已亦亡甘心一死是劉郎睢陽厲鬼常山舌覓得頭顱骨亦香

江寧既破被殺軍民男女四萬餘人童子三千餘人比到清初的嘉定三屠揚州十日還沒有這樣慘酷（多殺不祥）洪軍拼力攻打旗城將軍厚祥都統霍隆武登陴固守可憐內無糧草外無

救。兵。全。被。洪。軍。打。開。（事勢如此徒呼負負）厚將軍霍都統懸首
 城下。百姓插起白旗。照例進貢。洪軍諭開北門。派鍾力禮守著。婦
 孺哭聲。不絕於道。（寧爲太平犬莫作亂離人）百姓牽羊擔酒。
 齊赴洪營。誰知獻者自獻。掠者自掠。（回憶多鐸南下時氣象又
 是不同）吳家楨亦以詩記事曰

十二重門晝不開。驚人突起地中雷。校場戰敗青州卒。已見西
 城鐵騎來。

登陣健婦竟成羣。矢志同仇禦賊氛。懸首城闈生氣凜。路人猶
 識故將軍。（寫陸建瀛純用反筆寫厚祥等純用直筆袞榮鉞
 辱不愧詩史）

倏眼街頭插白旗。北門傳說閉門遲。網開一面人爭避。黃口紅
 顏泣路歧。

挨戶傳催進貢單。約期三日一齊完。那知刮盡金錢後。依舊沿門不放寬。（爲寧民呼冤耶爲洪軍寫照耶詞成廉鐔筆挾風雷）

洪軍得了江寧。便留林鳳祥羅大綱李開芳等往取鎮江揚州。親自帶了楊秀清直取河南以爲都城。（始計未嘗不善）中途遇著老舟子備說河南兵少無糧不如江寧。又是錢江秀全看了江寧的子女玉帛早已眼熱傳令回舟在江寧大興土木費銀六百餘萬稱爲天京。（清之不亡前在錢江後在舟子不然河南一失南北中斷雖有曾李亦無能爲役矣）因於正殿懸掛對聯曰：惟皇大德曰生。用夏變夷。待驅歐美非澳四洲人。歸我版圖一乃統。（好大口氣）於文止戈爲武。撥亂反正。盡沒藍白紅黃八旗籍。列諸藩服千

斯年。（亦有分寸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

先主本仁慈。（措詞得體）恨茲污吏貪官。斷送六七王統緒。

藐躬實慚德。（何須客氣）仗爾謀臣戰將。重新十八省江山。

獨手擎天。重整大明新氣象。

丹心報國。掃除異族舊衣冠。

虎賁三千。直掃幽燕之地。

龍飛九五。重開堯舜之天。

寢殿有聯曰

馬上得之。馬上治之。造億萬年太平天國於弓刀鋒鏑之間。斯

誠健者。

東面而征。南面而征。救廿一省無罪順民於水火倒懸之會。是

謂仁人。

秀全弄到這個地步，便大封功臣。以錢江爲大司馬，幫理軍民事務。（賞當其功）秀清便暗中妬忌他，偏是秀全格外優待，叫他議定朝儀。（范文程爲清祖定朝儀，錢江爲洪氏定朝儀，一成一敗，一王一寇，遙遙相對）天王戴朝天冠，服赭黃袍，繡龍儀注，尙黃。諸王亦用龍袍，指揮官以下用紅。（極像一齣文戲）楊秀清獨不肯從命，自製輿仗，用銅鑼十餘對，五色繡龍長旛數十付，轎夫三十六人，俱戴花翎，輿前用美童二人，擊鐘記里。（又像三國志裏的朶思大王，又像岳傳裏的龜靈聖母，秀清可謂好怪）吳家楨亦有詩章詠此事道：

銅鉦列隊等雷轟，五色雲旛擁繡龍。廿六輿夫飄翠羽，一雙童子擊金鐘。（描寫盡致，秀清讀之亦當噴飯）

石達開、韋昌輝看得秀清驕蹇，請加裁制。秀全力不能制，只與錢

江立了約法十事。如禁蓄妾賣娼妓等類。名曰天條。改用陽曆。以三百六十六日爲一年。七日禮拜。讚美上帝。主教者念火。父水。娘魂。得升天。之呪。所謂男女分班。齊下跪。火華爲父。水爲娘。是也。錢江更以兵法部勒諸軍。自監軍以下至軍帥師長旅長。卒長及兩司馬。凡五級。秀全更增風雲雷雨四師。助天行道。共設四十四員。丞相以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合天地名數。以定階級。所有避諱諸字。如亮字代火。花字代華。添字代天。尙字代上。考字代老。居字代基。率字代督。繡字代秀。其餘鏡作鑑。聖作勝。龍作隆。福作復。國作圉。丑作好。卯作榮。亥作開。鬼作人。不勝枚舉。比之秦政。讀征武。照改墨。尤爲離奇。荒謬。錢江也無可阻止。只得一笑置之。內政粗定。又命諸王分路出兵。秀全親自誓師。禱於天父天兄曰。

小子某同衆小子外小跪在地下、禱天父天主皇上帝老親爺、

天兄基督親大哥、今於某月某日禮拜之期、虔設茶果燈亮、頌德歌功、酬謝天恩、懇求天父時賜聖神風化、醒天下萬國臣民、早日回心、共同讚美天父上帝、權能太平一統、祝福小子等百戰百勝、事事如意、有衣有食、無災無難、永保平安、共享榮光、天子萬年、託救世真聖主天兄基督贖罪功曹、並託禾乃師贖罪主功曹、轉求天父上帝、在天神靈、在地如在天焉、尙俯准所求、心誠、太平天國某年月日、

秀全等奉此祝文、異常敬重、南京已爲洪軍所有、這敗信自然報到北京、文宗還有什麼主意、兩廣總督耆英、又爲著英人入城的事、前來請旨、（虛伏一筆）一班軍機、如同鋸口的葫蘆、一言不發、（好乖巧）還是肅順對著文宗道、咱們旗人、渾蛋多、懂得什麼、主張起用漢人、爲將嚴催、曾國藩進兵不道、向榮早從湖北下

來屯兵孝陵衛。是爲江南大營。（寫向榮是虛）琦善被肅順一激也。帶著直隸陝西黑龍江馬步諸軍來攻揚州。五戰五勝。是爲江北大營。（寫琦善是實）秀全恐不能敵。乃遣細作到孝陵衛放火。殿宇林木一掃而空。吳家楨詩曰：

銅駝石馬列宮廷。山樹迴環勢建瓴。欲奏通天台下表。遺臣無處哭冬青。

琦善在揚州與林鳳祥相遇。仍舊不能克得一城一堡。兵潰自裁。（較勝者英）林鳳祥就此出滁州。據臨淮關。把揚州美女金寶輦赴江寧。於是自天王以下。妃嬪姬侍羅列成行。又設女館。每館住二十五人。以廣婦爲監督。（不知蕭三娘亦在內否）月晦聽兵丁自由擇配。一切概歸秀清主持。所有十二歲以下童子。概令閹割。粗蠢者使執雜役。秀麗者纏足敷粉。作爲男伶。合意者以黃

羅帕賜之。否則素羅。真是蹂躪人道。黯無天日。（洪楊連敗也。由於此）吳家楨記事詩曰。

六軍女館重關防。廿五嬌娃聚一房。輪盼今宵逢月建。滿城飛徧野鴛鴦。

誰使雄飛變伏雌。難分撲朔與迷離。血光湧處刀光燦。重到輪迴殿上時。

高堂午夜沸笙歌。紅粉成行列綺羅。彈到琵琶合手調。男伶不敵女伶多。

么鳳香塵步步蓮。研羅雙幅繡行纏。如鈎新月纖纖樣。縱不淩波亦可憐。（張獻忠小脚之風不圖又於洪氏見之）

幻緣忽是女人身。鸞鏡蛾眉赧效顰。躑躅階前分隊立。黃羅帕子素羅巾。（含蓄不露無限哀思作竹枝詞讀可作記事詩讀

亦可)

秀全在南京。荒淫無度。寵愛瑤臺第一妃。專司淫。籌名曰賞春。(奇想天開)全不記掛兵事。(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豈獨秀全)洪妹宣嬌。廣置男妾。與秀清謀篡洪位。幸虧林鳳祥一支軍轉戰北上。纔把秀清遣出都城。以二萬人接應鳳祥。遂由浦口入亳州。合攻河南。歸德。巡撫陸應穀分勦各路。布政使沈兆雲乃守省城。(可謂難得)林楊知道河南難下。鳳祥擄了煤船。渡黃河。進山西。秀清便夾圍鄭州。滎陽。以圖牽制。(林楊亦善用兵)清廷聽得洪軍將北。文宗以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爲欽差大臣。專辦河南軍務。兩面相持不下。秀全急待捷音。(得一河南巡撫布政使不能直渡黃河。可知從前之勝。不是洪軍強。直是清將弱)日遣探馬往詢。江寧守將急報。長江有兵艦駛入。恐是妖軍。應否開礮。秀

全。正。等。得。鳳。祥。不。耐。煩。便。想。在。長。江。試。試。兵。力。及。至。礮。臺。然。火。來。艦。船。主。已。升。白。旗。（突。如。其。來。讀。者。試。一。猜。之。）臺。官。知。係。止。戰。卽。乘。小。輪。下。江。詢。問。來。意。船。主。道。我。奉。本。國。命。令。特。來。謁。見。天。王。船。可。就。此。下。旋。汝。當。引。我。進。見。呈。遞。國。書。（尤。爲。不。可。思。議。）來。將。據。情。告。知。秀。全。秀。全。諭。次。日。入。見。並。以。御。弟。洪。仁。玕。爲。招。待。使。船。主。遵。由。仁。玕。引。導。徧。覽。各。營。乃。入。殿。行。過。鞠。躬。禮。呈。上。國。書。一。封。正。是。

拔。山。有。力。初。興。楚。航。海。何。人。計。伐。遼。畢。竟。該。船。主。是。何。國。派。來。且。聽。下。文。分。解。

第六十四回 洪仁玕馳書赴美國 李少荃投帖入曾營

洪秀全報美國書。雖寥寥二百字。將自由平等及男女平權諸大義均已次第宣布。秀全之爲此說者。蓋欲各國認秀全爲交。

戰團也。然當時各國僑人甘爲秀全效力者亦復不少。較之清國所用之華爾戈登德克碑輩實有過之無不及。秀全不能利用之以至一敗塗地。秀全得無自誤。

此回寫國藩之謀畫寫國藩之調度是國藩出手得靈時候大。約略分三段。第一段從衡州水師赴援以陸軍爲輔儲玖躬之捷。石祥貞之捷。以及靖港新康之捷。湘陰之捷。此可以遏洪軍之寇。第二段自駱秉章造舟接濟之際。塔齊布陸師連捷。則以水師爲輔。李續賓擊江營。羅澤南擊湖營。唐訓方李光榮衝中營。此可以驅洪軍之佔鄂。第三段則楊霽一敗。水陸並進。胡林翼趨武昌。俞晟彭玉麟等溯長江。塔齊布圍九江。羅澤南等攻廣饒。聲勢旣壯。而何道栢撫石守諸人亦相繼破賊。此可以熄洪軍之圖贛。圖皖。雖其中亦互有勝負而滅洪之機實肇於。

此。

寫江忠源之殉是特筆。寫儲玫躬褚元航夏鑾之歿是帶筆。寫陶恩培多山陶德壽之亡是襯筆。寫塔齊布之死又是正筆。或連寫。或分寫。或互寫。無一犯複。可謂善於屬文。

曾營幕府。容得三聖。容得七賢。如何容不得李鴻章。國藩知鴻章爲有用。而三聖七賢皆不足道也。故意摧抑鴻章。卽加意保全。鴻章不然。鴻章能屈於三聖七賢之下耶。寫鴻章投效情形。何等局促。何等窮困。不有國藩玉成之。四十年將相之業。未必能成也。故書鴻章入幕。與後文左宗棠入幕同一鄭重。

話說船主遞上國書。秀全拆開看視。卻是美利堅國的使臣。一可謂外交敏捷。一國書大意。不過聲明西人相助。仍請照常通商。秀全對來使道。彼此通商所宜。然今我除苛暴異族之滿虜。救人民

於苦難之中。將來事定。只有洋煙。再勿來。吾中國。（秀全也知禁煙若禁而不禁。真是不如秀全）其餘自由貿易。無所禁止。美使辭歸上海。通告英法各領事。秀全乃使仁玕報聘。亦有國書。略曰。太平天國天王告美國大民主。前上海貴國領事。以貴民主意。上書。書達金陵。經東王閱過。呈朕覽。以貴民主遠居海外。音問不通。翩然肯來。實洽朕意。特遣朕弟仁玕。遠使貴國。（抵得一封交聘書）朕聞貴國人民。事皆平等。以自由爲主。（自由平等。此實萌芽。何以後秀全遺毒之長也）男女交際。無所軒輊。（男女平權。亦於此開第一幕）實與我朝立國相合。朕甚嘉賞。一切交涉事件。可與朕弟仁玕往還。凡貴國人民來我國者。皆上帝之子孫。必以兄弟相待。以後兩國永久和好。朕有厚望焉。（較之祭天祝文。似已突過數倍甚矣。文字之不可苟也）

美國款待仁珩。自不必說。從此與秀全通好。駐廣各領事。便著著與者英爲難。（投石下井）者英本屬畏蕙無能。經不起紳民詰問。只得將英人入城之約。批緩兩年。（得過且過）英人亟申前約。者英已內用爲大學士。（好運氣）調徐廣縉督粵。葉名琛撫粵。英人通牒至。再徐葉置之不答。（不答可了事耶一笑）英艦乃闖入粵河。廣縉激勵團勇。加意抵敵。英人始稍稍却退。廣摺乘此大勝。移書香港總督。將紳民不許英人入城一條。附入新約。一面大加粧點。奏知文宗。廣縉賞一等子名琛。賞一等男。（名器之濫。何至於此）廣縉乃移督湖廣。代以名琛。而粵禍作矣。（一頓）名琛匿不上聞。文宗也無暇及此。只督各軍防守黃河。以逼鳳祥。果然鳳祥獨力難支。清軍遂入山西。出曲沃。破平陽。進至洪洞。不道秀清已引二萬兵前來援救。（秀清頗知軍法）林楊合軍。逼

入直隸。詔罷山西巡撫哈芳。以恆春代之。又奪訥爾經額欽差大臣之職。以山西督師勝保代之。（一起一落紛如亂枰）洪軍離京師只六百里。詔惠親王爲奉命大將軍。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爲參贊大臣。勝保追賊到深州。洪軍連敗不得入京師。（前次靠著翁心存之守。此次靠著勝保之戰。洪軍不得入京師。雖人力亦天意也。）秀清歸報天王。請遣豫王胡以晁丞相賴漢英分攻安徽。江西。以圖中原。（此爲下策）各洪將分路去後。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奉詔赴江南大營。道出九江。聞賴漢英圍南昌甚急。日夜趕去解圍。（不分畛域。確是名將）賴漢英望見江忠源旗號。大呼江妖何來。不可與敵。一齊退入腹內。（打教匪有劉清破洪軍。有江忠源兩知縣。遙遙相對）知胡以晁正打安徽太平。令漢英遙爲聲援。牽制清軍。忠源知大勢危急。對部下道。吾鄉練勇已成。

可去告急。修書召之。湘楚兩勇從此出場。數日後賴漢英望見湖南來兵。皆包頭裹足。身穿楚勇湘勇號衣。一粧束却怪。因未知強弱。不敢輕戰。退避數里外。令賊衆前去探聽。來歷纔知這兩枝練勇。就是湖南在籍侍郎曾國藩所倡辦。再寫國藩。因聞得南昌危急。故派湘勇一千二百。楚勇二千。營兵六百。一點清兵數。交付道員夏廷樾統率前來。隨從者有編修郭松燾。知縣朱孫詔。並派江忠源護送同來。一點清員數。還有秀才羅澤南。引子弟兵自成一軍。也來助戰。賴漢英大笑曰。皆書生也。且莫笑他。豈天兵敵手。遂略戰數陣。將鄉勇打敗。子弟兵死七人。也是偶然。幸虧江忠源戰了幾陣。洪軍大敗。力勸鄉勇不宜因敗喪氣。惟新軍不可當大敵。且同去把守南昌。有識見。賴漢英畏忠源之強。畢竟畏他。只得出湖口。攻九江。直向上游進發。

忠源從小路抄出田家鎮以防其西上之衆。不料賊衆取了田家鎮半壁山。憑高俯視。大隊賊船。皆乘風上駛。忠源大慮曰。賊得形勢之地。我軍豈有勝理。——此時忠源已有死志。——再加就地水師。自相驚駭。洪軍發了數礮。清師潰散。忠源孤身搏戰。突圍而出。——好忠源——賴漢英水陸並進。分路入孝感德安時。兩路早有清軍阻住。賴不得進。忠源出圍之後。進廣濟。江西湖北暫得稍息。那秀全爲著湖北江西不能進取。專力安徽。——也是絕著——加派石達開助攻。達開攻破安慶。張榜安兵之後。選村里強勇者爲鄉官。令民間獻糧冊。按畝賦課。立稅關。江上行舟。經過必徵其稅。——達開頗有治理——經營粗定。奏天王曰。我軍不患不能攻。只患不能守。——兩語破的——守安慶以立長江根據。接應上下江。其利不可勝言也。秀清極言非策。必令旁出侵略。石達開不從。秀清以秦日綱

代之。將達開調回。日綱引衆北進。連破桐城舒城。直趨廬州。時忠源已回軍漢陽。詔授安徽巡撫。（賞高賁重）及聞廬州將破。冒雨往援。僅至六安。將士多病。六安士民遮留在城。忠源不可。惟分兵守之。（寫六安百姓是寫忠源）自將餘兵到廬州。廬州百姓聞忠源軍到。人人自壯。登城助守。近萬人。（寫廬州百姓亦是寫忠源）日綱聞江軍勢盛。又請秀全調胡以晃助戰。以晃率步騎十餘萬踵至。合圍數重。忠源援絕。日夜與賊搏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戰至天明。知事不可爲。拔劍自刎。部卒負之走。忠源口咬其項。脫身投水。後人有詩吊之曰。

墨絰從戎日。登壇驚一軍。黃巾爭望氣。彤管大書勳。裘帶欽儒將。弓刀屬使君。皖公山下路。何日靖妖氛。（慷當以慨）

廬州既陷。洪軍乘勝侵入黃州。清廷嚴催湖廣總督吳文鎔出省。

督師曾國藩（三寫國藩）在衡州。初練水師。與諸將相議道。天下大局。武昌爲必爭之地。（一語破的）必先保武昌。而後可以扼金陵。上游固荆襄門戶。通兩廣四川運道。忽傳文鎔出師。乃馳書告之曰。南北兩省。以堅守省會爲主。俟水師成。乃可言剿。文鎔答書。亦言水師無輕赴敵。必俟成軍可行。國藩亦以爲然。文鎔知廬州又陷。忠源敗死。只得出黃州督師。時值大雪。人馬僵斃。被洪軍兩面夾攻。文鎔死。亂軍中。（文鎔也不濟事）霎時漢陽德安。隨州棗陽四城盡陷。楊秀清復遣石祥貞率大隊圖岳州。以窺湘陰。將武昌形勢四面包圍。（千鈞一髮不絕如縷）詔曾國藩率水師赴援。（四寫國藩）國藩發衡州會齊。湘潭有新舊戰船二百四十艘。坐船二百三十艘。水師十營。令成名標諸殿元楊載福彭玉麟鄒漢章龍獻琛各統衡州軍一營。褚汝航夏鑾胡嘉恆胡

作霖各統湘潭軍一營。汝航爲總統。（先寫水軍）還有陸師十
 三營。令塔齊布周鳳山儲致躬林源恩鄒世琦鄒壽漳楊名聲曾
 國葆統之。塔齊布爲先鋒。（次寫陸軍）水陸一萬七千人。夾湘
 而下。（風吹鼙鼓電閃龍旗真是有聲有色）及至長沙。聞石祥
 貞已連破岳州湘陰。又分衆取寧鄉。乃遣諸軍分道迎敵。先是儲
 致躬在寧鄉大捷。（一捷）國藩大喜犒勞畢。又連報他軍在靖
 港新康聯捷。（二捷）國藩連接陸師捷報。獨水師勝負還未報
 到。恐有失利。便親去視軍。（五寫國藩）未到湘陰。捷報疊疊。（
 三捷）言洪軍初至湘陰。聞得水師聲勢已棄岳州遁去了。（第
 一次各路大捷）國藩慰勞諸將。諸將泣告致躬大捷之後。忽然
 陣亡。（補筆却不可少）國藩痛哭失聲。命厚禮殮葬。休軍數日。
 後督水陸兩師北進。誰料水師出湖被大風激壞數十艘。（此是

天。陸師至岳州。與洪軍一戰。失利。退還長沙。〔此是人〕洪軍乘勝溯湘河直上。列舟靖港。復以一軍由小路抄出湘潭。據長沙上游。塔齊布聞信來援。奮力轉戰。士卒皆一以當十。呼聲震天。國藩復遣水師往助。八日之間。水陸十戰十勝。〔六寫國藩〕燒賊船近千艘。斬擄近萬餘。湘軍復振。洪軍復棄岳州。走湖北。國藩探問湖北戰情。知隨州棗陽一股已進窺荊州。德安克復。北路賊勢漸衰。新任湖廣總督台湧。荊州將軍官文。累有斬獲。餘賊分竄湖南者。亦有數處。國藩乘此整軍。修船裁舊。勇五千人。增募數千。〔七寫國藩〕遽報武昌復陷。國藩分三路進兵。塔齊布。褚汝航。爲中路。趨岳州。胡林翼。爲西路。趨常德。江忠淑。林源恩。爲東路。趨崇陽。通城。各路洪軍皆逃。湖南肅清。國藩奏報北京。同時僧格林沁勝保兩軍亦報河北肅清。諸將爵賞有差。此洪軍第一次之失敗。

也。一點晴語。國藩列舟君山附近。賊衆來攻。清軍分五隊迎戰。無隊不勝。獲船七十六艘。斃洪軍千餘。生擒百三十餘。全軍到岳。州次日戰於蠓磯。水師大敗。全軍幾沒。褚元航夏鑾以下死者數百人。失船三十餘艘。又是一挫。只有楊載福彭玉麟退守要口。國藩收拾餘船。以同知俞晟代汝航。湖南巡撫駱秉章復遣知州唐際盛造舟接濟。國藩正在憂愁之際。忽報塔齊布之陸師連戰大捷。又是一捷。部下親兵黃明魁又將洪將曾天養刺死。馬下。洪軍魂飛魄散。棄械潰走。好明魁及塔齊布收兵回營。營中接連報勝。連那城陵磯也被湘軍蕩進。毀敵壘十三座。斬首二千級。得此兩路大勝。洪軍退出湖南。盡入武昌。又是一頓。國藩命水師乘勝入長江。洪軍遠遁。只剩兩岸空壘。水師接連毀其九壘。礮臺三座。一帆風順。離武昌只數十里。進駐螺山。乃召諸

將議取武昌之策（八寫國藩）大約分水陸兩路羅澤南之水師守長江塔齊布之陸師控洪山諸軍約齊進逼河湖（水陸並進極有謀畫）偏是武昌城外花園臨江一帶敵營百餘礮多排列其勢甚嚴沿江船檣林立帆開五采燦如雲錦諸軍回報國藩言洪軍守險不守城官軍不能進奈何（又是一頓可見克敵之難）國藩登螺山俯視形勢見武昌之險只憑鹽關指謂諸將曰此關不破難收全功（九寫國藩）乃分水師爲兩枝一支過鹽關上鸚鵡州一支排礮山頂轟擊而下並懸重賞能得五采帆者與十萬錢諸軍聞賞奮力一齊掛帆開船風順水急頃刻之間獻來采帆六隻（重賞之下果有勇夫）賊勢不支湘軍又放火燒船二百餘隻采帆盡爲灰燼（了却水路）塔齊布陸師亦由攻打花園分三路齊進李續賓擊江營羅澤南擊湖營唐訓方李光

榮衝中營。同時放火燒營。與江中烟燄相合。天光殷赤。漢關白沙。敵壘盡破。一氣攻到武昌門外。敵師誤失火藥。大艦霹靂一聲。衆船皆飛。——也是天意。——敵師落於半空。連戰兩晝夜。盡焚敵船。洪軍乘夜開關。逃遁被塔齊布攔路。一概擒殺。——了却陸軍。——是爲武昌第二次克復。——又點一句。——湘軍整兵入城之後。接到各路探報。不獨彭玉麟楊昌泗同時攻拔漢陽。那蒲圻嘉魚等處。也被荊州將軍官文攻克。總督楊霈亦收復蘄水廣濟羅田。——第二次各路大勝。——洪軍一敗塗地。只得回見洪秀全。乃集諸將問救武昌之策。楊秀清曰。江皖各軍。緩難濟急。興國將陳玉成。近可往拒武昌。秀全封爲英王。命玉成由興國進攻。玉成開船出江。橫江用鐵鎖攔截。數重。自駕數千艦進屯大冶。——也是勁敵。——羅澤南往追十餘里。塔齊布又到大冶助攻。怒馬衝陣。手斬賊帥。多人直至。

南。關。擊。賊。千。餘。人。與。羅。軍。相。會。進。克。半。壁。山。田。家。鎮。（如走馬燈
一。般。煞。是。好。看。）洪。軍。又。渡。江。來。犯。羅。塔。二。軍。水。陸。夾。攻。焚。其。橫。
江。鐵。鎖。及。數。千。艦。塔。齊。布。且。追。且。斬。直。到。黃。梅。城。下。敵。衆。奮。拒。塔。
齊。布。肉。薄。而。登。矢。石。中。面。血。流。不。已。（真。好。漢。）督。戰。益。急。遂。拔。
鼎。城。國。藩。奏。陳。塔。齊。布。戰。狀。奉。詔。戒。勿。輕。進。（得。一。城。易。得。一。將。
難。此。語。不。謬。）齊。布。讀。之。感。泣。誓。死。報。恩。武。漢。既。下。詔。侍。郎。曾。國。
藩。署。湖。北。巡。撫。令。自。九。江。安。慶。進。逼。江。寧。以。楊。霈。任。湖。北。防。務。（
善。於。用。人）國。藩。奏。母。喪。未。除。請。辭。巡。撫。賞。兵。部。侍。郎。銜。以。陶。恩。培。
代。巡。撫。事。調。四。川。按。察。使。胡。林。翼。爲。湖。北。按。察。使。（點。出。胡。林。翼）
國。藩。本。待。黃。州。諸。府。縣。規。復。然。後。進。圖。江。西。惟。聞。陳。玉。成。黃。梅。敗。
後。連。合。安。慶。石。達。開。之。衆。占。孔。壠。驛。與。對。岸。九。江。洪。軍。相。連。國。藩。
督。諸。將。遣。李。孟。羣。率。水。師。往。攻。九。江。七。戰。七。捷。盡。焚。敵。船。（十。寫。

國藩一塔齊布李續賓羅澤南皆來會剿賊尸山積石達開以爲九江圍急武昌必空乃分衆走湖北以牽制湘軍總督楊霈有二萬兵勇方屯廣濟達開放火燒營楊霈突圍逃出不敢回武昌以防敵北上爲名引兵趨海南（楊霈可殺）賊衆連破漢口漢陽分路四出國藩攻九江未下上游告急文報晝夜不絕遂分全軍爲四以陸軍六千付胡林翼等趨武昌水師一百三十艘付俞晟彭玉麟李孟羣溯江西上留塔齊布以五千人圍九江付羅澤南三千人分攻廣饒（又是水陸並進十一寫國藩）親往南昌與巡撫陳起邁籌增船礮別置水師三營以防敵人（周匝）到是楊霈駐紮德安剩了陶恩培獨守武昌兵只二千達開恐江西援兵卽到不敢渡江只在漢陽沿江設壘以爲防禦之計（是達開謹慎處）湘軍恰從九江趕到分屯武昌上下游相持月餘達開

終不敢從漢陽徑渡。抄出一條小路。由興國通山北趨青山。襲攻武昌。（奇兵）胡林翼李孟羣方在城外破敵。看見武昌火起。急去援救。城池已陷。巡撫陶恩培知府多山游擊陶德壽皆力戰而殉。（楊霈畢竟可殺）胡林翼等渡江收撫潰卒。發私家之穀。以濟軍糧。還屯金口。以圖恢復。詔胡林翼以湖北布政使升巡撫。命曾國藩分陸兵赴援。國藩念江西形勢。上下受敵。若盡撤江西之師。以援湖北。則南北岸賊衆益將內破。南昌上走鄂岳。決非萬全之策。（顧全江西妙有策應）定議令九江陸師堅持勿動。親由南昌到南康。整理內河水師。命塔齊布圍九江。軍聲甚嚴。（十二寫國藩）震動寧皖。安徽合肥紳士翰林院編修李鴻章捷復含山。（點出李鴻章）徽寧道何桂珍降李兆受於鶴城。江蘇巡撫爾杭阿破土寇於上海。郡王僧格林沁擒林鳳祥於河北。徽州知

府石景芬連戰破賊。復徽歙婺源。（第三次各路大捷）只有西
安將軍扎拉芳陣沒。隨州軍報勝敗不一。國藩乃徵辟幕府。於是
歸者益衆。連什麼三聖七賢均在裏面。（並非虛糜祿養。特恐爲
洪氏所用耳。）國藩每日必在簽押房與之談論戰事。正在分席
圍坐。戈什傳進一帖。說是來投効軍營的。（何其鄭重）國藩一
看帖上。是年愚姪李鴻章。（同光兩朝之大樞紐。那得不加一倍
寫）國藩不肯收受。還是各幕賓做好做歹。令其襄辦文案。鴻章
本在安徽。福巡撫幕中。因徽事已敗。探得其父會榜同年。在此領
兵。故來自獻。（英雄末路爲之一哭）國藩恐其少年銳氣不能
就範。因之痛加裁抑。（厚誼隆情亦不可沒）鴻章在曾營辦事
自此極爲謙謹。國藩急圖武漢。造船練軍。想與九江聯合。正待出
戰。提督塔齊布驟然病卒。（國藩折一臂矣）國藩對諸將道。塔

齊布年祇三十有九。左臂刺有忠臣報國四字。負火鎗。佩雙刀。提長矛。所向無敵。今忽病死。吾將何賴。一軍無不痛哭。（哭齊布之死。耶哭國藩之言耶。）正是

石壘隔江兵氣惡。樓船背水將星沈。

畢竟塔軍誰人代領。且聽下文分解。

第六十五回 韋昌輝大鬧東王府 葉名琛肇亂廣州城

寫洪宣嬌。寫傅善祥。是朱九妹。趙碧孃。及李姓女的。襯筆。蓋非洪。非傅。不足見朱趙輩之貞烈也。寫韋昌輝。寫楊秀清。是石達開的。襯筆。蓋非韋。非楊。不足見石之正直也。洪傅之淫。韋楊之亂。終是草寇行徑。如何能成大事。

洪秀全末造。只有石達開。李秀成。兩人。陳玉成。李世賢。皆有勇無謀者也。韋楊之變。把達開逼走湖北。從此入川入桂。達開與

秀全斷絕關係。秀全僅靠一秀成左支右架。畢竟單絲不成線。韋楊雖是洪軍罪人。反是清國功臣。

前回寫江忠源之死。用特筆。此回寫羅澤南之死。寫向榮之死。亦用特筆。下回寫李續賓之死。無不用特筆。蓋諸君均有數人物也。羅澤南急克武漢。額中流彈。臨終告胡林翼曰。與迪菴好爲之。明明以軍務託續賓矣。向榮在江南大營。兵力單薄。合營盡焚。臨終告張國梁曰。吾病不能起。何顏更走。當死於此。且躍呼曰。終負朝恩。明明以軍務託國梁矣。其後續賓國梁均爲國授命。羅向可謂識人。

胡林翼的夫人能聯絡官妾。使林翼得成大功。夫人之知權也。張曜的夫人能教導丈夫。使張曜知書識字。夫人之得體也。古來名將得內助之力居多。合諸沈葆楨夫人貽書乞師。可稱女

中。三。傑。

葉名琛是陸建瀛何桂清一流人。如何能領封圻。訓士卒。辦交涉。其始誤在一個驕字。其繼誤在一個執字。其終誤在一個畏字。有此三字。不特對於夷務必至一敗塗地。即他事亦未必能穀辦好。觀於輕視練勇。至頭目投入英艦。放還捕人。至領事要索謝罪。皆驕爲之也。入城談話。始終不肯。美領調停。未曾承受。皆執爲之也。至哀的美敦書。至而名琛畏矣。甚矣。名琛之誤國也。

話說塔齊布既歿。國藩暫派周鳳山代領其衆。適羅澤南收復廣信。回援義寧。曉得塔軍已經更變。上書國藩道。東南關鍵在武昌。欲制九江之命。必由武漢而下。欲解武昌之圍。必由崇通而入。要言不煩。請自率本部。徑出崇通。據上游。以圖武昌。已處其

難。一。取。建。瓴。之。勢。而。令。南。康。水。師。九。江。陸。師。合。力。攻。湖。口。以。截。敵。船。之。上。下。（人處其易）國藩大悟。以五千人付澤南。國藩自守江西。（十三寫國藩）洪軍知國藩不可輕敵。只得各守各界。秀全樂得酣歌恆舞。把國事交付秀清。（其敗宜也）秀清暗嗾諸王稱頌天王功德。只有翼王石達開力請開科取士。（持本之論）秀清反說王府無人代掌箋奏。不如先開女科。石達開也拗他不過。（達開到此漸有去志）只得傳令女館識字女子一律入場赴試。（鏡花緣說武后開女科是假。此書記秀全開女科是實。可見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主試官擬定題目。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秀清大不爲然。改爲東王之道。在四海。（成何話說）到得出榜第一名狀元。是傅善祥。（也算人妖）這善祥本是金陵人。楊秀成之妻。年僅二十餘歲。及第後充僞府女簿書。遂與秀清有染。

(原來爲此)秀全聽此消息。又來攘奪善祥。天妹洪宣嬌夙嬖
 秀清。到此不免懷妬善祥。周旋兩府。詔事宣嬌。復進故時面首。徐
 天才於宣嬌。秀清又以天才爲變童。撲朔迷离。穢聲四播。善祥此
 時已晉位丞相。與秀清同校男科。宣嬌攀幃偷窺。見有一生身軀
 壯偉。面目韶秀。囑秀全量加擢用。秀全賜爲探花。始知此人姓卜
 名應期。(成何體制)宣嬌授以內職。寵倖無比。善祥密令秀清
 傳入東府。善祥亦竊嘗一鬻。這科狀元便是一清朝不第童生。秀
 全召對試。以一聯卽曰。三皇不爲皇。五帝不爲帝。我主方是真皇
 帝。(確係不第童生口吻)秀全不待對畢。卽欲尙主。秀清苦諫
 而罷。秀全自此漸與秀清有隙。善祥亦仗著秀全之力。輕視秀清。
 動罵各王侯。狗矢滿中。不通文字。遂有人作聯嘲之曰。
 一統江山四十五里半。兩班文武三百六行齊。

秀清怒不可遏。以善祥私自吸煙違犯天條。枷號女館門首。直是沒得說。善祥託言有病。上書求救。略曰。

素蒙厚恩。無以報稱。捐軀以報。何得曰無。代閱文書。自盡心力。緣欲夜遣睡魔。致干禁令。把吃煙推入遣睡妙。偶吸煙草。又荷不加死罪。原冀恩釋有期。再圖後效。詎意染病。二旬瘦骨柴立。似此奄奄待斃。想不能復覩慈顏。言痛而意極婉。謹將某日承賜之金條脫一。金指環一。隨表納還。藉申微意。幸昭鑒焉。玉環鈿合同此哀。豔善祥誠是人妖。

秀清讀書。也不覺掉下淚來。即傳令釋罪。閒散養疴。各女館任便游行。善祥遂階天才同逸。鴻飛冥冥。弋人何慕。還有秀全的瑤臺第一妃。亦攜載金帛。不知去向。秀清夜雨聞鈴。不無感觸。且各項文報。無人代辦。乃繙女科名冊。第二名便是朱九妹。九妹留置。

女館得某百長之庇。不曾被秀清汚沾。至此召見。比善祥尤爲慧。豔（貌似善祥。心異善祥。秀清何能等視）因語言觸忤。秀清杖血。濺入階石（太殺風景）九妹貞潔自守。與某王娘密議。將市砒入饈。遽遭發覺而死（事雖不成。心實可取）吳家楨以詩弔傳朱二女曰。

棘闈先設女科場。女狀元稱傅善祥。堪惜揚州朱九妹。含冤六月。竟飛霜（一襲一貶春秋之筆）

其時女館所陷的良家女子。又有趙璧孃及李姓女等。趙入繡館。爲秀清精製二冠。概以穢布爲襯。遂定極刑。趙乃預縊。李女以小刀刺秀清左臂。亦用點天燈法（無獨有偶。可稱雙絕）治之法。以油綿裹身。倒懸高竿。然之。倍極慘毒。吳家楨亦有詩弔之曰。

紅顏亦肯矢孤忠。易水蕭蕭烈士風。百尺高竿懸挂處。天燈光

燭滿城紅。(較勝於城亡俱亡者多矣。謂之烈士。誰曰不宜) 秀清每遇新進婦女。益加防備。深宮簡出。恐爲刺客所害。石達開。韋昌輝。陳玉成等。依然左衝右突。南京幸保無事。昌輝據有江西。保守下游。達開往來皖楚。扼定上游。(兩路夾守。清軍直無閒可入) 互相犄角。胡林翼料定這個計策。只在武漢力圖進取。無奈楊霈。德安大挫。只想林翼駐漢川截敵。林翼那裏肯聽。立意以屏蔽江漢。保護荆襄爲第一要著。(目光如炬) 彭玉麟正在力防湖湘。林翼一路由金口轉戰。撲近武昌。楊霈奉詔削職。以荊州將軍官文代任。並以西陵阿爲欽差大臣。官文本不知兵。一任林翼辦理。故所向無不有功。(官文極乖勝於楊霈) 林翼旣在襄陽阻敵。玉麟亦焚襄河鐵索。浮橋。達開雖銳力攻打。林翼終是固守。達開欲進不能。欲退不得。探報江西羅澤南已連克通城崇陽。達

開只得往迎。又被澤南所破。（蜿蜒寫來極有步驟）林翼出師夾擊。與澤南合兵羊樓。數月之間。武昌以南。遂無洪軍蹤迹。（林翼不負初志）達開心究不死。乘虛搗入江西。新昌瑞州臨江。同時不守。廣匪又由湖南入江西。破安福分宜萬載。與達開在袁州包圍。國藩急調周鳳山往援九江。親率全軍回駐南昌。彭玉麟在籍步行七百里來見。國藩令領水師。先往臨江。達開又下吉安。略萍鄉。勢益岌岌。（此筆自不可少）詔湖南巡撫駱秉章募兵幫勦。秉章遣劉長佑蕭啓江去不幾日。吉安萍鄉。俱爲敵有。周鳳山師潰樟樹。數月之間。江西七府一州五十餘縣。皆有洪軍。（前數月武昌無洪軍。後數月江西皆洪軍。勝敗無常於此。乃信）國藩坐困南昌。蜚言四起。廷議以澤南速援江西。文宗責成。國藩收復（十四寫國藩）國藩勉力支柱。嚴守水陸。澤南急克武漢。洪軍

乘霧衝出澤南。三面接應。流彈中額。裏創血戰。前。有江知縣後。有羅秀才洪軍。且漫笑書生。歸營後。哭謂林翼曰。武漢未克。江西復危。不能兩顧。死何足惜。恨事未了耳。其與迪庵好爲之。口不及私。卓然名將。澤南以理學起家。卒遭此難。迪庵爲林翼弟子。姓李名續賓。亦澤南所素賞者。林翼乃以續賓暫攝澤南營務。分兵來救江西。續賓願攻湖口以制九江。揚言往攻宿松。實實虛虛。深知兵法。彭玉麟早在湖東埋伏。游擊黃翼升又在梅花洲埋伏。提督楊岳斌過石鐘山埋伏。背城借一。不得不爾。其弟續宜往來遊弋。洪軍猝不及備。被各軍礮打鎗擊奪了湖口。湘軍亦損傷不少。國藩於事定後。奏設忠義祠於石鐘山。後人有詩記之曰。

萬馬千軍動地來。健兒身手楚湘材。石鐘山畔叢祠古。一片荒

碑。繡。綠。苔。（滄桑之感無限低徊）

湖口既下。正要進薄江西。迭報江南大營有變。林翼促續賓速往救護。中途一員大將披掛素服。與續賓哭訴情形。（寫得突兀）

續賓認得是向榮。愛將張國樑。（點清）及問其如何戰敗。纔知向榮因蘇撫吉爾杭阿進攻鎮江。爲敵所逼。派國樑統軍接應。國樑三戰三捷。洪軍倒撲大營。鎮江溧水諸敵繼之。向榮兵力單薄。不能抵禦。合營盡焚。（大營可惜）及至國樑趕到。向榮病勢已劇。乃曰。吾病不能進。何顏更走。當死於此耳。遂以軍事全付國樑。（澤南託續賓向榮託國樑二人心事如一）臨終躍呼曰。終負朝恩。（林文忠歿時大呼天斗南足以後先輝映）續賓與國樑帶勸帶走。只得擇隘死守。洪軍知向榮病歿。置酒相慶。秀清又以江南大營平定。應加異數。（取死之道）秀全尙未理會。秀清已

令部下晉稱萬歲。與曹操自加九錫相似。秀全外困於秀清。內困於宣嬌。終日以醇酒婦人爲樂。尙算知幾。恰好韋昌輝回朝。秀全密與商議。秀清欲結好昌輝。折柬招飲。昌輝率甲士改裝而往。酒未及半。秀清已經遭刺。刺王僚是王僚來的刺秀清。是昌輝去的刺殺。則一刺法不同。昌輝割而烹食。餘黨悉行誅戮。達開在湖北聞亂。痛責昌輝。昌輝又殺其父母妻子。殺秀清爲國也。殺達開家屬則亂人矣。秀全把各事推在昌輝身上。密召楊黨。往攻昌輝。磔身赤族。大似梁山泊強盜的大併。仍召石達開歸輔朝政。達開不敢奉命。起義諸王到此略盡。不是清軍殺之。偏同黨殺之。秀全如何能久。單靠忠王李秀成。英王陳玉成。侍王李世賢三人。大權都落秀全弟兄仁發。仁達之手。貴族用事。尤爲所忌。達開仍在安徽老營。林翼知洪黨有變。石軍

難久。便募陸軍五千。水師十營。圍困武昌。官文已升欽差大臣。亦分兵平定襄陽隨州。力扼漢陽。洪軍開城東竄。官文胡林翼。同日克復武漢。（大書特書）李續賓又分路追襲。鄉勇爭先助順。迭復武昌黃州興國蘄州蘄水廣濟湖北肅清。（史筆）此洪軍第二次之失敗也。（照應前文）林翼既克湖北。與官文合疏請滅江夏等四十六縣田糧。以蘇民困。官文倚林翼爲左右手。林翼亦密囑夫人與官文寵姬聯絡。（于府乾娘梁府乾爺昔人有嘲之者。林翼保全大局。不可以此爲例）故事。事皆不掣肘。官文坐鎮湖北。李續賓楊岳斌力攻九江。同時湖南亦有兵五千進援西路。乃蕭啓江所統之一支也。（筆法變換）回規南康。分當東西北三路。乃彭玉麟所統之一支也。（疊一筆）江西漸有起色。又到了一班會匪。先後闖入贛州南安。國藩在南昌。仍不能救。國藩之

弟國荃。在長沙募兵三千來救。國藩名曰吉。字軍一。克安。福再圍吉安。並與湖南援軍同克袁州。李續賓。楊岳斌。都在九江。聽國荃信息。一點曾國荃。張國樑聽得九江漸又得手。力勸江南提督和春分兵牽制。和春現升欽差大臣。駐守廬州。乃從國樑移營丹陽。一帶出和春何等輕便。命國樑出攻句容。總兵傅振邦出攻溧水。達開由徽州拔隊據住馬山。經不得國樑。振邦迎頭痛擊。句容溧水俱報收復。江寧屬縣略平。洪軍均在鎮江瓜洲一路。客分明。和春檄總兵余萬青督師會勦。國樑只在高資扼住。洪軍於運河北岸築壘相距。江北大營。本來久不出戰。欽差大臣德揚阿在揚州略得勝報也。勒兵圍瓜洲。輕輕著筆便不突兀。及國樑連平敵壘十餘。敵艦六十餘。師逼鎮江。江北軍亦報克瓜洲。南北捷書一日數奏。總束一筆。和春張國樑趁勢將大營

紮居江寧城外。秀全大駭。（誰叫你不管軍事）九江各軍又直趨瑞州。誰知國藩得父憂信，帶了國華、國荃同行。（十四寫國藩）江西巡撫耆齡奏留國荃統吉安軍。林翼從小池口取道入江。九江北岸，逐漸肅清。（亦是特筆）楊岳斌攻克彭澤。劉長佑攻克臨江。彭玉麟在小孤山大戰，驅敵上駛。所謂十萬大軍，齊鼓掌。彭郎奪得小姑，回是也。（百忙中插此閒筆）江西州縣，什得六七。諸將併攻九江，敵將貞天侯林啓宗糧絕，種麥城塌，堵石何等利害。（用反筆妙）李續賓日夜掘地埋藥，果然全城轟燬。啓榮亦爲續賓所殺。詔加續賓巡撫銜，令其進圖安慶。（續賓不負澤南不負林翼）秀全知江西已去，安徽亦不能久。和春輒困南京，四面受敵。（確有爲難之處）召集諸將謀抵清軍，還是陳玉成有點見識。情願帶兵去打江北，預備聯絡捻匪首領張洛（爲洪氏

計未嘗不善。玉成先攻揚州。後趨六合。國樑救了六合。揚州已爲玉成所佔。運使溫紹原嚙指血書。向勝保處求兵。不得。與總兵羅玉斌知縣馮明本等。一律身殉。玉成聲勢復振。令他將分擾閩浙。〔牽制清軍未嘗不善〕。文宗正爲著擒匪內寇。責成勝保專籌北路。〔伏筆〕。閩浙信緊。仍起曾國藩督師南援。〔十五寫國藩〕。勝保偕同郡王僧格林沁分路勦擒。嚴扼天長等城。以防洪軍響應。〔玉成所算全在勝保算中〕。一味勸降擒衆。使孤張洛之勢。便有李昭壽更名世忠。立功自贖。僧王軍行河南一帶。適固始圍急。星夜奔赴。遙見火光中有人搏戰。所向無不披靡。縣城旣定。僧王卽傳壯士入見。始知姓張名曜。〔點張曜〕。曾以負春餉口。最喜拔刀助人。此時卻爲團長。僉稱之爲張大哥。因縣主懸榜募救。功成許妻以女。故奮刀相鬪。〔西廂記云我不爲婚姻爲甚〕。

麼不圖張大哥亦有此意。僧王大加獎勵。使暫署縣事。並爲之主婚而去。曜雖精悍驍勇。文牘卻非所長。幸夫人熟習吏事。曜亦憚如嚴師。敬如畏友。（不是寫張曜是寫張夫人。此書前後兩回一張夫人一沈夫人。均有功之舉。故不從略。）自此捻匪亦聞曜名。不敢輕進。僧王往來河南山東各郡。捻勢漸失。忽奉急諭。領軍入衛。將兵事交代。勝保迤邐繞道而進。（真是悶葫蘆。）漸近北京。纔知英法美俄四國已經將軍艦闖入天津。（內憂未已。外患又來。宜僧王之扼腕也。）僧王兼程入見。文宗已先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前往議款。並賞已革大學士耆英侍郎銜。隨同磋商。（耆英又出現了。）僧王頓兵暫候。向朝臣探問起釁之由。卻是兩廣總督葉名琛釀出來的。名琛封了男爵。晉位總督。卻不把練勇放在眼裏。頭目關鉅梁楫。投入英艦。與領事巴

夏禮相約。願爲鄉導。（張元吳昊果有其人惜名琛之不悟也）

巴領事久思發難。無隙可動。卻有鴉片煙販。借掛英旗。駛船入河。

巡河水師千總。見船無洋人。恐係冒關。卽執舟子十三人入獄。（典

守者不得辭其責。千總未可厚非）巴領事便說船雖華人。船主

是我英人。馳書向名琛詰問。名琛視爲小事。遣委員將十三人送

還。（英領明係尋釁送還。適以示弱。名琛糊塗極矣）巴領事定

不肯收。必要水師提督親往謝罪。且索千總甚急。（明是強人所

難）名琛置之不理。也不預備戰具。（更糊塗）英領密商港督。

率艦直攻黃浦礮臺。名琛雖得探報。故示鎮靜。迭報英艦已進犯

十三洋行。趨鳳凰山礮臺。奪海珠礮臺。將薄城下。司道往名琛請

示。名琛手執書卷。若無其事。（諸葛彈琴謝安圍棋。名琛學得皮

毛）忽然霹靂一聲。城如齏粉。名琛始檄知府蔣立昂往講。英領

及。港。督。只。要。名。琛。一。見。便。可。定。議。急。求。入。城。談。話。名。琛。恐。怕。受。辱。終。究。不。肯。（後。來。拘。留。印。度。其。受。辱。當。復。如。何。）立。昂。往。返。多。次。名。琛。仍。執。前。議。後。來。見。名。琛。定。儀。節。設。公。所。仍。無。一。點。轉。機。英。領。大。怒。燒。盡。沿。濠。民。房。懸。旗。決。戰。粵。紳。亦。盡。焚。洋。樓。以。報。之。（可。謂。兒。戲。）英。領。飛。請。本。國。照。會。英。法。各。國。相。助。法。軍。先。至。美。俄。亦。遣。使。入。粵。英。使。額。羅。金。先。致。書。名。琛。曰。

依。照。舊。約。凡。領。事。官。得。與。中。國。官。相。見。所。以。聯。氣。誼。釋。嫌。疑。故。兩。國。無。難。辦。之。事。（語。頗。正。大。）自。廣。東。禁。止。入。城。以。來。浮。言。四。起。壅。蔽。不。通。（將。前。事。一。提。）致。有。今。日。之。釁。粵。民。毀。我。洋。行。羣。商。無。辜。喪。其。資。本。請。訂。期。會。議。償。款。（注。意。在。此。）重。立。約。章。則。兩。國。和。好。如。初。永。遠。不。費。唇。舌。否。則。卽。以。兵。戎。相。見。毋。貽。後。悔。（斬。截。語）

名琛本不願接見。又爲著償款兩字。益發忿恨。一全無經畫。僅靠忿恨。何濟於事。連美領事前來調停。也不肯受。粵民又幫著名琛。意圖抵制。一誰知是扶不起的阿斗。英使額爾金。知不可和解。會同法國使臣。噶羅美國使臣。利特。俄國使臣。布恬廷。一爲庚子聯軍畫一小影。一齊向廣州進發。先進哀的美敦書。送與名琛。正是

兩圻節鉞三軍令。四國烽煙一紙書。
欲知名琛如何對付。且聽下文分解。

第六十六回 破天津桂花迎英使 狩熱河端肅劫文宗

葉名琛誤國挑釁。人人知之也。有不知進退之何桂清。更有不知進退之譚廷襄。四國使臣所堅持。以請者原議而已。可從則從。不可從。則否。奈何一託於兩廣總督。及黑龍江辦事大臣。再

託於戶部侍郎郭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泰。三託於大學士桂良。吏部尙書花沙納。外人愈逼愈緊。清廷仍用此。不關痛癢。二三人如何能毅有效。至於起用耆英。尤爲無謂。疆臣如此。廷臣如此。得保社稷幸矣。

辦外事用僧王。辦內事用恭王。僧王恭王不過彼善於此。究竟有何作用。僧王雖在大沽築臺立樁。勝了一陣。這北塘拆備。試問於兵事有經驗否。如何能辦外事。三千騎只賸七人。誰之咎耶。恭王請至天津開議。旋改通州。各國何曾答應。靠著俄國普查欽。弄人弄鬼。不敢不依。試問於外交有把握否。如何能辦內事。老六辦事不善。非過責也。僧王恭王內外皆失。周祖培。陳孚恩。輩更何足道。

順治丁酉科場之獄。死者僅房考舉人。論者尙嫌太忍。咸豐戊

午科場之獄。並堂堂大學士大主考。亦不能免於肆市。房考舉人。更可知矣。然非文宗之本心也。當時四相號稱柏。葉。桂。花。柏。既伏誅。葉又被繫。桂花皆議和辱國危哉。清之幾不國也。然柏固操之過蹙。待之過嚴。文宗徇肅順之請。亦不能無過焉。巴夏里燒圓明園是人。火。瓦德西燒儀鸞殿是天。火。巴借一燒以收園中之物。其放火雖曰洩憤。亦以滅迹耳。至瓦德西則以媒贖之故。至遭此劫。不能與巴夏里同論。端肅之詭謀。文宗不知。孝貞不知。惟懿貴妃知之。亦惟懿貴妃防之。觀其於議和一事。竭力贊成。所以窺端肅於微也。久矣。懿貴妃洵是解人。

話說葉名琛接到哀的美敦書。只得傳令瓊州總兵黃開廣發鈞船紅單船百餘艘出戰。（開廣晦氣）那裏是外人的對手。自然

一戰卽逃。英兵追到佛山。開廣遁回粵城。捏報勝仗。（又會逃走。又會說謊。其實能幹。）名琛益發大言。不道次早洋兵攻城甚急。名琛方在躊躇。早有小火輪豎起白旗。駛進粵河。呈遞照會。（可見洋人要和不要戰。）大約仍照前議。名琛只允通商。不允償款。聯軍便衝入黃浦海。盡奪南岸民房。名琛纔覺害怕。只在署內精室扶乩。那乩仙便是呂洞賓李太白。（陸建瀛會卜課葉名琛會扶乩督臣如此焉得不敗。）名琛排列香案。親自禱祝。說道弟子忝領封疆。職守重大。夷氛甚惡。城危如卵。請祖師速顯仙靈。明示弟子。（秀全禱天名琛禱仙同一妖氣。）乩手扶出四句道。

十五日。聽消息。事已定。無著急。（騎牆之談）

名琛還道過了十五無事。便自寬心。（真正糊塗）先是司道等來請發兵。又是紳士等來請練勇。名琛只不答應。最後便是英使

照會內列五款。一與總督相見。二欲在河南岸造洋樓。三欲仍通商。四欲進城。五欲索賠款及兵費六百萬兩。（五款無意外要素且尚有磋議餘地名琛不允益發糊塗）名琛依舊無話。只見商民男女老幼紛紛遷避出城。名琛下令禁止。城外已徧貼香港總督告示。定於次日破城。果然不到黎明。礮聲四起。名琛暫至粵華書院避難。（不知呂洞賓李太白二像亦遭刼否）只死了千總鄧安邦。紳士任崇耀等。力勸議和。名琛仍復以總不許進城。五字（總算堅持到底）崇耀無奈。往見將軍。城上豎起白旗。難民概行放出。港督亦聲言只仇總督。於是巡撫將軍都統均至觀音山觀望。合城鼎沸。名琛無地可躲。（可稱獨立）果爲英兵所執。從觀音山擁入英艦。（此時還好說不見否）戈什指海告名琛道。此水極清。乃自躍入名琛。依然不悟。（糊塗極矣）遂載赴香港。

而去。時人嘲之曰。

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

古之所無。今之所有。（煞有道理）

英人得了名琛。將各官放還廣東。各官聯銜入奏。文宗詔革名琛職。令各官相機辦理。名琛已由香港載入印度。幽禁鎮海樓上。吟詩作畫。日誦呂祖經不輟。（還不忘記呂祖真是好弟子）現在流傳外洋。有署海上蘇武者。即名琛手筆也。（無恥極矣）廣東各官本也無甚經濟。四國使臣乃將原議託兩江總督何桂清轉奏。（也是糊塗蟲）桂清將來書轉交大學士裕誠。文宗覽奏。召集各軍機會議。仍令裕誠照會四使。以大學士不得與聞疆事。特委兩廣總督辦理英美法三國交涉。黑龍江辦事大臣辦理俄國交涉。（處置極當）四使以所求不遂。聯翩北犯。英艦十餘艘。法

艦。六。艘。美。艦。三。艘。俄。艦。一。艘。停。泊。天。津。白。河。又。託。直。隸。總。督。譚。廷。襄。將。照。會。轉。達。首。相。文。宗。見。事。機。愈。迫。復。派。戶。部。侍。郎。郭。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泰。前。去。續。議。英。使。以。無。全。權。字。樣。不。肯。接。待。（不。諳。公。法。輕。議。外。交。往。往。如。此。）遂。由。白。河。闖。入。大。沽。口。內。清。軍。毫。無。覺。察。旋。卽。踞。臺。內。犯。廷。議。乃。召。僧。王。僧。王。聽。了。一。席。話。知。此。事。有。些。棘。手。姑。聽。桂。花。兩。使。去。辦。（不。得。不。然。）此。時。正。是。咸。豐。八。年。桂。花。兩。使。尙。在。天。津。耆。英。素。爲。英。使。所。惡。未。許。列。席。（耆。英。媚。外。英。使。惡。之。而。廷。臣。保。之。文。宗。用。之。可。爲。太。息。）和。議。未。定。大。學。士。柏。葭。爲。著。科。場。的。案。又。壞。了。事。文。宗。聽。了。端。華。肅。順。的。話。先。行。革。訊。（與。穆。彰。阿。後。先。濟。美。）柏。葭。雖。是。滿。人。到。也。迭。司。文。柄。此。番。主。考。北。闈。放。榜。以。後。有。人。奏。參。柏。葭。鉤。通。關。節。將。伶。人。平。齡。取。中。（卽。使。取。中。何。關。關。節。明。係。挾。嫌。誣。奏。）但。滿。人。最。好。唱。戲。串。

班是極平常的事。況且捐監入闈。但憑文字。柏葭初不承認。（難怪不認）端肅羅列佐證。有意株連。將各考官一網打盡。自同考舉人棄市者數十。（斯文元氣剷除盡矣）獨副考官朱鳳標以先期目疾請假。僅予褫革。柏葭定案斬決。滿大員概爲緩頰。文宗曰。我非殺宰相。殺考官也。（如聞其語）行刑之日。柏葭照例冠摘纓冠。衣玄色外褂。赴菜市口謝恩。後靜候聖旨。並囑其子在夕照寺少待。其子方欲起行。只見刑部尙書趙光痛哭而至。劄子已跪請升天。（陰錯陽錯。柏葭冤枉）柏葭臨刑時。猶痛恨肅順不已。時有輓柏聯云。

其生也榮。其死也哀。雨露雷霆皆聖德。

臣門如市。臣心如水。皇天后土鑒孤忠。（恰合身分。恰合事實

可稱得體）

端肅殺了柏葭。益發肆無忌憚。文宗也不能制。又以耆英不遵聖旨。折回通州。賜令自盡。（耆英死得不冤枉）桂花兩使與英使往返至再。由英使草就新例五十六條。請即畫押。桂良等看那新例。其中最重要者有數條。

一於舊有通商五口外。增開牛莊。登州。台灣。潮州。瓊州等處。又於長江一帶。從漢口到海州。許其選擇三口。爲洋商出運貨物往來之所。（真是擇肥而噬）

一洋人所帶眷屬。可長住北京。（又進一步）

一償還洋商虧損二百萬兩。軍費二百萬兩。清款後將廣州城交還中國。

其餘是修改稅則。允準傳教。法國也有四十二條。大略相同。（自然利益均沾）惟軍費索償一百萬兩。桂良不敢專主。奏聞朝中。

廷臣初則憤不肯從。繼因戰守難恃。一概允許。一好不中用。惟令桂良花紗納會同兩江總督何桂清親歷海口。何處相宜。然後再定稅則。四國兵艦先起碇。離開天津。同到上海會齊。此事略定。一總束。一惟有聯軍踞廣州省城。已經兩年有餘。佛山鎮團練懸賞千金。欲購英領巴夏禮之首。一亦是無端挑釁。一英使在上海聞信。請桂良奏撤新任粵督黃宗漢。任及解散團練。桂良無奈。勉從一面。仍彼此畫押定約。惟不即掉換。一其心叵測。一於是英艦游弋長江。直上漢口。法人游歷內地。到處設天主教堂。疆臣不敢聞問。一何其橫也。一獨僧格林沁目見洋人無忌。大爲憤激。一誰不憤激。一奏參直督譚廷襄海防疎忽。遂在大沽修築礮臺。購礮選馬。立木椿於海口。連以鐵練。一先事預防。僧王不弱。一到得換約之期。各國兵艦俱來天津。令其改道北塘口下碇。大沽口不便。

行走。英艦決欲進大沽口。見大沽港被清兵用鐵練截斷。英艦用礮炸裂。開進小輪十三艘。插紅旗挑戰。（又何其橫也）逼近礮臺開礮。轟擊步隊。蟻附登臺。臺上開礮還擊。沈其數船。岸上洋兵殺死數百。擒英將一人。英艦只餘一艘。逃出攔江沙外。（且慢歡喜）自敗退後沿途測量旅順威海而去。（敗亦有榮）粵民間英人既敗。修造船隻。懼其再來報復。由富商議集銀二百萬兩。賂英阻其再舉。（何不早賂）英法使臣照會通商大臣何桂清。願守八年原約。（忽戰忽和令人不可捉摸）即可罷兵。桂清只求無事。文宗却倚著僧王不肯俯從。後約只令擇道光年間曾有之事。無礙大體者通融辦理。仍在上海定議。不得率行北來。再有兵船駛入攔江河者。必痛加攻剿。毋貽後悔等語。（也用毋貽後悔作報酬語妙）仍命疆吏不得見敵。開釁致礙和局。（細）又命

留北塘一口。爲通使議和之地。（更細）僧格林沁見北塘地勢扼要。不下大沽。乃用帑百餘萬。極力經營。忽有人主張誘敵登岸以擊之者。（此計不妙）僧格林沁及朝旨皆以爲然。（奇）遂拆北塘軍備。（出爾反爾。僧王之咎也）其時編修郭嵩燾力言不可。北塘紳士御史陳鴻翊亦奏言不可。均不聽。（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不到幾日。英法小輪駛近北塘。拔去舊設樁木爲首的。是英將額爾金。法將噶羅。率百餘艘入犯。各挽礮車登岸。清軍按兵不動。持照會請其入都換約。（是誰使之）英法兩使不應。聯軍一萬八千人。由北塘進內港。值潮退船膠。懼清軍夾擊。高懸白旗。作乞和狀。（狡極）清軍果不敢攻。（愚極）及敵艦能行。卽乘清軍不備。將清軍擊散。聯軍直犯新河。各執精利火鎗。排成一字。（寧我薄人。毋人薄我。何若輩竟不知耶）僧王方遣勁騎三

千出戰。聯軍衆鎗齊發。清騎紛紛由馬上顛隕。三千騎。只有七人。生還。一死得可慘。一新河既陷。大沽危急。清廷恐僧王不守。乃命暫退。一不知獻策誘敵者亦遭刼否。一命大學士瑞麟率京旗防堵通州。聯軍果然後路攻大沽北岸礮臺。開花彈飛入火藥庫。震天一聲。礮臺遂仆。提督樂善既死。僧王方駐南岸。只得撤兵退守通州之張家灣。天津亦不能保。朝命桂良到津議撫。照會英使後。得其照覆。欲增軍費。開天津爲商埠。並准各國酌帶數十人入京。換約。一又是一番要索。一清廷聞奏不悅。隨問英人何人赴議。桂良奏爲駐廣領事巴夏禮。文宗嚴旨拒絕。英法聞和議不成。更擾河西。務進逼通州。京師大震。一果實穿心無可補救。一向河南召回勝保。及所統禁兵萬人。赴通州助剿。令怡親王載垣。並邀英法使臣會宴。一是否鴻門宴。抑是羣英會一笑。一酒數巡。巴夏禮起。

立言今日之約。須面見大皇帝。且每國須帶二千人入京。（是何言歟）載垣答言此事須請旨定奪。巴不悅。遂就榻佯睡。不復交言。載垣無奈暫退。次早忽報通州勝保軍大敗。僧瑞兵亦退。（好不濟事）英將額爾金將逼京師。端華肅順密謀。文宗出狩。（是何居心）文宗爲各路軍事所擾。御容消瘦。醫家請飲鹿血。（唐明皇瘠已肥天下不圖得之文宗）聽得聯軍外逼。益發沒了主意。遂於八月八日率皇后鈕祜祿氏及懿妃皇子等啓鑾暫駐熱河。（唐明幸蜀宋高入浙同此急難）軍機穆蔭匡源杜翰外仍是端肅主政。恭親王留守京師。仍督僧瑞二軍兵守海淀。後人有記其事曰。

津沽一片逼降旗。烽火倉皇夜出時。莫問布衣與豆粥。六宮何處哭流離。（前有庚申後有庚子同聲一哭）

僧王早將巴夏里獲到。解京暫禁。（大約留以爲質）英人索還巴夏里甚急。勝保乃請南軍勤王。僧部鮑超袁部張得勝安徽團練苗沛霖。陸續北上。國藩以江浙危難。不能北援。（十五寫國藩）恭王徬徨無計。陳右銘中丞方客都下。移書其友田玉梅曰。方今國家多難。正忠臣義士頂踵之秋。足下之所以自信與二三知己之所以信足下者。皆不誣也。（提筆極高）邇者英人犯順。再撲津門。撫議遷延。坐耗士氣。遂至寇氛充斥。進薄都城。至尊厪垂堂之戒。已於月之八日。巡幸木蘭。六飛倉皇。口不忍道。（可見當日出狩情形）所幸恭邸留守。人心大安。朝議翕然。咸以湔雪仇恥爲亟。聞欲羈俘囚以中其忌。假和議以款其兵。暗設守備。檄召遠近勤王之師。以制死命。彼族不滿。萬人懸軍深入。師無後援。已蹈絕地。（不如此說不足動聽）且其不

利。趨。走。苟。得。慣。戰。步。卒。犄。角。相。抗。設。伏。疑。出。奇。襲。擊。彼。見。援。師。四。集。勢。將。懼。而。謀。歸。然。後。以。蒙。藩。鐵。騎。與。津。通。應。募。義。兵。四。面。夾。攻。乘。其。自。潰。夷。雖。狡。焉。思。逞。其。能。以。一。甲。生。還。也。哉。〔爲。之。謀。者。至。矣。〕况。彼。貪。我。憤。彼。驕。我。忍。彼。曲。我。直。勝。負。之。形。婦。孺。亦。皆。共。喻。向。爲。和。議。所。牽。以。有。今。日。今。則。一。意。用。兵。更。無。猶。豫。反。敗。爲。功。此。其。時。矣。〔補。足。一。筆。〕計。傳。檄。抵。豫。之。日。必。有。所。聞。足。下。久。歷。戎。行。虎。符。在。握。宜。速。詣。大。府。脫。穎。自。薦。迅。麾。部下。星。夜。北。來。以。成。捍。衛。宗。社。之。勳。此。千。載。一。時。不。朽。之。盛。業。也。〔再。收。一。筆。〕勤。王。之。舉。先。至。爲。榮。若。稍。徘徊。觀。望。讓。他。人。以。獨。爲。君。子。牛。後。之。譏。得。無。爲。天。下。笑。耶。〔再。振。一。筆。〕中。丞。慶。公。物。望。所。歸。忠。義。之。忱。必。無。瞻。顧。所。可。慮。者。豫。省。軍。興。方。資。保障。不。無。牽。制。之。虞。然。現。在。張。朗。齋。等。俱。有。盛。名。足。任。防。務。少。此。

一軍未必遽有疎失。矧利擇其大害。取其輕。失河南數州。縣於國家安危無關。至計况未如是乎。〔更說得好〕且三軍之士披堅執銳。以共守此土者。爲天子耳。今乘輿下殿。警蹕蒙塵。乃置元首而事股肱。舍根本而圖枝葉。千秋萬世何所逃於春秋之義哉。〔義正詞嚴〕倘有以二三之說。阻撓大計。當泣叩上臺。以死爭之。爭而不得。卽以頸血濺地。亦足以少酬知遇之恩。七尺之軀。可告無憾矣。足下方今豪傑趨義急公。何勞激勸。所以不憚詞費者。亦以國步方艱。血氣之倫。莫不各有所當盡。若隱情卹己。自比寒蟬。是自薄也。不以責善於朋友。是薄友也。〔善自爲計〕某夙以豪傑之士待足下。亦不敢以世俗自待。區區之愚。幸垂察焉。旌麾到日。請先以五尺軀執鞭赴敵。以勞執事。〔圖窮而七首見〕藉得一洩此中鬱鬱不平之氣。實所至願。

玉梅正要率師入京。恭王已奉詔與英人議和。英人照會恭王。限三日交還巴夏里。（無理取鬧）恭王乃令退至天津開議。旋又改至通州。（我讓一步彼進一步外交失敗於此見之）仍不就範。恭王與周祖培陳孚恩聯奏行在。文宗雖在熱河。仍不免與端肅微行。及知和議中梗。愀然不樂。端肅一味嚴諭恭王。英法聯軍已攻入海淀。禁兵盡潰。恭王始至廣寧門外長新店暫避。（實逼處此）瑞麟不得已商之步兵統領文祥將巴夏里釋放。（縱虎歸山矣）巴夏里忿無可洩。縱火焚燒圓明園畫棟雕梁。一時灰燼三日三夜猶未熄滅。（不知比火燒阿房宮如何）聲言將攻禁城。俄國海軍少將普查欽乘此機會言於俄使伊格耶替葉幅出來排難。勸中英法三國議和。並照道光八年原約。加增九條。法使亦增十條。以開天津商埠爲主腦。（各國皆有利益所難堪者

中國耳。償英國銀一千二百萬兩。法國銀六百萬兩。並許兩國遣使及領事常駐中國。（主權喪盡矣）恭王不敢不依。只得馳告文宗。文宗因爲著南髮北捻。肅清無期。北京洋人也不知鬧到這樣。奏事太監賈進恭王加的文報。隨召端華肅順商議。（亦是必不可少）端肅素與恭王有點嫌隙。總說老六辦事不善。將來咱們還有好日子過嗎。（此說亦何嘗不是）文宗躊躇未決。進宮與皇后略述大概。鈕祜祿氏本極慈厚。也說祖宗基業。國家命脈。如今盡付外人。老六却是太弱。（未免冤枉）這懿妃已晉位貴妃。看得文宗聖心不豫。便帶了皇子叩見皇后。共論和議。懿貴妃指陳大勢。瞭如指掌。把英國如何肯爲戎首。法美兩國如何亦肯脅從。俄國如何竟肯出面調和。說得何等懇切。何等舒展。（懿貴妃才不可及。宜端華輩之速死也）並痛責耆英牛鑑等媚外。

誤國。桂良、花沙納等示弱乞和。現在內患未清，不如就此收帆，再圖報復。（句踐之臥薪嘗膽，衛文之布衣帛冠，可惜有此言詞，無此作用。）文宗也爲著病體不適，頗想回鑾，又因懿貴妃一番勸勉，本來是言聽計從的，到此亦不覺屈服。（平日文宗之受制可知。）文宗諭令照辦，恭王便照會俄使，令聯軍尅日退出，收拾宮殿，繕修城郭。由恭王領銜，籲請返蹕。（此是正理。）文宗適以殘冬患略，未便冒寒起駕，肅順利用時機，密謀端華黨羽，希圖爲變。（尾大不掉，端肅愚極。）懿貴妃略有消息，卻不敢上瀆文宗，只告知皇后嚴密防範，並將皇子保護寢宮。文宗於皇子誕生時，本有庶慰在天，六年望重，欣率土萬斯人，二語且又別無嫡子，故懿貴妃益加注意。（爲國耶爲君耶爲己耶，讀者自能辨之。）文宗仍重用端肅，端肅亦不料懿貴妃之策，正是

不惜千金酬陸使。那堪二叔擁寧王。
欲知文宗能否回京。且聽下文分解。

第六十七回 李巡撫陷陣歿三河 瑞將軍守城保兩浙

咸豐庚子之約。是俄人出面。喪地二千餘里。恭王可謂中計。光緒甲午之約。又是俄人出面。喪海口數處。李鴻章亦可謂中計。然李鴻章尙爲著與日本鬪氣。故俄人借仗義之名。得乘其間。若恭王並不委託俄將。而偏欲插身干預。愛璉新約。損失至此。俄人真狡。俄人真巧。

李續賓三河之敗。卻算得意料以外事。克四城。平九壘。是何等聲勢。是何等氣概。陳玉成之結捻。首不過孤注之一擲耳。孰意劉彭胡周杜五將歿於先。曾何王董楊李諸官歿於後。續賓一身當衝。較之忠源澤南。更難保全。李歿而皖事又去矣。得馬失。

馬互相倚伏於此。令人增盛衰之感。洪大全能做詞。石達開又能做詩。詞既悲泣。詩尤雄壯。秀全部下未嘗無通人。然秀全所發告示。所撰禱詞。又何紕繆俚俗。乃爾。豈洪石概未寓目耶。但就達開之詩而論。確是個孝廉。殆亦李崑附自成之類。因而急不暇擇歟。國藩勸降而達開不悟。亦可謂倔強猶昔矣。

前回寫彭玉麟奪小姑山。有十萬大軍鼓掌之句。何其儒雅。此回寫鮑超被圍小池驛。有麻布書鮑字。圍以圓圈之事。何其勇猛。雖二公身分不同。情性不同。然皆不失爲名將。鮑焚陳營。在此一舉。其功又在玉麟奪回小孤山之上。

皖事去。寧事急。乃不得已而圖浙。浙無知兵者。其被破宜也。然自洪楊起兵以後。駐防旗營未聞有殺敵致果者。浙城克復。僅

有。三。日。雖。張。玉。良。威。望。所。及。然。將。軍。瑞。昌。佐。領。傑。純。之。力。未。可。沒。也。江。寧。將。軍。力。戰。而。殞。杭。州。將。軍。力。保。而。存。滿。員。中。亦。未。嘗。無。人。卻。不。可。把。肅。順。渾。蛋。兩。字。抹。煞。

話。說。文。宗。在。熱。河。行。在。患。病。恭。王。將。英。法。美。三。國。條。約。送。往。蓋。璽。簽。字。（補筆極細）俄國亦由使臣在愛琿地方互換新約。其大略如下。

一。凡。黑。龍。江。松。花。江。由。額。爾。古。納。河。至。松。花。江。海。口。作。為。俄。羅。斯。

國。所。屬。之。地。（讓步不少）右岸順江流至烏蘇里河作為中

國。所。屬。之。地。由。烏。蘇。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同。兩。國。

交。界。接。連。之。閒。地。（亦復讓步）作為兩國共管之地。由黑龍

江。松。花。江。烏。蘇。里。河。此。後。只。准。中。國。俄。國。行。船。各。外。國。船。隻。不

准。由。此。（明使中國為難）江河行走。黑龍江右岸。精奇里以

南。至豁爾莫勒津屯。原住之滿洲人等。照舊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遠居住。仍著滿洲國大臣官員管理。與俄羅斯國人等和好。不得侵犯。（居住權）

一。凡兩國所屬之人。互相取和。烏蘇里河黑龍江松花江。居住兩國所屬之人。令其一同交易。官員等在兩岸彼此照看貿易之人。（貿易權）

一。中俄會同議定之條。永遠遵行勿替。兩國畫押。互交照依此文。繕寫。曉諭兩國交界上人等。（管理權）

其餘亦援各國例。在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瓊州七處通商。增設領事。復索調和各國報酬。再訂北京條約十五條。其一。二條。關係至重。因附述之。（著著爭先俄人果中國之患也）

一。自烏蘇里河而南。上至興凱湖。兩國以烏蘇里及松河察二河。

作爲交界。(又讓一步)其二河東之地屬俄羅斯國。二河西之地屬中國。自松河察河之源。兩國交界。踰興凱湖。直至白稜河。自白稜河口順山嶺至瑚布圖河口。再由瑚布圖河口順琿春河及海中間之嶺。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羅斯國。其西皆屬中國。兩國交界於圖們江之會處。及該江口相距不過二十里。(界畫釐然較愛琿約又喫虧不少矣)

一西疆尙在未定之交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中國常駐卡倫等處。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卽雍正六年所立沙濱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往西直至齋桑湖。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圖爾泊南至浩罕邊界爲界。

此約既定。黑龍江以北。烏蘇里以東之地。二千七百餘里。皆爲俄屬。(太祖太宗經營力征而得之者。諸臣唾手而讓之。國勢強弱

人才消長於此益信。恭王留守在京。與文宗不免隔絕。南髮北捻。雖然靠著勝保。僧格林沁。曾國藩諸人。也是勝敗互見。（補筆亦是伏筆）勝曾兩軍。仍在山東河南一路。曾國藩自北援分赴專意圖南。（十五寫國藩）和春張國樑圍住南京。未解九江。李續賓吉安曾國荃先後奏捷。江西敵蹤已盡大半。竄入皖境。（有此束筆免得游騎無歸）英王陳玉成銳力保皖。侍王李世賢佐之。官文胡林翼始定東征之策。躬率陸師一萬渡江對壘。先皖北而後江南。（確有見界）水師則先安慶而後金陵。使長江上下。一氣貫注。並以李續賓專任皖事。加巡撫銜。續賓感激涕零。誓圖恢復。（也極應該）偏是玉成往來楚皖不肯放鬆。一步商城黃安。一律告陷。廬州亦不復保。玉成環築九壘。屯糧三河。續賓連克四城。將玉成殺得走頭無路。又把三河九壘次第踏平。（好續賓）

玉成痛恨。續賓密令李世賢往聯捻首張洛行。從廬州進犯金牛。鎮白石山。旗旛招展。鞞鼓喧闐。約有數十里光景。——捻首勢噉咄咄逼人。——諸將堅請退守桐城。續賓曰：「軍事有進無退。戰死吾分也。——大丈夫氣概如是。——」集合援軍。分攻髮捻。不料大霧迷路。諸軍什不還一。副將劉神山參將彭友勝游擊胡廷槐鄒玉光杜廷元等。中鎗中礮。盡歿於難。諸將再請退圖。再舉續賓又曰：「軍興九年。皆以退守而損國威。長寇志。吾當縱橫血戰。殺一賊爲國除一害。且吾大小數百戰。每出不望生還。今日必死報國。不欲從死者。退自爲計。諸將齊聲曰：「願從死。至暮敵攻益急。續賓開壁馳突。斬數百人。總兵李續燾副將彭壽祥乘機直斫敵營。——也算得間——」反被洪軍擣虛背。攻截斷歸路。續賓知大事已去。整衣叩首盡焚。批摺躍馬貫陣。血滿袍鎧。同知曾國華知府何忠駿知州王揆一。

同知董容方知縣楊德閻。佐貳李續藝。張溥。趨救續賓。悉爲敵陷。道員孫守信丁銳。苦守中右等營。亦以力竭自殺。後人有詩單弔續賓曰。

一片旌旗下漢江。登壇國士本無雙。三河骨冷魂猶壯。記取城頭是受降。（詩亦悲壯淋漓）

續賓三河之敗。皖楚無不大震。續賓弟續宜。只得收拾殘卒。暫保宿松。一支還屯黃州。林翼在籍聞變。正擬探問各軍實信。（江湖魏闕林翼不愧名臣）文宗已詔署湖北巡撫。官文駱秉章奏調國藩防皖。（未始非計）朝旨垂詢軍事。緩急國藩奏稱論大局之輕重。則宜併力江北。以圖清中原。論目前之緩急。則宜先攻景德鎮。保全湖口。（燭照數計。瞭如指掌）至福建之敵。爲數無多。其回竄江西者。已飭蕭啓江一軍迅速追勦。（十六寫國藩）國

藩由閩旋師。注重江西。以圖皖北。石達開方從閩南汀州等府。折趨贛州。與景德鎮作一犄角。國藩再上一策略。謂數省軍務。安徽。喫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計惟大江兩岸。各置重兵。〔扼要〕。水陸三路。鼓行東下。北岸須添足馬步軍三萬人。都興。阿李。續宜。鮑超。任之。〔陸路一〕。南岸須添足馬步軍二萬人。由國藩率張運蘭等任之。〔陸路二〕。中流水師萬餘人。楊岳斌。彭玉麟。任之。〔水路一〕。至江西軍務。南北兩路。仍歸國藩。及江西巡撫分任。並請調察哈爾馬三千匹。募馬勇操練。藉遏捻衆。〔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自此軍務。又有起色。〕〔十七寫國藩〕。蕭啓江。由南安報到。張廷蘭。由景德鎮報到。國藩知各路俱捷。移營撫州。令啓江還援湖南。以拒達開。達開此時已與秀全不睦。自成一隊。不復再奉號令。〔結局達開〕。達開雖有衆數十萬。馳驟閩

浙。曾有招賢一示。極爲慷慨。詞曰。

爲招賢集才。興漢滅滿。以伸大義事。開口便有條理與秀全起事告示不同。慨自朱家之大綱不振。白山之小醜無良。三桂求援以揖外盜。八旗乘釁以入中邦。遂爾竊據我土地。毀亂我冠裳。改易我服制。敗壞我倫常。古調獨彈何等嫻雅。薤髮薙鬢。污我堯舜禹湯之貌。賣官賣爵。屈我伊周孔孟之徒。逼堂堂大國之英雄豪傑。俯首而朝夷人爲君。合赫赫中原之子。女玉帛。覩顏而惟胡虜是貢。爲恥已甚。流毒無窮。有血氣者。理應切齒。懷公憤者。益當痛心。茲幸我真主代天除暴。本翼王伐罪救民。求賢若渴。倚士爲賓。凡多材多藝之儔。乃文乃武之侶。斷不吝惜爵賞。從未埋沒賢能。倘使士卒盡力。何患韃子難誅。——（揭出本意）江南騰有王氣。浙東豈乏名賢。我國家適當戊

午之年。克復杭州。爾庶士夙抱未申之志。盍出茅廬。爲此特行
曉諭。仰爾一體士民。共知文天祥決不降虜。岳武穆誓必誅金。
（引證確鑿）前哲堪羨。後輩宜興。從此龍起雲陽。共挽紅羊
之劫。定教鹿逐北虜。驚散赤狗之羣。驅彼旗丁。綏我土宇。胡妖
旣洗。夫閩浙義師直陷。夫幽燕。又况貴省素稱勝地。代產名流。
三江毓秀。八川効靈。我愧無能。未及雕龍於八斗。人皆有知。盍
罄司馬之三升。（文詞斐亶。頗覺可誦）請抒宏願。援救蒼生。
天下事大有可爲也。個中人又何疑焉。若復甘心自棄。裹足不
前。試思稱臣胡種。何以對我漢人。（此意卻不可少）倘其恢
復舊業。大丈夫共扶鼎革之心。勉建新猷。小將軍定殲咸豐之
首。吳越王尙有生氣。錢塘江不乏死士。勳舊壯河山之色。豈不
快哉。姓名爭史冊之光。先稱健者。（懍懍有生氣在）特此布告。

咸使聞知。（此文似招賢詔似勸降書似討虜檄雖披沙揀金見寶不多而較之開國時又一氣象）

後來達開在閩浙也不得手。國藩頗想招降。且令其上表轉奏。卽可除官。達開不願。遁入湖南。其答國藩詩曰。

曾摘芹香入頓宮。更攀桂蕊趁秋風。（昔曹操與韓遂同舉孝廉不圖達開亦是孝廉）少年落拓雲中鶴。陳迹飄零雪裏鴻。聲價敢云空冀北。文章今已徧江東。儒林異代應知我。祇合名山一卷終。（語有激射）

不策。天人在廟堂。生愁名位掩文章。（措詞不凡）清時將相無傳例。末造乾坤有主張。（悲壯）况復仕途爲幻境。幾爲苦海少歡場。（悲已耶勸人耶語妙雙關）何如著作千秋業。宇宙長留一瓣香。

揚鞭慷慨蒞中原。不爲仇讎不爲恩。
 (得大解脫詩有禪理)
 祇覺蒼天方憤憤。莫憑赤手拯元元。
 三軍攬轡悲羸馬。萬衆梯山似病猿。
 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有啼痕。
 (大有一將成功萬骨枯之感。是悟道語。是傷時語。)

若個將材同衛霍。幾人佐命等蕭曹。
 (似有所指) 男兒欲畫凌煙閣。
 早夜當嫻虎豹韜。滿眼河山增曆數。
 到頭功業屬英豪。
 (推重國藩此語最顯然。仍渾含不露) 每看一代風雲會。
 濟從龍畢竟高。

大帝勳華爲頌美。皇王家世盡鴻濛。
 賈人居貨移神鼎。亭長還鄉唱大風。
 (終不肯輕視洪氏所謂各爲其主也) 起自匹夫方見異。
 遇非天子不爲隆。醴泉芝草無根脈。
 劉裕當年田舍翁。
 (五詩不貶洪氏不詈國藩。卻處處自負處處自抑。達開於洪)

氏不能久用而國藩卒未羅致之至以緇流終老惜哉）

達開既不赴國藩之召。自然仍從湖南入手。以分清勢。國藩只顧援皖。由國荃克復景鎮。驅敵至祁門。建德一帶。江西二次。肅清。又用特筆。湖南寶慶等州縣。連乞國藩撥救。隨遣張運蘭先行親統全軍。出九江。駐黃州。與湖北軍同攻安慶。湖南衡州永州均被達開所逼。巡撫駱秉章。以援軍僅有張運蘭一支。未敢輕用。老成持重。不圖幕友左宗棠慷慨請命。願檄各縣會兵出勦。左宗棠。宗棠本以舉人爲秉章所賞。即可其議。乃未及一月。得兵四萬。湖南防務大固。蛟龍非池中物。宜其出爲霖雨也。官文胡林翼復往急援。達開在寶慶。屢戰不退。再由李續宜帶兵五千。兼節制湘軍四萬。達開約衆誓死。卒敗奔廣西而去。續宜見湘將蔣益澧。鑿戰最力。達開之役。立功不少。正待報知官文。忽傳達

開大隊入川。官文奏派國藩進防。國藩主張暫駐宜昌。再探確信。李續宜亦回湖北防次。始知達開已赴廣西。國藩仍請扼皖。漕運總督袁甲三偏請國藩走河南光固一路。國藩堅主皖南。（十八寫國藩）並奏分兵四路。一由宿松。石碑。以規安慶。一由太湖。潛山。以取桐城。是爲南路。一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一由商城。固始。以規廬州。是爲北路。（南則沿江。北則循山。規畫井井有條不紊）文宗極爲嘉納。卽以國藩駐宿松。林翼駐英山。李續宜駐商城。多隆阿統率全軍圍太湖。進薄潛山。（玉成四面楚歌矣）玉成聯合捻首張洛行。龔瞎子等。自廬州回抗。多隆阿撤太湖一軍。並飭鮑超屯小池驛。蔣學凝爲超後勁。以必殺玉成爲誓。（其氣甚壯）玉成連營百里。專打超營。超支持六晝夜。有衆寡不敵之勢。（困獸猶鬪。况玉成乎）超促幕府草檄乞援。幕府方構思起藁。超頓

足曰。此何時耶。尙用此文。縹縹爲。乃奪筆。用麻布書。一鮑字。四周圍。以圓圈。〔此時得意疾書也。是一樂〕令差弁馳赴宿松大營。國藩拆封閱視。諸幕賓皆不能解。〔同是文縹縹如何能解〕國藩大笑曰。老鮑被圍矣。乃發兵前往救應。多隆阿早派親軍援鮑。林翼又遣部將金國琛。冒雪衝敵營而進。〔三路救鮑焉得不勝〕鮑超得此三路兵隊。單鎗匹馬。與玉成討戰。玉成只得出壘不防。諸軍趁著東南風大作。〔前有雪後有風寫得好看〕縱火燒營。樹木枯乾。見火便著。且又連營山麓。一時不能解散。〔陸遜燒劉先主營亦是依山七百里。今僅百里。尙是便宜玉成〕軍械糧秣。盡化烏有。玉成急忙退後。又被鮑超追殺一陣。計點兵將十停中。少了八停。積蓄數年。付諸一炬。只得棄了太湖潛山。暫回南京。〔一頓〕國藩獲此大勝。決計親赴安慶。以多隆阿攻桐城。李續宜駐

青草塢。玉成在南京。得此信息。厲兵秣馬。再攻浦口。以擾江北。使國藩首尾不能相顧。國藩因爲江北大營。向有欽差大臣德興阿久駐。諒不至於失事。（補筆周匝）況且江南大營克復。鎮江以後。和春及張國樑正在力圖金陵。連克秣陵關。又破七壩橋雨花臺等處。城外長圍如鐵桶一般。沿牆掘溝。備船守口。秀全如釜魚燕幕。幾欲突圍出城。（寫和春張國樑圍南京是照應前回是預伏後回此文家過渡法也）和張攻打愈急。皖南忽有警報。乞救玉成。穩住和春。迭拔祁門青陽寧國之水陽鎮灣沚。單有九洑洲未能得手。和春亦奉命兼辦江北。令國樑速至浦口。洪軍見國樑旗號。大半潰退。國樑遂入九洑洲。焚其輜重。玉成雖率領捻匪。滋擾淮河上下。被曾國藩胡林翼和春張國樑弄得七零八落。（此時不克金陵是爲天意）秀全無奈。密召忠王李秀成。使間道入

廣德擄掠浙境。〔險著〕浙撫羅遵殿一無準備。洪軍已從安吉一路度天目山。直達餘杭。省城日逼。乃從鹽運使繆梓之議。募軍自衛。裂布爲旗。削竹爲槍。〔實寫一無準備羅撫確非將材〕復往曾營乞兵一萬。和春乃徇國藩之請。以提督張玉良馳赴杭州。張軍未到。洪軍已掘清波門城堞。登時告陷。羅撫及布政使王友端俱殉。在籍侍郎戴熙投池死節。駐防將軍瑞昌獨固守不屈。佐領傑純搏戰尤力。逮玉良師至。內外夾攻。杭城遂復。先後僅三日也。〔江寧將軍力戰而殞。杭州將軍力保而存。有幸有不幸。遙遙相對。〕秀成退出浙省。形同流寇。從建平東壩進逼溧陽。藉窺金壇。不意又是敗仗。真是有家難奔。有國難投。不得已。與秀全通信。乘江南大營單弱。設法破圍。〔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或可再振旗鼓。秀全姑且試行。便傳陳玉成據善橋。陳坤書屯高橋。李世賢

逼。北。門。楊。輔。清。伺。南。門。四。面。包。抄。大。營。如。同。孤。注。一。秀。全。亦。有。方。略。所。謂。救。命。之。策。也。一。和。春。日。盼。玉。良。返。旆。偏。是。愈。偪。愈。緊。單。仗。國。樑。晝。夜。苦。戰。不。料。浹。旬。靈。雨。天。氣。嚴。寒。賊。勢。披。猖。士。無。鬪。志。十。六。字。活。畫。致。敗。之。由。一。國。樑。雖。是。勇。將。如。何。敵。得。過。四。五。路。洪。軍。兼。之。水。滿。大。營。全。師。譁。潰。只。得。保。著。和。春。退。駐。丹。陽。一。令。人。拍。案。叫。絕。一。洪。軍。聚。礮。攢。擊。國。樑。負。創。投。水。大。呼。我。負。向。大。人。而。已。同。聲。一。哭。一。和。春。見。國。樑。已。死。料。定。事。機。已。去。集。兵。奮。戰。受。傷。極。重。至。澹。墅。嘔。血。終。於。僧。廟。同。時。陣。亡。者。有。提。督。王。浚。熊。天。喜。諸。人。尸。橫。徧。野。血。流。成。渠。秀。全。聲。勢。再。振。總。督。何。桂。清。本。在。揚。州。籌。餉。星。夜。率。親。軍。五。百。逕。赴。蘇。州。一。桂。清。取。死。之。機。在。此。一。洪。軍。由。常。州。返。攻。蘇。州。巡。撫。徐。有。壬。力。拒。桂。清。再。走。常。熟。上。海。從。此。秀。成。敗。玉。良。害。有。壬。下。蘇。州。攻。嘉。興。而。江。浙。不。可。收。拾。說。者。皆。謂。桂。清。之。罪。

良。不。誣。也。正。是
未。必。書。生。皆。陸。遜。已。將。國。事。誤。山。濤。
欲。知。江。浙。兩。省。如。何。克。復。且。聽。下。文。分。解。

合浦珠傳奇

(分二角一册一)

敘一富翁擁巨資。臨終時囑將歷年積蓄悉交其友陳生執管。後其子比暱匪人。流爲乞丐。歷盡艱辛。忽然愧悔。陳生見其子果能改行從善。卽將所執管之資悉數歸還。前後情節極爲曲折。

蜀鵲啼傳奇

一册 一角六分

是書係林畏廬先生刺取清季庚子拳亂之事實。編爲傳奇。凡匪徒之橫暴。官紳之助虐。莫不繪影繪聲。躍躍紙上。

天妃廟傳奇

一册 一角

此書記亂黨毀廟事。意在諷世。文字極典雅。亦極淺顯。詼諧處能令人解頤。

商務印書館發行



A541 212 0214 9165B

遠 生 遺 著

全部四册 定價三元

黃遠生先生遺稿。多散見各報。由林宰平先生苦心搜輯。得數十萬言。全書對於當時各黨內幕。及袁氏個人所下批評。事後無一不驗。讀之可得當時種種政治現象。其尤為重要者。則為民國以來外債之經過。為他書所未詳。至其文字通俗。筆墨活潑。以文言傳達白話。尤為獨到之處。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季稗史初編

六冊 六角

明季稗史續編

三冊 四角

初編原名明季稗史彙編。都凡十六種。共二十七卷。專載明季時事。詳悉靡遺。且是書久已膾炙人口。本館特取原書精校加圈付印。與坊間本大不相同。購閱諸君。諒必極意歡迎也。

續編凡六種。(一)明季遺聞。敘明末流寇擾亂。思宗殉國。及福唐桂諸王偏安事。(二)明季實錄。專採弘光雜事。及燕京殉難從逆諸臣姓名考略。(三)蜀難敘略。敘張獻忠陷蜀。及蜀中各郡被兵事。(四)記福王之立。敘述南都擁立。辱主。偷安。及文武水火事。(五)東林事略。(六)東林紀事本末。皆痛論黨禍始末。以上各種。於明末遺聞軼事。蒐采無遺。洵足補正史之缺。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